1915年

第　　卷

第 8 期

香豔雜誌

第八期

大錯題

游戲雜誌

第十三期內容披露

精印三色版水彩畫封面

投稿者　贅虜　許漣甫女士　天涯傷心人　小影

香江十五齡女子馮文鳳及其手作隸書兩幀攝影

孫道敏君之化身夫妻　吳樂天君與其死後之骸骨舞蹈　俞綵生君之化身學友攝影

英國史紀褒君滑稽畫投稿　美國芬奈君游戲畫攝影

小猫之茶會　兎子學校生徒四十八名　老鼠之友誼攝影

四川青灘風景六幅　小孤山遠影一幅

奉天十八女伶　上海名妓花魁　花蕊小影　西洋名畫　四幀

游戲文三十二篇　詩六十四首　詞二十九闋　曲一套　譯林二十三則　談叢五種

戲學講義　畫話

說部（爲人作嫁）（韋士）（癡兒女）（劍嘯梅郎）（網中魚之亞森魯蘋）（瘦鵑）（黨人血）（小青）（僬僥帝）（天白）（夢店）（徐半梅）（母夜叉）（劍秋）（木籠養母）（櫪老）（酒令）（東埜）

傳奇（綠窗怨記）（吳癯庵）

樂府（京劇）迎哭（京劇）舉鼎觀畫（新劇）風月寶鑑

雜俎　散文竹枝詞笑話詩鍾不備載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發行（每册四角）

本埠外埠各大書坊均有寄售

香豔雜誌第八期目錄

圖畫 應端生女士之遺影譚錄思蘊姊妹之合影吳懺情女士十九歲之小影王吟秋張琴仙兩女士暨其女公子之小影朱琴香女士之遺畫四幅上海南洋女師範文學專修科生畢業之攝影

論說 色相之研究（續第六期）

新形史 應端生女士傳何孝女傳

名閨片羽 張夢蘭 春桃 麗蟬 謝華 孫翰香 王雲 錢荻秋 金姑

諸文 拆白黨論 賀上海蘭芳里大火文 章太炎成昏祝詞 戲擬賀陸文琴女士得佳婿啓

薰摘錄 二十則

粵香館隨筆 十八則

鬘華室詩話 十三則

蕙香閣豔屑 四十六則

滑稽叢話 三十二則

香豔詩話 十二則

歐戰豔屑 十五則

閨雅　文四篇　詩八十九首　詞九闋

豔叢　文三篇　詩六十六首　詞六闋

短篇小說　悮悮　以嫖治嫖　十九號　二箸光

長篇小說　官僚風流史　漂布泥　上海孽史

倫敦竹枝詞　有注共三十四首

傳奇　梅花簪悔悟服叛兩闋

工藝欄　美術新書鍍金術

愛國闌　女校之愛國熱兩則　女童之愛國熱三則　青樓之愛國熱九則

女伶月旦　李桂芳　朱三寶　竹友　劉喜奎兩則　喜彩鳳　雲中鳳　桂雲峯　金月梅

花叢紀事　上海五則　蘇州五則　北京五則　杭州八則　南京十三則　漢口八則

女界新聞　北京四則　江西一則　安徽四則　浙江一則　上海兩則

游戲闌　詩鐘　謎語

論說

摘藍題

優美高尚最新雜誌

女子世界

第六期七月六日出版

●圖畫　英國著名女小說家梅麗柯烈女士小影　戎裝之德意志皇帝及夜服之皇后小影　投稿者曾廣環女士　吳懺情女士　張石君女士　張鶯氏女士　劉韵琴女士小影　祝華女學攝影　陳婉芳女士新婚攝影　金仲英女士書聯　陳蘭徽女士畫花草兩幀　翼中女校攝影

●文選　玉臺新集駢散文七首　揚芬集傳記文八首　散花集閨秀文選九首　解頤集六首

●譯著　德意志皇帝與皇后

●談叢　懷蘭室叢話　玉臺畫史　紅樓夢竹枝詞　弄脂餘瀋

●筆記　西班牙公主紐蘭梨著歐洲各國宮闈記（英吉利）

●詩詞曲選　名媛集詩八十五首　詞二十三首曲六折　香匳集詩三十一首　詞二十首曲六折

●小說　情場趣史　紅粉剩仇記　琴師茄雪　三百年前之愛情　怪指環　埋愁塚　他之小史　瀟湘影彈詞　白團扇傳奇

●音樂　補紅詞譜　憶江南　天仙子　點絳唇　搗練子　謁金門　踏莎行　鷓鴣天　柳梢青

●工藝　精製桂花糖及他種口香糖法

●家庭　新新婦譜　預防產褥熱說

●美術　圖畫學講義

●衛生　乳兒衛生談　食物之自然衛生

●雜俎　不及備載

天廬我生編輯　每册四角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發行

本埠外埠各大書坊均有寄售

論說

色相之研究（續第六期）

介盦

四、鼻　其一、鼻與人格之關係。文化發展人格高尚之歐美婦人。鼻多偉大。占面部三分之一以上。野蠻未開化之婦人。鼻多細小。雖四分之一。猶不足。其二、鼻與年齡之關係。鼻之狀態。隨年齡之大小而殊。在少女癸水初至之前。鼻之發育完全。至性慾期之年齡。鼻之營養充足。故脂肉豐腴。膚色潤澤。既屆更年期。日趨老境。故脂肉減削而起皺襞。肌膚枯槁而色暗污。因是相者以花喻鼻。謂少女之鼻。猶未吐之苞。佳人之鼻。如大放之葩。老婦之鼻。擬已謝之華。是鼻實不啻婦人性慾盛衰之小影也。其三、鼻與意力之關係。隆準之婦人。志潔行芳。意力剛强。不爲浮薄少年所迷惑。故能寡慾勵其節操。低鼻之婦人反之。思想卑陋。意力薄弱。無峻拒男子之勇。

五、眉　耳目口鼻及面部諸具。皆有生理之官能。惟眉無之。是眉之爲物。幾同虛設矣。不知吾人之情感。能一一流露於眉宇間。蓋實一傳情之機關也。更詳述之。其一、眉與人格之關係。古語曰。眉在額中。貴

人也此言眉生於前額之高部者必富於倫常道德之觀念無桑間濮上之邪行其較低而近接眼瞼者雖天機活潑然溺於情慾品格卑下眉秀而澤頭尾勻稱狀若蛾眉者必尚氣節多智慧重廉恥著賢明之令聞是爲婦人最上之眉相又考眉頭配感情眉尾配智力故眉頭峻銳者必多慾多嫉甚或淫奔如卓文君之故事眉尾秀美者必有智有德鹿車共挽有桓女氏之遺風其剛而眉梢上揚則其性質幾如男子剛勇有餘柔娜不足又上大下小面如卵形之婦人其眉多濃艷乃動靜有法之相也上小下大面似倒掛之婦人其眉多粗惡乃行己無恥之相也其二、眉與遺傳之關係父母交媾時之心理狀態目能傳之眉亦能傳之當交媾之時集意力於男女肉慾及自衞機關地之後頭葉與顳顬下部則其子女之眉必粗雜柔軟無力而披垂寄思想於高等感情及智力機關地之前顱頂葉與前頭葉則其子女之眉必濃厚緻密彎如新月秀麗入畫不寧惟是卽其於兄弟姊妹間之關係亦得辨之於眉粗雜者多瘉怨濃厚者多親愛故眉稱兄弟之宮

六、頰　頰與司肉慾之後頭葉、司自衞嗜慾之顳顬葉俱相一致婦人與小兒之頰皆以肥圓爲正格婦人有此頰相足以表示其愛情老而頰肉尙圓滿者其情好仍無退化要之頰部豐大之婦人不惟色慾旺盛卽飲食力、蓄財力亦殊充足故多媚其所歡以求美味蓄財物頰肉瘦長成三角式、或瓜子式之婦人其意力智力優勝於肉慾頰之下部爲下顎隅此部豐大外雖有義氣有恩情內實陰險思想秘密一朝乘機小則與人通姦大則主謀斃夫演成殘狠凶暴之慘劇實毒婦之凶相也

七、顴骨　顴骨與司自尊性、及剛强性之顱頂葉相一致婦人顴骨凸隆者意志堅定富有毅力幾若

男子之性質不易爲色慾所引誘故無儇薄之行爲然愛情苟一旦發動則其熱力非常膨脹如逸馬之奔驟一發而不可收其顴骨低下者意志薄弱天性柔順猝受脅迫輒含羞曲從無抗拒之勇故往往易於失節他如顴骨易泛紅者因精神之感動而色絳者發生汗斑黑子皺紋諸皮膚病者亦爲無我之象又前述顴骨隆起之婦人倘損其固有之特性則亦與低下者無以異其一、顴骨與生殖機能之關係凡筋骨質之婦人顴骨隆起兩肩與胸肋皆廣心肺兩臟强大筋肉與靱帶俱强脊髓亦非常發育故其生殖力充足姙孕機旺盛惜將來易誘發子宮癌其二、顴骨與人種之關係西洋婦人之顴骨隆起者不過三分之一日本則有三分之二我國婦人顴骨亦不甚高

八、額　廣顙爲聰穎之相人所最重要者一入動物界卽隨其階級而次第狹小婦人前額闊大者其後頭與面部之下端發育均不充足成上大下小之面其爲人也必敏捷活潑情慾澹泊若額生亂紋或野晦不明或不隆而陷則品行必不端操守必不堅

九、耳　其一、耳與遺傳之關係考面部諸具之口唇眉目等無不有隨意筋故善隨意志而營運動以揮發其情感惟耳無之（相傳太古之人其耳有隨意筋能如動物之運動未知信否）不能如口唇眉目等起後天之變動而但呈先天之性狀所謂遺傳力之代表是也故婦人左右兩耳勻稱完美毫無瑕疵者其父母之性必溫良體必强健一家之內必融融洩洩內外大小無間然反之而兩耳形異色惡令人憎厭者必稟受父母惡劣之遺傳性其己身之性質亦必不善良其二、耳之區別相學上分耳爲上中下三部上部爲耳之上緣曰天輪中部爲耳之中停曰人輪下部爲耳垂曰地輪天輪大地輪小者屬神經質人輪大者屬筋骨質地輪大者屬

營養質故耳垂豐大之婦人其小腦亦必豐大情慾力旺盛生殖機發達兩耳上緣尖銳之婦人必殘忍刻薄有破壞之思想無和平之氣象所謂潑婦是也兩耳上緣向後上竪之婦人必傲慢性成懷唯我之私心乏從人之美德所謂悍婦是也其三耳之大小及位置尋常婦人之耳欲測知其大小可於天輪與眉間部之間地輪與鼻尖部之間畫一水平之線以驗之則見其高下相等毫無差異若大於此而組織細密者其品格體態必兩皆完備大於此而組織粗疏者其性情行爲必狠戾淫邪小於此者其身體精神必弱而不健難期白首其位置更可得而言之上於前述之部者爲前頭及顱頂葉俱發達之婦人其品格必高貴富於形而上之思想下於前述之部者爲下顳顬葉發達之婦人其天性多悪劣富於形而下之思想

十、十宮　相學上除右述之耳目口鼻外尚有發現性情者十部謂之十宮一爲命宮一稱印堂在兩眉之間卽眉間部也爲發揮腦髓機能之所善相者但觀此部卽可以知其人之性情若何向上外揚者喜悅之象也向下內抑者悲戚之容也故命宮完美之婦人必尚德守禮淸貞靜淑在室則爲賢女旣嫁則爲賢婦生子則爲賢母命宮晦暗之婦人必敗名失節行爲苟且或貽辱於父母或見棄於良人或取憎於鄉里又命宮開拓者胸廓必擴大其強健可知命宮促狹者胸圍必短小其夭折可知二爲財帛宮在鼻部於配偶間甚有關係三爲兄弟宮已見前不贅四爲田宅宮在眉與眼之間此部豐美必富有田宅倡和相隨此部損傷必貧臥牛衣頻占脫輻五爲男女宮一稱子宮在下眼瞼下與顴骨上之間生殖機能之强健與否及其子女之有無美悪胥可於此部定之脂肉豐滿潤澤有光者其生殖機能必旺盛

子姓蕃昌若肌肉消瘦下眼瞼內陷者則其姙孕力必匱乏艱於誕育發生黑子、腫物諸病者縱膝下有兒亦虛弱而易夭折皮色帶黑者（即眼圍之下半）必房事過度六爲夫婦宮俗稱奸門亦曰魚尾在眼尾與鬢髮際之部此部廣大者必爲麗姝得匹佳耦和愛而家肥此部狹小或有瑕疵者必難得男子之歡若有黑子、腫物諸病必遇人不淑家庭喪亂甚者破鏡就中在左者鮮開乎已在右者怨生自夫又男女當春機成熟結褵有期此部之肌膚往往容光煥發艷若朝霞若兩情相合則倍增鮮妍然一朝反目卽黑暗無光七爲疾厄宮在兩眼間之鼻根部此部如有黑子或發生腫物則爲罹疾病、遭災厄之凶相因以禍其最親愛最神聖之夫當善自豫防之八爲奴僕宮九爲遷移宮皆在眉尾斜至顳顬之部十爲官祿宮在前額之中央部但皆無關於性慾故略而弗論

更就道德上、智力上性慾上綜舉各種女子之色相而論定之

（一）賢婦之相　小腦大。　面部上停中停豐大。　唇厚色紅內陷。　口徑小。口角美。　齒扁平整齊。　眼圍秀麗。　黑白鮮明。　目細長。　眼瞼薄。　瞳子澄清有神。　眉頭尾停勻如月弦。　頰肥圓。　耳大小相稱。　命宮開展。　田宅宮美滿。　夫婦宮豐廣。

（二）才婦之相　唇大薄而柔。　目細長。　黑白分明。　視力銳敏。　眉尾秀美。　頰瘦長。　額大。

（三）貞女烈婦之相　唇大。　口裂大。　口角有力。　面部上停中停豐大。　目平視不閃動。　眼裂長大。　眼角稍上。　鼻準高。　眉高。　眉尾俏麗。　頰瘦長。　顴骨隆高。　命宮開展顯明。

（四）孝女之相　眼秀麗。　耳整勻完美。

(五)情婦之相　小腦大。　唇厚色紅。　齒整齊色牙白。　眼瞼肥圓。　眼大突出。　眉細密有光澤。
頰大。　下顎角豐廣。　顴骨低。　夫婦宮豐廣有光澤。

(六)美婦之相　口徑小口角向外上。　下唇廣載上唇色鮮紅。　齒整齊色牙白。　齒齦紅。　眼黑白清明。　左右同大。　眼梢不垂。　鼻豐潤澤。　眉艷麗彎如新月。　頰豐。　額大。　耳左右齊形美麗。
命宮開展顯明。　田宅宮圓滿。　男女宮豐隆。　夫婦宮豐廣鮮艷。　疾厄宮明淨。

(七)淫婦之相　小腦大。　唇厚色黑外凸。　齒凹凸不平。　門齒凸出。　多蛀蝕。　齒齦黑。　眼大。
眼梢下垂。　睛珠閃動不定。　斜視。　下視。　瞳子混濁不清不正。　虹彩現茶色。　鼻翼張。　鼻低平。
眉粗雜柔軟無力距眼近。　頰大。　下顎角豐廣。　顴骨低。　額少肉色污穢有亂紋。　耳垂豐滿。
命宮不正。　眼圍色黑。

(八)悍婦之相　齒銳利。　眼不均勻。　睛珠閃動不定。　黑白不分明。　眼梢下垂。　虹彩現茶色。
下顎角豐廣。　耳上緣尖銳。　耳大質粗。

(九)妬婦之相　眉頭峻銳。

(十)棄婦之相　口角外向披垂。　夫婦宮狹小。晦暗無澤生黑子、或腫物、

(十一)寡婦之相　耳細小。　疾厄宮生黑子或腫物、

(十二)病婦之相　鼻頭異常。　耳細小、　顴骨緋紅。　顴骨隆高。　命宮狹小。　疾厄宮生黑子。或腫物。

(十三)富相• 頰豐大。 田宅宮美滿。

(十四)貧相• 鼻醜。 口角外向披垂。

(十五)多子相• 小腦大。 唇厚。色紅。 齒整齊。色牙白。 鼻翼張。 頰豐大。 顴骨隆高• 耳垂豐滿。
男女宮圓美潤澤。

(十六)無子相• 口徑小。 口角美。 男女宮憔悴。 下眼瞼陷沒。 男女宮生黑子、或腫物。

(十七)男相• 眉剛尾向上。 顴骨隆高

著者於十年前。航海赴遼瀋。船行至琉球。觸礁船沈。吉人天相。恃一木片。竟得第二生命。顧子然一身。輾轉漂流至扶桑三島間。遂鬻字療飢。暇與彼國所謂鐵口談相者游。甫一稔。悉得其秘鑰。尋附便回國。趨還山莊。握細君手。絮絮話別後事。山妻面忽欣忽戚。色乍白乍紅。蓋驟見之餘。悲喜交集也。著者性好奇。喁喁情話間。陡思一試其相術之驗否。迺細察愛妻之容貌。體態。復冥想其平素之情性。不禁手舞足蹈。幾若發癲。吾妻以吾之得慶生還而喜也。遂亦以一笑答之。不意一雙小兒女聞阿父歸來。爭先馳至。或投懷。或繞膝間。阿父抑何樂。遽戲語之曰。汝父笑。汝母言未終。吾妻遽前捉吾腕曰。君果何所笑。曰。笑卿之相。曰。妍歟。媸歟。曰。卿之相。實賢婦之相。才婦之相。烈婦之相。孝女之相。蓋具有中間與間接兩種之色相者。得卿如此。烏得不樂。烏得不笑。吾妻以爲戲之也。告以故。請習其術。不三月而成。後二年。來海上。頗於女界中。著鐵口之名云。

廢物贅語

猶憶二十年前。予應試至杭。一日往吳山啜茗。月老祠旁。坐一女相士。年約花信。趨而與談。議論風生。頗有與前說相合者。不似江湖一派之賣弄虛僞也。據云。其術得諸秣陵某庵某老尼。貴賤夭壽。決人不爽。貞淫尤一望而知。最奇者。江山船之同年妹。審視其眼瞼。卽能稔其經歷若干人。以故業倚門者。恒避之若浼云。

譚數

王鼎書眉

中華圖書館廣告

中華民國新文牘

每部裝訂十二本定價洋二元

自辛亥之秋鄂軍振臂一呼黎氏佈告全國同胞之檄文出現而陸離光怪酣暢淋漓之新文章新法令遂日出而不窮而坊間拉雜編輯之本亦屢見而不一見陳之今日其價格已等諸斷爛朝報矣是編體例嚴正選錄精審分部析類朗若列眉自民國元年正月起凡有關政要之文牘無不採錄誠留心經世文章者必備之品也全書凡有十二類首政綱次陸軍次海軍次財政次外交次內務次教育次農林次工商次交通次司法終以雜文殿焉爲卷二十爲文幾六百篇都數十萬言

注釋共和進行尺牘

每部裝訂八本一套定價大洋壹元

是書爲新陽陳君也梅所著資料新穎用筆平易語尤淺切最合初學程度而於商學二界之外尤注重工界凡各種工業所需函件無不應有盡有今詳加注解尤易一目了然凡各界初學及工業中人欲得共和體之新尺牘者幸勿交臂失之

簡淺顯尺牘

每部裝訂二冊定價洋三角

世界億兆人人人畢生所最不可缺者衣食住三者之外莫如寫信故近來各普通學校多有教授尺牘之課然初學尺牘須從簡淺顯三法入手是編深得此訣最宜於小學故久已不脛而走

最新分類普通尺牘全璧

每部裝訂八本一套定價大洋壹元

尺牘之書非以餉通儒所以饜商學各界普通之子也故詞旨筆意貴明白曉暢程式稱謂貴適宜切用方臻完善是書筆墨明通材料豐富可稱合作而諸體具備各界兼羅尤爲不易誠往來交際仕途商場中必需之品也

共和最新普通分類尺牘大全

每部裝訂八本一套定價大洋壹元

尺牘一物人人必需之交際文字也然坊間所行諸本每偏於一部分之人所用而不能各界普通間或有之則又不分門類致閱者翻檢不易引爲憾事是編力矯此弊最注意於普通分類二者而一切程式稱謂均取材近時故最適用於共和時代也

中華女子尺牘

每部精裝貳冊定價洋三角

年來國體更新女學日盛故女界之交際亦日進文明而女尺牘於是乎尙矣惟坊間素少此書間有數種非高深陳舊之文卽剿竊蕪雜之作殊不適用本書爲蘇楊二女士編注取材閨閫與男界函牘截然有別非坊間翻抄混珠之本可比蓋確係純粹的女子尺牘也

應端生女士傳

廢物

女士名口。字端生。江甯人。錫山張君清源之德配也。幼喪母。父紹羲先生。當清代時。歷任明山滬瀆道署幕。光復後。主江海關權事。媚古洞今。爲時所重。女士善心善容。稟承家學。習聞詩禮。英年銳露。早有不櫛才人之譽。旋入中西女校竣業。各校之延主教席者。踵相接。女士均辭焉。父詰之。則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昌黎。作。師。說。後人。猶。多。疵。議。顧以。不。學。無。術。之。身。謬擁。皐。比。肆應。偶。挫。不特。玷。身。抑且。玷。校。何。如。藏。我。拙。之。爲。得。也。家富藏書。曹倉鄴架。六籍咸備。女士寢饋其中。淵妙。通。靈。穿穴。名。理。偶出。一。語。闢。一。解。老師。宿。儒。爲。之。折。角。既而幡然改曰。才思。非。婦。人。之。事。方今。理。財。無。策。上下。涸。竭。來日。大。難。匹婦。亦。應。有。責。吾其。從。事。實。業。乎。毅然。請。於。父。入女。子。職。業。學。校。者。有。年。民國辛亥歲。女士年及笄。于歸張君。張亦奇侅士。昏未逾月。奉檄往南洋北美。乘風破浪。符其素志。女士慨然從焉。所至之處。察知。工。商。勃。振。之。原。因。講求。僑。民。連。合。之。情。誼。機牙。四。出。款洽。萬。方。內助。之。功。爲。多。女士。應。變。隨。時。已靡。心。力。蠻風。墨。雨。復損。嬌。軀。病

根自此伏矣旋國後調治稍痊張君又于役東蒙臨岐諄囑勿以家事爲念詎意生離竟成死別疾革家家電告張君急裝返滬鳳靡鸞吪歿已二日矣卒年二十有四生女子子二長瑞雲次瑞珠生平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敬待僕婢以慈無時下巾幗習氣在他人爲懿德在女士則爲餘行也予因許君幻園得交張君一日相遇於許處且泣且言縷述甚悉泫然以願附新形史爲請愧予不文不足以張之謹次其言而爲之傳

形史氏曰今之女子能善其身以及其家整其女範修其婦職希於古之賢媛已爲鳳毛麟角矣至殫心實業爲社會計如女士者天乃不永其年情波無竭墨海難乾神傷奉倩在張君自爲一身一家惜而予則爲此世惜此人沈沈女界尚有亭林其人哉噫

孝女何愛文傳

金山　高旭天梅

何孝女名愛文字景秋江蘇金山人祖鳴鼎父汝楷女士爲人涵默寡笑介而有容擅女紅通翰墨待人溫厚而尤篤于所親四歲喪其生母孫氏繼母張氏女士事之如生母張氏生一弟一妹女士視之若一母出保負之職以一身任之祖母高氏素患肝疾發時甚劇女士司湯藥必周必摯終日侍立于側至有數夕不寐者女士肄業松江景賢本邑欽明二學校在校品學兼修試輒冠其曹其入欽明高等科時文學尤精進女士姑母四均適人女士念祖母春秋漸高左右無人乃不忍遠離出外求學又見其父所攖肺疾偃蹇牀褥勢日益沈重故求學之志雖銳至是亦不得不半駕而稅矣女士之奉侍父病也纖微必至晝夜不解衣者一月聞人言足以療其親之疾者無不爲之逮見其終不能起乃陰刲股上肉雜藥餅

以進而卒無効然女士未嘗與人一言刲股事也越數日其祖母猝見之驚爲疽發逼視而窮詰之始吐其實蓋鮮血淋漓猶未愈也既居苫次朝夕號泣哀日深創日潰而病亦日增遂以民國二年十月卒去父亡纔六閱月耳嗚呼傷哉女士得年一十有九

高旭曰刲股事親世稱愚孝以女士之讀書明理豈不知之特以父病終不可爲隱忍于中迫而出此猶冀其一當以報斯時也但知有父而已其沈毅之氣雖古烈丈夫蔑以加焉高旭又曰女士爲余妻何亞希之姪亞希不忍其姪之死而泯滅也爲述事略欷歔不止屢促爲傳以傳之且云所述悉確實但恨未能詳盡余謂何必詳盡女士之行如此卽此已足傳矣獨未知余之文足以傳女士否

息廬賸稿

記常孝女

孝女姓常氏。毘陵農家之弱息也。幼失恃。依其父以長。年十二。父病且殆。撫其女曰。吾不及覩汝成人矣。奈何。女悲父言。誓不嫁。募地半畝。負土成墳。窆其父。卽墓側營草廬。焚脩其中。墓地爲不肖弟鬻之者三。而孝女三贖之。歲大饑。盜入其室。被刦幾死。卒守父墓不爲動。壽六十餘。嶄然衰絰。蓋終身如一日也。又恐歲月漸遠。一坏蕪沒。乃度女弟子二人嗣守之。時人哀其志而欽其行。就草廬爲祠宇。名貞孝庵。在郡東二里許。

名閨片羽

閑閑手輯

張夢蘭

張夢蘭。禾中張香海上舍女。誕生之前一日。上舍夫婦均夢見蘭茁九穗。遂以命名。幼多疾病。年十二三。始從針線。禾俗婦女多習裁剪。無論大家小戶。均以手工爲娛。閒計故沽衣鋪中日必使學徒送衣各家倩其裁製。以工價較廉於男子。夢蘭手婉最敏捷。每衣一件。他人或二三日。夢蘭只一日餘。即能工竣。故沽衣鋪之送衣求製者。踵相接。某學徒年已十九。而身裁矮小。儼如童子。每日持衣分送。恆穿房入戶。皆不之忌。夢蘭年十六。荳蔻稍頭。乍含春色。某學徒時於送衣時。乘間挑之。夢蘭輒嚴拒之。或竟詬罵。然某學徒憐愛之心。未嘗一刻輟也。時當夏日。夢蘭適納涼中庭。某學徒以事過之。四顧無人。相逼益甚。夢蘭哂其痴婉詞卻之。並訂後約。得脫身遁入室。轉思某學徒家本小康。即嫁之亦儘堪溫飽。況天下多美人。又何必戀戀於己意者。其前緣耶。夢蘭懷此思想。遂如期赴約。又恐某學徒之始亂終棄。故先訂白頭而後從之。山盟海誓。毋相渝也。豈好事多磨。其父又許字錢姓。及夢蘭知之。已無法改悔。乃謂某學生曰。此生已矣。甯有分身術。以全其事。某學徒詰問數四。始以父許字錢氏子告。某學徒曰。無已。生則喪節。死則保名。請卿擇之。夢蘭頷之。絕不置可否。及嫁期將近。馳書某學徒。竟以身殉。某學徒讀竟。亦投身南湖中。里人重其義。爲合葬於鴛鴦湖畔。並樹碣曰鴛鴦塚。時同治八年事。

吳秀娟

吳秀娟嘉興人別署惜花女史性耽吟詠工針繡善烹飪年二十許嫁作商人婦鬱鬱不得志中年後以撫育兒女諸藝盡廢而索詩者尤踵相接間或撥冗應之然遠不如未嫁時之工整也甲午之秋余於顧君澄秋處見其題藝林書畫舫冊子詩不甚佳而字跡娟麗可愛也爰錄於右其序曰藝林書畫舫係母舅讀日廬逸史所集歷十餘寒暑而始告成聞風相傾者日踵其門娟久欲乞觀而無其便今歲菊秋舅氏自滬歸手攜是冊展誦之下心竊愛之舅氏遂命賦詩娟無道韞之才而命殊難卻爰賦俚言一律句云卓卓才華氣吐虹翩翩儒雅夢文通悠悠歲月供吟興淡淡雲煙佐畫工落落襟懷詩酒裏泠泠骨格宋唐中紛紛題遍名流句語語珠璣迥不同

春桃

西湖孤山之麓有陸宣公祠每當夏日水閣之楹背臨荷沼有時風來水面韻遠香清令人忘暑故端陽乍過即有預借一榻地爲逭暑計庚子之夏有江西陳君心恆挈眷寓此携有一妻一子一婢婢名春桃年十五六貌頗可人一笑一顰俱令人魄蕩魂與略識之無閒時或臨池弄翰見客即避余以鄰誼與陳君訂交時通款曲有時與其夫婦步月蘇堤或雜坐柳陰下談詩酌酒春桃必跟隨在側偶及春桃身世知幼曾入學本大家女陳君無女公子故愛之如己出將擇人而嫁願行翁婿禮幷囑余執柯焉餘杭吳生嘯桐鯤絃初斷鸞膠未續余即以春桃進吳生意不可蓋慮大家之婢多寵愛恐不能操井臼余極言春桃勤儉可風才德兼備吳生頷之將於芰荷香裏作訪艷之舉適連日陳君携之遍游名勝吳生躑躅

數次絕不見驚鴻艷影心意闌珊謂恐非良緣亦不願再訪事因中止一日吳生過余寓齋適春桃持主人柬來促余偕游北高峯吳生得一面焉余曰此婢何如吳生曰此誰家掌上珠而君何以婢稱之余曰若即前日君所願見者吳生始悔匆匆一面未得締視爲憾將與議婚而秋風乍起陳君已倉卒作歸計矣吳生悔之晚嗟歎數日而病作矣余再與陳君通魚雁擬玉成其事詎春桃已許字白下駱生吳生聞之病竟不起哀哉

麗嬋

廣東佛山農家女曰麗嬋者善鼓琴不事耕作父母輒詬之遂出亡至香港與商人某同居終日哀絲豪竹若舍此無以爲生者商人之妻偵知之麗嬋不得已復舍而他去一日遇一道士謂麗嬋曰姑娘前身爲廣寒宮女今生當爲妓以了孽債積錢三千串便返身碧落麗嬋信之每有所得輒事揮霍蓋恐金積而遽化也香山某君雄於貲聞麗嬋名輦金訪之一見傾心便諧鴛侶脂粉之費任其取攜不三月牀頭已積金已及三千麗嬋忽憶道士言急令某君移去某君訝其妄詰朝視之麗嬋已殭矣嗚呼麗嬋雖不爲妓而人盡可夫與妓何異焉洵如道士言豈北里鶯花盡自廣寒宮裏來耶一笑

謝華

謝華字寶釵金閶良家女博通文翰而尤長詩詞議嫁錢氏子未婚而夭時值離亂轉徙金陵父母早亡兄弟離散煢煢孑立倚鄰媼賣酒於秦淮湖畔冀得君子而委身也辛卯之秋有黃海不器生見而憐之將迎藏金屋而爲母促歸遂成畫餅寶釵乃遁入空門隱身於白門柳下木魚經卷藉消晨夕後十年惜

花生遇之某喪家居然道服長袍隨衆尼作經懺生涯嗚呼彩雲易散華月難圓卽色卽空終成泡影寶釵天賚聰慧早澈早悟殆亦非尋常兒女所能及之玆錄其贈別四絕亦足以見志矣叙曰蓬飛白門一息三載抗顏走俗息壤無時黃海不墨生以秋試來白下傾蓋相見若平生歡委身相從願託生死以爲秦樓弄玉從此跨鳳高騰何期賦命不辰詠謠競起國狗之瘈毒於蜂蠆六張五角躞蹀無成生以慈命敎促拂衣東游金亦懺破情天便欲黃衫道服相從卞玉京游江風泠然一別千里短歌寥寥聲淚俱苦酒酣耳熱便當傚君家參軍作行路難長歌當哭君當登黃海峯頭裁箋見和也詩云一折白門柳長亭更短亭春風久歸去不見柳條靑其二云菡萏生湖上亭亭原自姸泥塗已相辱非君誰見憐其三云天末浮雲起知君有所思那堪秋雨裏日暮掩門時其四云淮水東西流不知別離苦空樓百尺高望見君歸處

孫翰香

毘陵女士孫翰香名鑄爲諸生孫廷修長女廷修習帖括中年不第遂買廢園作菟裘之隱疊石爲山依樹架屋每當春秋佳日時與二三知己觴詠其中翰香受庭訓自幼卽入學塾幷嫺丹靑術爲從兄維傑所授維傑善花鳥遠近徵求者每踵相接翰香深得其神髓維傑忙碌時輒倩其代筆無有知其贋者常於長安市上見其扇頁二皆翰香手澤並題句其上一繪月季花題云晴窗閒讀楚騷時香草沅湘寄所思別有風流天下擅春光四季一枝枝一繪桃花繡球花題云春風都逐管城開海國晴光爛熳來金井露桃紅欲笑東皇又見打球回其詩筆綺秀尤非近人所及以索價太奢不果購歸越數年又於吾友徐

文卿齋中得見之追問來歷云係都中某公所贈什襲珍藏已如拱璧矣物各有主不能勉强而謂吾人出處可貿貿然哉

王雲

王雲字久香吳中產性豪爽善揮霍時作男子裝一擲千金無吝色丙午長夏攜女友數輩作錫山之游畫舫笙歌觴詠旬日不知者幾疑誰家公子走馬看花實則易笄而弁終日喧闐於藕香深處者粥粥羣雌也遇四明張某一見傾心遂訂嚙臂諸女伴規勸之無效皆與割席獨與張某來海上借一椽於泥城橋外儼然齊眉夫婦矣無如野性難馴終日以游玩爲事未及期年張某無以供應計不如轉嫁商人婦爲兩全之策乃別張某而適陳某陳本湖州鉅族富有家財久香不安儉嗇未半年陳告無力以試其愛情之眞僞久香曰此阿堵物奚足憂者次日不別而去蹤跡之不得乃寖越年餘久香金珠滿頭綺羅遍體猝然來歸陳訝之爲問由來知別後赴秦淮復爲賈人妾不容於大婦乃捲貲出亡仍投舊主計所攜者約萬餘金自是改悔前非不復如昔日之浪擲矣辛亥冬間曾一晤於半醉居爲告身世如此久香雖無行而能急人之急姊妹行均德之佛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久香勉之

錢荻秋

鴛鴦湖畔兩三村落半以藝菱爲業中有錢寶者年已七十童顏鶴髮望之如神仙原籍皖中流寓近五十年遠近數十里無不知者蓋已反客爲主矣有女荻秋三十而寡能彎三石弓膂力勝男子錢寶固小有儲蓄一日自城中歸被宵小偵悉是夜卽盜其家盜凡十餘人荻秋從夢中驚覺突門而出盜不注意

家無健者一任盜之傾箱倒篋及羣盜負物出門荻秋伸二指指之盜盡跌踣不能動橫臥門外場上約已十餘人最後一盜見勢不佳卽放火於室以冀脫險鄉中曾見火光熒熒奔集其家知被盜爲撲滅其火而縛十餘盜送之官鞫訊之僅逸其一縣令奇其技賞荻秋布若干疋自是遂播遷他去莫能知其蹤跡

金姑

金姑逸其名四明山中爲其生長之鄉父業農每屆新穀登場除償完官租外必糶米爲錢寄存城中某紳家一則恐被竊一則取攜不便免得多耗意甚善也其女金姑秀外慧中不類農家女年稍長頗不直父之所爲謂人生世上得免飢寒是矣居嬴何爲者今我家資財盡寄存於某紳處我家終歲勤勞不啻爲他增家產設有緩急之需必須奔走數十里況某紳爲富不仁旦夕間必失敗奈何父不之信不數月某紳果以虧欠公款數達鉅萬房產財帛盡沒於官其父悔不聽金姑言然亦無法索回一身所積盡付流水未免悲痛時時作短噓長歎聲金姑曰父爲喪資耶若然則某紳處所存幾何兒已盡數取歸矣藏諸北戶檻下父疑焉啓視之則纍纍者皆黃白物詰其自來始知金姑未語乃父之先已託父病悉往取之父奇其慧益愛之一日金姑謂其父曰兒將物化吾父尚有壽十二年兒不能送奈何父責其妄越三日晨起沐浴更衣趺坐而歿時光緒丁亥春日硯農爲述其事硯農忠厚長者當不予誑

諧文

拆白黨論

（戲之）

論者謂拆白黨之所爲既損人名節。又誘人金錢。爲社會新流行之最毒物。余以爲不然。蓋拆白黨完全無罪也。上海地之無奇不有。所未有者男妓而已。余所謂男妓非男子所歡之相公。乃女子所歡之美男女賣淫爲妓。男賣淫豈不可謂妓乎。男女平等爲世界公認之法律。男可入妓寮花天酒地。而女則除一夫外不容有自由尋歡之地。何謂平等。試觀社會趨勢。有男伶即有女伶。有男浴堂即有女浴堂。自今以後當有識時務之俊傑。招集美貌少年男子。開一賣淫所。任從何等女子入內打茶圍碰和擺酒住宿。及隨意叫局。一如妓之成例。凡男界所享權利。女界皆得享之。是爲實行男女平等之法律。獨一無二之世界文明國。而一般美少男亦得開闢一大宗生活。入學不成。習商不成。各界失業游手。但得父母搆造得宜。頭顱圓正。眉目清秀。肌膚嬌豔。身段苗條。皆得獻媚石榴裙下。博夜度資以謀一飽。卽學界商界及各界尚未失業者。逢塲作戲。不妨以自由身體。作點綴品。設或顧惜名譽。可設台基。使兩方皆守秘密。如此

則營業必盛。較男女合演新劇。利市三倍矣。拆白黨者。卽男妓之濫觴。特未懸牌標長三么二等名目。未領警廳徽章繳花捐耳。天下事無一不有酬報。女對於男。盡身體之義務。則得金錢之權利。男對於女。何獨不然。是拆白黨所得婦女金錢。固情理之公平。法律所容許。毫無可議者也。況今尙未有正式男妓闔闍。無從問津。而若輩熱心公益。移尊就教。任何繡闥深鎖。皆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卽大庭廣衆。千人共見。不惜犧牲名譽。曲盡綢繆。博美人之一盼。甚至風瀟雨晦。席草泥茵。猶必匍匐鞠躬。忠於所事。其有造於女界。豈不偉甚。戔戔報酬。受之而無愧矣。迂儒拘拘於舊法律。不問男子之無行。徒責女子之不貞。故以破壞女貞爲蟊賊。以新法律判之。女子有獨立資格。貞與不貞。聽其自由。有夫之姦。極端處分。不過離婚。無夫之姦。等於正式婚姻。非但無罪可言。法庭且將保之。則以女子尋花問柳。不失文明雅事。將來女子得有參政權。必規定此條於憲法中也。且夫情理之不平者。必不能實行。宋廢帝姊山陰公主謂帝曰。余與陛下。男女雖殊。同爲先帝遺體。陛下後宮以萬計。而余祇駙馬一人。天下豈有是理。帝無以難。爲之置面首三十人。古來專制之主。後宮皆以千萬計。卽禮經所明許者。亦曰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而女權昌明時代。如漢呂后晉賈后唐武后韋后魏胡后。莫不效法帝制。男妾滿宮。可見男女一體。審食其程據張昌宗武三思輩。猶之燕瘦環肥。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也。今者民智發達。女權伸張。山陰公主將應運而生。拆白黨之聲價。方日高而未有艾也。斯乃民國之特色歟。

賀上海蘭芳里大火文

（莊絅秋）

癸丑之夏。蘭芳里大火。市俗遇火灾。相率弔之。曷爲而賀。古人有被灾而賀者。如唐柳宗元賀進士王

參元失火是也余循其例而爲文曰

嘻嘻出出火鼠沖天一夫發難衆人殲焉熊熊炎炎萬戶咸擢誰實尸之天降奇灾腥穢聲聞上通於神闤闠灰燼珠寶蒙塵燕燕鶯鶯風馳雨泣雲髻罷梳玉顏慘惻昔者女閭倡於管仲今之比戶三人成衆三女爲姦兩男相嬲嗟此婦嬨彼昏沈溺上有天堂下有地獄聚族而居膺此慘戮除舊布新天演之精不爲破壞建設誰論忽焉一炬可憐焦土經之營之不日成市擴爲賓館拓作市廛蒸蒸商業尙其愼旃聞喪而喜是爲不倫應弔而賀是何緣因我聆此言霑襟淚下主文譎諫巧不傷雅我賀中華我賀國家羣雌粥粥其聽無譁

此文於游戲之中深寓沈痛悲感文中不爲破壞建設誰論二語尤切時勢更生評

章大炎先生成婚祝詞

（莊紉秋）

癸丑年先生娶湯女士國黎故有是作

大炎先生人中鸞鳳天上麒麟播革命之先聲樹大漢之偉幟中更患難幾歷歲時室家之樂既不愛於壯年河山之異復有同於甌脫屬中華之肇造蔚傑士之前型樹木十年問頭顱之如許成仁三代指邱墓以爲墟同志之英巳亡有部之基誰建今者風淸海甸月朗寰瀛丈夫不可以獨居造端乎太極男子生而願有室胚胎夫兩儀指扆虹園以訂婚有唐總理之前事偕來愛儷竟璧人之成雙話到滄桑卜豔詞之無兩祝曰

民國締造誰實張之革命健兒誰實創之維公威靈出言成神既和且樂文明結婚

戲擬賀陸文琴女士得佳壻啓

（莊紉秋）

蓋聞玉台之詠肇始於齊梁金屋之緣締姻於秦晉自來名士合配佳人矧在好逑詎忘君子茲以良緣之撮合差如籤掣於郵筒傚暗中摸索之勞卿非無偶訂兩地同心之侶夫也能良爰卜佳期早諧正果譬中籤捐之彩票六萬人同此投標若占金榜於題名三百輩竟賜及第事誠韻矣樂莫大焉粧奩璀璨瑤琴與文錦齊輝眉黛勻描嫵史偕楹書並重卜天河之巧配七夕無此奇緣揚海內之異聞萬國傳爲創舉值民國春王之二載垂大名艷史於千秋某也不文敢忘善禱回思芳譽藹藹流蘇帳裏三更可憐環珮珊珊卻扇堂前一笑謹啓

按文琴此舉係癸丑年事。原議用彩票六萬張。每張一元。售洋六萬元。獲頭彩者。文琴以身歸之。餘洋作爲裝奩。嗣經巡捕房以辦法不正當。勒令取消。但不必有此事。不可無此文。讀者試於酒罷茶餘。眼餳意倦之時。作一醒睡文讀也可。

薰摘錄

繡君

元宮人

元宮人至京。令給後宮。一女不屈。高皇言爾卽守節。何不死於元亡時。女曰。願明一言而死。爲有名鬼耳。高皇給筆硯。女書詩畢。擲筆觸石而死。逐鹿紀

偷桃

偸桃事有兩。一說王母獻桃於武帝。東方朔竊食之。王母曰。此兒已三度偸桃矣。一說武帝時。東方之國貢小人至。使朔辨之。朔曰。王母種桃。三千歲一結子。此兒已三度偸桃矣。未知孰是。金台記聞

顧姑冠

凡諸臣正室。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如竹夫人。長三寸許。飾以紅青錦繡。或珠玉。蒙韃備錄

海女

噶蘭達地。有人於海中獲一女子。口不能言。與之飲輒飲。與之食輒食。久乃爲人役使。其見神像。亦知拜伏。身上有皮下垂。宛如衣服。被於四肢。但着體而生。不可脫卸耳。松漠紀聞

妾化鶴

元張主簿邵武人有宿疾。於臨安得一妾。欲犯之則不從。凡五六年。有一貧士至。能造墨。張舍之。令造。一夕聞其在妾臥室談笑。張亟入見二鶴沖霄而去。止留造墨餘汁。張吸之。舊疾頓脫。楮記室

楊妃入月痕

正德辛巳。洛陽李惟大茂元登進士。拜行人。使陝。浴於故華清宮溫泉池中。石座上有紅斑。俗傳爲楊妃入月痕。茂元見之。心動。高坡異纂

銀瓶小姐

銀瓶小姐者。岳武穆季女也。武穆被難。女欲叩闕上書。邏卒攔止。遂抱銀瓶墜井而死。孝宗悟王之冤。就其第立廟以祀。湖壖雜記

陳成生男

陳成初生十女。使妻繞井三匝。祝曰。女爲陰。男爲陽。女多災。男多祥。繞井三日。果生一男。博物志

獨婦山

獨婦山。去會稽四十里。勾踐將伐吳。徙寡婦至獨山。者以爲死士示得專一也。越絕書

婦人幽閉

婦人椓竅。椓字出呂刑。似與舜典宮刑相同。男子去勢。婦人幽閉是也。椓竅之法。用木搥擊婦人胸腹。即有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戶止能溺便。而人道永廢矣。是幽閉之說也。碣石剩談

臥胞生

婁東王荆石相國始生無氣。母驚謂已死。有隣媪徐氏者。諦視良久。笑謂曰。此俗名臥胞生。吾能治之。使活。當大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趣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噓下而醒。見聞錄

吳楚娶婦

吳人娶婦欲長。美觀瞻也。楚人欲矮。善哺傭工也。地脉相接。而風俗不同。吳奢楚儉。故致如此。七修類藁

膝褲

襪。足衣。今之膝褲。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匕首矣。宋時男子之襪。亦稱膝褲。今婦人稱之。男子無稱膝褲者矣。言鯖

掛裙幄

長安士女遊春野步。遇名花則設席藉草。以紅裙插掛。以為宴幄。其奢侈如此。唐輦下歲時記

合歡索

北人端五以雜絲結合歡索。纏於臂膊。提要錄

湔裙裳

元日至月晦。人並為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為度厄。今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

荆楚歲時記

相念藥

有在番禺。逢端午。聞街中喧然賣相念藥聲。訝笑召之。乃蠻媼荷揭山中異草。鬻於富婦人。爲媚男藥。用此日採取。其效如神。投荒錄

文公帕

禮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我潮風俗之厚。婦人步行。必蓋絲巾。俗謂之文公帕。潮陽縣志

天妃神

天妃神。爲湄州林氏女。明洪武元年。廖征南建祠於五羊驛左。凡下洋造船。別爲一小船。如製置神前。覆溺傾欹。兆必先見。番禺縣志

錯到底

宣和末。婦人鞋底尖。以二色合成。名錯到底。老學菴筆記

粵香館隨筆

李錦襄女士

髻史

攷中華古文注。周文王制平頭髻。昭帝制小鬢雙裙髻。秦始皇召后梳凌雲髻。三妃望仙髻。九鬟髻。九嬪參鸞髻。至漢高祖又令宮人梳奉聖髻。漢武內傳。王母降漢武。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因此令宮人梳十二鬟髻。又梳墮馬髻。靈帝令梳瑤臺髻。魏文帝令宮人梳白花髻。芙蓉歸雲髻。訖甄后入魏宮。採蘭雜志。謂有一綠蛇。口中常含赤珠。若梧桐子大。不傷人。每日甄后梳粧。則盤結一髻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后每日之髻不同。故號爲靈蛇髻。至梁天監中。武帝令宮人梳迴心髻。歸眞髻。作白粧靑黛眉。有鬱髻。隨有凌虛髻。祥雲髻。隋大業中。令宮人梳朝雲近香髻。歸秦髻。奉仙髻。節暈髻。貞觀中。梳歸順髻。太眞偏梳朶子。作啼粧。愁來髻。又飛髻。白合髻。作白粧黑眉。北齊後宮女官有品偏髯髻。髫髮覆眉也。又鬧掃亦髻名。唐詩還梳鬧掃作宮粧。衡山記。小兒髮初生。爲小髻數十。其父母爲兒女相勝之詞。故作蒲桃髻。此則唐以前之髻史也。

粵中古碑兩現

一 劉猛進墓志

粵中金石甚少。縱有之。亦荒渺不可稽。唐以前蔑論矣。即唐後金石亦多殘缺。無怪龔定庵詩有但恨金

石南天貧之句也。顧近十年來。竟有環珍發現。如前清光緒乙巳年。粵漢鐵路開築。至從化縣某處掘得一六朝碑。乃陳代劉猛進墓志。時監工委員葉幼雲。葉頗好金石。獲之不啻拱璧。方搬至家。已而爲督糧道王秉恩所聞。遣僕索觀。葉爲王屬吏。不敢不獻。詎一入王門。便成荊州之借。葉無如何。僅得搨本數張此碑高不逾二尺。字字疎朗。洵陳碑之最精者。出之他省。原無足貴。唯見於粵。要爲廣東金石踞第一席矣。今聞該碑已由王運諸滬云。

一隨使君墓志銘

清宣統末。吾粵粵漢鐵路開築。至北江附近地方。掘出一碑。係隋大業四年隨使君墓志銘。碑分兩面。額繞花紋。字稍殘泐。甚類棲岩道舍利塔之筆。或謂駕乎欽江碑董美人之上。惜其碑質脆。甚類磚而不似石。力撼之。卽欲剝落。當時得者。以六金售之市販。市販舁歸。轉售於某畫賈。取價百五十金。反正後。粵中有勢之新官兒某。好談金石。悉此碑在某畫賈處。迫以原價攫之。畫賈不允。某卽函警吏。脅其具結出售。畫賈畏勢。乃星夜自搨三十餘張。搨畢。憤將碑之右角及中處。斲斷數字。以洩私忿。並欲以顯其初拓者之足貴也。吁。畫賈之心。亦險而暴矣。後官兒逃香港。旋運該碑去。不知他日貞珉有荊棘之傷否。

粵俗奶媽齋姑與往年妹

奶媽。以粵城西關最有名。故粵中有上九下九好奶媽之謠。慣滑梳其頭髻。擦白其脚踭。拖鞋。油紙傘。金漆盒。巡街過市。其工金每月或十元或八元不等。總之工價之多寡。以相貌之媸妍而定。因其以乳小孩受雇。故有奶媽之名。至於齋姑。則由大家婢女及窮家女矢志不嫁者。梳起(卽梳髻)而充之。順德有嫁

不落家之風。該縣小家女以故多矢志不嫁。而爲齋姑。故齋姑以順德縣爲最著。然例有師承及結同心以通情者。其工金以工夫之多寡而定。伺候太太與少奶梳頭鋪床摺被。實其專職。所着衣服內衣用白色土布。外衣用黑色土布。以寬闊爲式。足穿布鞋或緞鞋。例不着襪。間有穿綢縐者。是雇工而有私蓄者也。而往年妹。乃窮家女出而充之。飾其容貌。潔其衣服。其雇工之値高低不等。而折枝裝煙。斟茶打扇。及理一切瑣事。間或料理小孩。借此而獻媚於少爺之前。往往有因此與少爺狎暱。被憐愛而立爲妾者。此風以香山爲最盛。幷奶媽齋姑鼎足而三。成爲艷聞。但每以出入於大家巨第之間。弄出無限情史。此等風俗。牢不可破。有維持風化之責者。未知將何以救其弊也。

林福祥之豪歌

林福祥。清諸生也。粵之香山人。善兵略。以洪楊之事起功。初爲按察。後竟以戰功秉布政總督。一日三遷。一官三印。其詩詞極爲雄壯。觀其未得志時作歌以勵志云。天地胡爲忽生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七尺昂藏一丈夫。二十年來無良圖。手持竹篙腰桑弧。安能不貴不賤在中途。鐵網投海失珊瑚。令我號歌擊唾壺。周郎弱冠平東吳。能以良謀佐伯符。宗慤長風萬里徂。開拓林邑誅强胡。古人立志無卑汚。古人立志無泥塗。吾則古人爲規模。安知吾非古人徒。達則金魚玉帶遊皇都。辱則危持而顚扶。吾今問天而疾呼。幸勿以悠悠者白吾之眉鬚。悲歌慷慨。吐屬自是英雄本色。而其恃才傲物之心。亦可見。官至總督後。爲左某所忌。卒以腰斬。惜哉。

黃夫人

史忠烈殉國後。大江南北。有謂忠烈未死者。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托閣部之名。迄敗。捕得冒稱閣部之張甲。清豫王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忠烈有第八弟可用者。爲劉澤淸部將。擁兵皖豫間。欲謀復舉事。洩。兵敗。可用死之。其妻黃夫人。山左大家女也。明慧有殊色。慨然欲以身殉。因可程妻淩氏力勸。夫人迺奉可用骸骨。并葬於梅花嶺之麓。矢志守孀。節烈炳如也。爲家婢小紅所紿。亦從家人出認閣部。豫王見黃夫人珊珊登堂。歛袵作禮。若朝霞之映雪。淸臚曼采。奪人目睛。雖左右無不動容。素衣雲裙。雅淡如虢國。王艷其色。欲强取之。黃夫人怒曰。未亡人以死自誓。請放歸鄉里。不然。請速賜死。不賜死。吾亦能自了。乃突然自袖中出一匕首。向頸上力刎之。血沾襟袖。如以玫瑰之醬灑雪堆中。蓋黃夫人已預辦一死。故藏利器於袖間。而人莫之料也。須臾。黃夫人唉聲而仆。口猶罵賊未絕。豫王匿黃夫人尸他所。囑左右諱其事。苟有洩者。殺無赦。故終淸一代。至梅花嶺下者。莫敢題黃夫人墓表云。紹衣全氏謂異日作忠烈祠者。當作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吁。全氏誠有心人哉。

翼王之女

太平天國翼王石逢開。次女名錡照。年才十七。飄然若仙。金陵下後。隨翼王引兵出。日侍洪王。頗得王愛寵。迄淸兵壓城。錡照變服遁走。走至錫山。飄泊無家。貧乏不能自存。流爲丐婦。人無知其爲石氏女者。後竟以饑寒死。慈善家葬之斗門內。其所作宮鶯詩云。東風吹送香塵暖。十二宮門競簫管。忽聽黃鶯恰恰啼。鳳凰池上春光滿。金衣公子太無情。織柳穿花故弄晴。不管白頭人尚在。自矜巧舌逞嬌聲。吾讀日人所著春泣花錄見之。未知眞否。錄之以備攷焉。

岳王眞像

崇拜英雄之心本乎天性。若在上者加以提倡。則崇拜者信仰心愈堅。如岳武穆久爲漢族國民所尊仰。今之政府又命令崇祀京師模範軍成立。卽在岳武穆廟矢誓忠國。廣求岳武穆眞像。以慰愛慕之心。蜀人有岳世傑者。持將其遠祖岳飛眞像以鏡撮影。攜至粵城。送財政廳轉送中央。聞該像高可八寸。身穿儒冠儒服。臉上無鬚。手持兵書乙卷。端坐椅上。飄飄然有儒雅風流之度。似係三十餘時付丹青者。此爲岳家眞傳。與俗人所繪迥異云。

徐福遺物

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七月。有盜發徐福墓。得素書。寶劍。金斗。玉印。有一物。長今尺三寸。上鐫細字。多不可識。客持以質安安一助。守不識其名。質似墨。而柔軟特甚。搓之能方。能圓。而轉瞬如故。又有一小板。似檀而不香。血紋細細。以手剝摘。紛紛碎屑墮下。無字。幷不知何物。

楊紹孫

香邑南門有楊紹孫者。宋提舉學事元規之曾孫也。與其弟仲玉。究韜鈐之略。泰定甲子。海寇黎靜海爲亂。紹飭弟挾策謁宣慰使卭雲谷於海上。大奇之。兄弟二人。遂慷班生之慨。率勇士五百人赴軍門。親與賊戰。梟其首。賊鳥獸散。紹等以親老乞歸。至正歲饑。紹捐穀五千石賑貸。後歲豐。貸者爭償焉。曰。周窮恤匱。吾之心也。償之。何爲。辭不受。衆德之。作亭於居旁。顏曰。灑澤。以表示高風。至今尚存焉。

留日學界之茶花女

江新字益覺。蘇產也。肄業於東京美術學校。自以容色整齊。貌美如好女。陸發俳優之興。爲陸輔後一人。間曾於年假期間。租定樂座戲館。遍發廣告。其上印以己所扮之茶花女像。花冠革履。傅粉施朱。身被仙服。弱態生嬌。輕盈美麗。不啻神仙中人。然猶恐廣告未能遍傳。乃於白旗上大書中華大聲社送年演藝大會。角端附以所印廣告。鼓樂前導。招搖過市。見者羨爲中國留學生之艷幟。其券價一元二角八角及五角不等。日人艷之。購劵者踵相接。利市逾恒。斯殆爲留學生文明進步。能留美譽於異國之先兆歟。

杜拉斯台遺族之從軍

俄國大文豪杜拉斯台氏。生平提倡無政府主義。反對戰事。惟其遺族近因歐洲戰爭。俱奮力從軍。適與杜志相反。其子依爾耶。列俄。兩伯爵在戰線附近充十字隊隊員。列俄曾受德軍炮彈。身負重傷。其弟米楷爾爲預備軍官。卓立戰功。其長女亞力山特拉。爲著名小說家。刻在比羅斯托克病院。充看護婦。杜氏未亡人。索菲亞。以耶斯那耶。波利耶那。本邸全部。作爲病院。俱容傷兵。依爾耶三子。卽杜氏孫。一爲義勇兵。一乃軍官。一爲海軍中尉。刻在波羅的船隊奉職云。

鄭共肅

鄭君玉垣。號共肅。香山濠頭鄉人。性聰慧。爲人超脫。素詼諧。與人交。胸無城府。八歲入小學。穎悟冠羣兒。爲其師所器重。識者咸謂鄭氏有子矣。稍長奉父(君父溥川先生爲邑名諸生)命。孑身游學粵城。入時敏中學。時邑人罕有知學校之益者。逾年。君又進入兩廣方言學校。治英文科。未幾。清某吏電召赴吉林。置之蓮幕。旋充戒煙委員。嚴厲有政聲。後因家事假歸。値反正。鴻材未克大展。鬱鬱久之。不得已就邑女

師範英文教席之聘。循循善誘。學生信仰之。君屢辭教席不獲。恒自歎曰。際此商戰時代。當從貨殖界發展吾志。得志。可爲商界之霸王。縱不得志。亦免爲寒酸之士。子安能甘坐皋比。終老者。甲寅冬。君以眉山發奮之年。具端木貨殖之慨。正擬赴香江營商業。以暴病卒於家。嗚呼。蒼蒼妬才。哲人其萎。歧江黯淡。黃鵠不還。邑學界慕其才者。莫不爲之墮淚。外子漢聲。與鄭君時相過從。感情頗摯。當臥病聞耗。泣然涔涔下淚。因爲聯以弔之曰。『匝月間。我本積病餘生。那堪憑弔故交。涕淚空揮。遂益增儂人世感。星期內。君竟沈痾以沒。獨惜未償夙願。簡編徒膾炙。難療此古今愁』『又愛君矢志媲櫻花。豈止才誇鞮譯。職掌女師。遽肯謝絕親朋。徒令高堂悲白髮。愧我思公同蘭芷。劇憐績著吉林。經傳高密。竟忍拋離妻子。空教薄命憶紅顏。』悵顏回之夭壽。效宋玉之招魂。殆聊以慰鄭君於九京歟。然余猶慕鄭君交遊之廣。異日過其墓而弔之者。益見暮煙宿草。玉樹長埋。相與挂劍淒涼。非僅一人之痛已也。

布衣洵足傲王侯

漢光武故人子陵。世所知也。外此有牛牢。字君直。高獲。字敬公。牢之言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其詞甚倨。子陵對光武曰。『昔堯舜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也。』何其婉而巧也。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東漢節義之風。子陵啓之。而高牛二子。亦與有力焉。

烏頭娘

蕭烈女烏頭娘。大欖人。父思敬。母區氏。女年十八。未字。景泰元年。黃蕭養既平。水軍討鄉民之脅從者。乘機掠女。犯之不可。脅以刃。亦不可。舟載次新會東亭驛。將鬻之。女曰。願一死。軍怒兵之。曰。聽賣乎。無污我

烈。女不聽。引頸歛髮受死。新會李彥英。謝齊祖。爲棺葬於象山。成化辛丑知縣丁積修其墓。且割廢田以供祀事。宏治甲子。知縣羅僑以守非其人。墓將就湮。乃改葬雷電山。陳白沙有正遷蕭烈女墓賦云『昔兵戈之擾。兇盜兮。孰倀倀而握之符。號令紛其不一兮。汨淚玉於泥塗。抹之亂之。執兵狗之。而慫兮。胡寧知恥而畏誅。若美人兮。宗廟之瑚。毋我卽帶兮。毋我捫裾。毋我執手兮。手可斷而不可汚。奮犬豕之罵以冒刃兮。貌懍懍其若蘇。死則快兮。生安用諸。嗟此烈婦兮。彼丈夫。弗如。丁侯。爲縣令兮。德教用敷。表貞塚兮用營。祭畬行路。嗟歎兮。揭聲教於海隅。蠢茲弗畏兮。託日者以爲誣。欲改封以自便兮。動有識之長吁。匪今。侯之繼。軌兮。隳四尺。其奚辜。我將告外史兮。筆之於書。』

徐淑秀

徐淑秀自號昭陽遺子。明南渡時宮人也。甲申後。流落金台。後歸泰州邵某。爲詩多抑鬱哀憤之音。有『昭陽遺子聽魚歌。爾樂波濤。我爲何入畫。無人知是我。倚闌看蝶。認爲花』之句。所著一葉落詞。衆香集。女邵笠字澹菴菩薩蠻云『亂鶯嘸破流蘇夢。櫻桃露濕花梢重。小婢促梳頭。開奩滿鏡愁。畫眉人不在。蹙損雙螺黛。淡日上紅紗。輕蟬鬢影斜。淑秀詞視澹菴似稍遜。却未經人道過。要其語皆可入畫也。

匋齋藏石之異

端匋齋性嗜金石。搜羅閎富。爲海內第一。內有非石刻者二種。一北齊高僑爲妻江妃造木版墨蹟。字尚明顯。唯面背稍模黏。一唐麗山府果毅都尉梁君妻李氏墓誌甎。朱漆書。未經鐫刻。凡五百九十七字。磨泐者僅九字。誠異品也。木版背面刻江妃殉物。有故柞棟一枚。跋云棟卽梳之變體。疏從㐬。可變從束作疎。梳作棟。卽例此。

鬘華室詩話

清溪 徐晚蘭 曼仙

吾浙永嘉徐烈婦吳絳雪殉節事。名人傳記甚夥。事實經費韵甫先生譜爲桃溪雪傳奇。久已膾炙人口。節婦清才絕艷。著有六宜樓詩稿。其題昭君像紙鳶云。琵琶斜抱態珊珊。縹緲雲端响佩環。應是芳魂思故國。年年春度玉門關。意態難描是麗姝。丹青當日恨糢糊。緣何綠草芳郊外。又逐東風入畫圖。佳麗千秋得最難。高飄偏許萬人看。碧空深處東風冷。可似西宮獨處寒。自悔無金與畫工。紫台一去類翩鴻。人情大抵多翻覆。只合高寒傍月宮。秋夜云。香緣漏永薰還冷。錦爲愁多織未成。元宵云。笙歌地覺春如海。燈火人忘月在天。春日偶成云。過牆細竹參差見。上架柔花次第開。流水不爲將恨去。東風空解入幃來。讀之如嚼冷梅花。芬留齒頰。作三日馨也。

無錫錢訥遷先生。少負俊才。隨宦嶺表。讀書日夜不輟。於歷代史事尤熟。曾輯李易安遺事。力辨其晚年失節之誣。引證明覈。於千百載下護人名節如此。眞不愧君子人也。其金陵懷古云。幕府山前鼓角哀。石

頭城上鬱崔嵬但憑粉黛銷王氣畢竟郎君少帝才轍迹總因青蓋誤潮聲曾閱紫髯來如何虎踞龍蟠地一任降帆次第開頗有中唐氣息又書三國志後云迭與班馬孰爲儔江漢英靈第二流世事競誇知舜禹史臣初未薄孫劉志分三國原無統傳少雙丁豈有仇辛苦後賢爭帝蜀當年鍾鄧已封侯帝魏帝蜀千古辨之不已讀此令俗儒爽然羽扇云雲錦編排組織工等閑便覺羽毛豐一麾事業開江左六出旌旗滿蜀中海上軍書飛子夜人間名士盼秋風指揮若定須豪傑未許君恩篋裏濃蕉扇云五萬蒲葵解脫遲雅宜王謝把持之綠窗明月思前度青箬微風稱此時舉手炎涼情乃見文心宛轉用方知東山捉彼增聲價江左風流劇可思摺扇云聚頭新樣學高麗烏竹泥金製作奇開闔文章才子手卷舒心事美人眉披襟合許雄風露出袖先禨酷吏威要使揚仁徧中外阿誰離合感差池團扇云棄置經年方再御如珠出匣月停空比來郎面團團似畫出詩翁處處同莫把草書輕內史自將紈素詠深宮美人名士都無俚白綺分明類轉蓬可謂大雅不羣舟中望金陵云報道風帆利郵程近石頭艱難千佛選前後幾番秋紫氣餘龍虎靑山走馬牛巍峩安敢望僕僕厭西州千古偏安局明明在眼前英雄不可作城郭固依然戰伐多新壘江流似昔年扣舷足吟嘯秋色滿平川亦感慨蒼涼

吾湖山水頗佳道場何弁昇峴諸山環列如屏障春秋佳日放一葉舟容與於碧波瀲灩間山光水色侵人衣袂皆綠浮玉道場二塔遙遙相對一峙水中一峙山頂白鷗點點掠舟而飛每游倦歸來夕陽紅墜四山作紫翠色眞一幅絕妙畫圖也明張羽碧浪湖詩云整棹出崇墉平郊眺清迴山表四園明湖明落天鏡蒼茫沙鳥逝蕩漾漁舟競洲渚渺迴復蒲荷交掩映中有浮玉山坡陀泛淸瑩已無鮫鯨患自悅魚

鳥性芳春士女繁落日簫鼓盛蓮棹曉同游蘭舟晚相並何慚稽山秀未數鑑湖淨欲蒙一曲賜將老愜幽興又查慎行雨中放舟詩云過盡廻溪十里長孤城回首漸微茫風腥曉氣魚蝦簖水減秋痕雁鶩鄉菱蔓欲牽絲已脆荷花雖敗葉猶香船頭忽指前游處白塔紅亭認道場野色天光入望奇融成一片綠琉璃展開手卷王蒙畫收拾才情杜牧詩畢竟淸游宜寂寞尤難好景是迷離桃花莫被漁翁誤秋在斜風細雨時蘇東坡游道場山何山詩云道場山頂何山麓上徹雲峯下幽谷我從山水窟中來尙愛此山看不足陂湖行盡白漫漫靑山忽作龍蛇盤山高無風松自響誤認石齒號驚湍山僧不放小泉出屋底淸池照瑤席堦前合抱香入雲月裏仙人親手植出山回望翠雲鬟碧瓦朱甍縹緲間白水田頭問行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鶻鳴夜半我今廢學不歸山山中對酒空三歎蘇舜欽游何山詩云今古何山是勝游亂峯縈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石礙飛泉咽復流徧嶺烟霞迷俗客一溪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士先衰老底事孤僧亦白頭孫一元晚晴眺昇山絕頂詩云石磴天風笑語淸捫蘿直上思猶輕斷虹收雨靑山出白鳥弄波斜日晴跡學漁樵成久業身隨麋鹿長高情兵戈滿眼眞何意只漫蓬蒿過一生劉伯溫峴山晚眺詩云湖上淸溪溪上山小亭結構俯人寰窗中樹色宜晴雨門外灘聲自往還吸月樽深浮玉近采蓮舟去碧波閒春蘭秋桂年年好憔悴風塵滿厚顏趙子昂游弁山詩云出郭聞鶯語穿林散馬蹄澗松何鬱鬱春草自萋萋白石那堪煮丹厓倘可梯平生愛高興只合此幽棲竹色迷行徑松聲洶座隅水淸花自照風煖鳥相呼飲罷思棋局歌殘缺唾壺重來瀟灑地聊足慰須臾讀之恍如身臨其境矣

方外能詩者頗夥廬山修梅上人工詩善畫梅常往來羅浮峩眉間所詠古梅詩人爭誦之先夫子以補情圖令題詩云天生至情人善把情天補志願了三生缺憾彌千古笑我參情禪參得蒲團破情話喜逢君補衲燈前坐亦流利可喜

秀水朱琴香女士歸蕭山陳伯輔爲室余表嫂也工詩畫美容色柏舟早賦丸熊課子有歐母風爲先夫子題補情圖詩云南北東西四望愁青天碧海思悠悠水流仍合刀難斷月缺重圓斧借修餘味要從詩外覔色身同現畫中留英雄兒女兼仙佛此願如何竟得酬偶然感觸便纏綿生死難償未了緣鬼哭曾傳倉頡制神功分奪女媧權樂除名敎原無地恨到長離別有天從此人間留缺陷憐他銜石海空塡塵世茫茫總可哀憑空感慨自中來誰敎一往深無極其奈千絲解不開夢戀奇溫姜被臥詩吟飛絮謝庭才紅閨臭味芝蘭契斑管生花續玉台久厭繁華謝綺羅長齋綉佛病消磨從頭結習三生懺彈指流光一夢過夜雨寒燈愁壓線秋風茅屋感牽蘿此身留憾無窮在惆悵披圖鬢欲皤悲涼蘊藉想見其人

席佩蘭女士爲隨園女弟子中傑出者、其柳絮詩云不如點入桃花水化作浮萍轉得圓寄衣曲云去時寬窄難憑准夢裏尋君作樣看楊花云迎風欲舞佳人態到處爲家蕩子心古鏡云對君原是我知爾閱多人十五夜月云萬古不磨惟此鏡百年幾度是今宵風華綺麗的是可人

鑑湖女俠秋瑾女界之偉人也喜作男子裝晤予於海上天足會女校出其黃海舟中感懷詩見示悲壯淋漓令人擊節不置詩云片帆破浪踄滄溟回首河山一髮青四壁波濤旋大地一天星斗拱中庭千年劫燼灰全死十載淘餘水尙腥海外神仙渺何處天涯涕淚一身零聞道當年鏖戰地至今猶帶血痕流

馳驅。戎。馬。中。原。夢。破碎。河。山。故。國。羞。領海。無。權。悲。索。寞。磨刀。有。日。快。恩。仇。天風。吹。面。冷。然。過。十萬。雲。烟。眼。底。收。感憤云。莾莾神州嘆陸沉。救時無計愧偷生。搏沙。有。愿。興。亡。楚。博浪。無。椎。擊。暴。秦。國破。方。知。人。種。賤。義高不礙客囊貧。經營恨未酬同志。把劍悲歌涕淚橫。頗似老杜哀時之作。

永嘉曾小石先生。家松台山上。有林亭池沼之勝。所謂怡園也。暇與友飲酒賦詩。摹搨金石。頗得天趣。春夜云。夜靜天無雲。清氣襲人骨。露華。漸。以。滋。洗出。松。間。月。宿鳥鳴高枝。藤花墮微雪。翹念素心人。彈琴候林樾。秋日晚眺云。平原。落。日。牛。羊。下。古木。西。風。獨。雁。飛。睡起云。樹色過新雨。蟬聲滿夕陽。夜感云。三月春從花外盡。一燈。愁。向。雨。中。生。菊花枕云。鬢香。入。夜。花。同。夢。虫語。驚。秋。月。半。床。臥游。栗。里。皆。仙。境、冷抱。秋。心。入。醉。鄉。榻上。看。山。支。午。倦。琴邊待月倚秋涼。皆輕倩可愛。

檇李金婉雲。女中不櫛士也。詩學長慶體。其作劉節婦行云。君不見南山松柏鬱嶙峋。不同桃李鬥芳春。藎臣丰骨千鈞石。慷慨捐軀有幾人。揮毫獨愛闡名教。奇節傳來玉關道。漫嗤。輕。薄。是。烟。花。烟花。苦。抱。冰。霜。操。將軍家世溯汾陽。座列金釵十二行。緩帶輕裘羊叔子。奉恩持節鎮邊疆。中興飛將驚回紇。願瀝丹誠勤報國。東山絲竹未忘情。後庭檢點鴛鴦牒。衆中誰最艷情深。姽嫿嬌姬數卯金。錦幃雙重藏麗質。濤箋十幅獻清吟。軍書旁午勞纖手。虎帳談兵隨左右。方期壯志靖邊塵。封侯金印懸於肘。鵬鳥俄飛細柳營。將星墮地三軍驚。旌旗掩映愁雲黯。角聲夜挾悲風鳴。魂飛白草黃沙月。握手叮嚀難訣絕。沅芷湘蘭命不辰。一曲離鸞淚凝血。血灑麻衣卸綉襦。三年恩寵與人殊。身親桴鼓憐紅玉。志傲冰霜仿綠珠。志決身殲無所惡。芙蓉。膏。濺。芙。蓉。面。明璫翠羽出靈帷。貞心割與賓朋見。毅然一死尚嫣然。笙鶴遙空玉化烟。

應有英魂下箕尾同驂鸞翮翔霞天。吁嗟乎。將軍盡瘁終王事。烈婦完貞殉夫死。芳徽詠遍萃瑤琳。忠烈千秋照形史。

鷗波亭前有二石。一曰沁雪。一曰垂雲。垂雲流落人間。沁雪爲海虞錢氏所得。白石翁作圖系之以詩云。亭前峙奇石。尤可當一障。沁此萬古雪。亘地氣魄壯。蒸雲勢欲斬。得月神更王。妙擬軼仇池。潤未下雪浪。刓鑿天借巧。胸次見洞宕。孤立宜有隣。雅許修竹傍。風雨不敢泐。刻名久無恙。寶此一夔足。磥砢不多尙。貞德允配主。白衣又呼丈。我見便欲拜。良信米非誑。聊與貌高古。敢有愚公妄。古樸有味堪與沁雪共千古矣。

吾鄉德清吳羌山。縣中最高峯也。登臨四眺。全縣在望。山頂一寺。又號乾元。故俗又呼爲乾元山。曲徑縈回。松竹交翠。境頗清寂。每值春秋觀音誕日。紅男綠女頂禮者甚衆。余懷有登吳羌山詩。一氣呵成。足傳千古。詩云。萬疊靑山一縣秋。乾坤寥落放孤舟。我來何處風吹帽。僧住高峯雪滿樓。紅樹幾村迷路遠。黃花無語向人幽。豈知太守揮毫後。更有題詩在上頭。

近人有五禽言詩。新穎可喜。詩云。泥滑滑。泥滑滑。舉步先宜子細察。道途近日更崎嶇。一朝失足終難拔。泥滑滑。行不得也哥哥。行不得也哥哥。可知平地有風波。好向穩中尋活計。莫從險處逞干戈。行不得也哥哥。不如歸去。不如歸去。蓬飄梗斷終堪慮。三椽草屋一床書。團聚天倫笑和語。不如歸去得過且過。得過且過。但願不寒兼不餓。三餐疏食莫嫌麤。一領布衣休道破。得過且過。提壺盧。提壺盧。休管旁人笑酒徒。興至不妨邀月伴。醉時何必倩花扶。提壺盧。春去了。春去了。駒光過隙尋偏杳。食奔衣走古今人。回頭

可惜韶光老春去了

明季陳臥子以節義著其詩才亦自不可及集中警句云禁苑起山名萬歲復宮新戲號千秋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當竹林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七月星河人出塞一城砧杵客登樓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感慨蒼涼神似老杜

至人無夢庸人多夢余常有夢然夢境迷離醒卽易忘憶惟廿年前客武林寓於湖上俞樓時值孟夏風和日煖綠暗紅稀日棹瓜皮艇與二三女友作探幽之舉洗盡塵俗襟懷一清一日薄暮游孤山歸共飲於樓外樓醉歸卽寢夢中惝怳似此身仍在孤山深處有一老叟以詩索和余卽步其韵詩成方欲有言忽鶴唳一聲心悸而醒則天已明矣夢中詩仍歷歷在心亟錄之不少一字詩云青捲松濤雲萬壑藥苗採罷閒調鶴月明樹底撫清琴風過刺桐花亂落惟原作只記次句老梅壓雪冷侵鶴七字而已噫亦奇夢也

烏韭在屋者曰昔耶卽瓦松也梁文帝詩云依簷映昔耶近人詩云昔耶經鳥啄點增落輕翠昔耶之名頗奇

廢物贅語

端午橋撫鄂時。一日有丐婦上謁。自云籍鳳翔。姓應名素娟。遭水患全家淹死。己以漂流得生。沿路乞食至鄂尋親不遇。少知文字。能作韻語。端令作自述詩。婦提筆卽書云。蕭條行李此經過。只爲天災苦折磨。蹈破繡鞋埋雨水。飄殘雲鬢受風波。沿門乞食推恩少。掩面求人忍辱多。遙望故鄉何處是。夕陽回首淚滂沱。適門下士黃幹新賦悼亡。端爲主昏。具裝奩以嫁之。端于辛亥死難。黃夫婦聞而痛哭。爲之設位以奠焉。

蕙香閣豔屑

沽上徐張蕙如輯

司馬温公西江月詞云。寶髻忽忽梳就。鉛華澹澹妝成。青烟紫霧罩輕盈。飛絮遊絲無定。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靜。趙德麟云。温公之剛風勁節。聳動朝野。疑具金心鐵意不能吐婉微詞。今觀此闋。自覺風情不薄。陽春白雪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玉樓春一詞。贈李督監侍兒。是夕歌六幺詞曰。十年目斷鯨波闊。萬里相逢歌怨咽。髻鬟春霧翠微重。眉黛秋山烟雨抹。小槽夜滴眞珠滑。斷送一生花十八。醉中扶上木腸兒。酒醒夢回空對月。澹菴長短句

世傳魏野嘗從萊公遊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遊。見萊公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獨否。塵昏滿壁。時有隨行官妓頗慧黠。卽以袂就拂之。野顧萊公笑詠曰。世情冷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青箱雜記

張子野詠美人吹笛。醉落魄後半闋云。朱脣淺破櫻桃萼。倚樓人在闌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張子野詞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卻恐青青有盡時。

張子野老於杭。多為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群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為作詞也。後山詩話

張子野減字木蘭花詠舞一作贈妓詞云。垂螺近額。走上紅茵初趁拍。又晏小山詞云。垂螺拂黛青樓女。又云雙螺未學同心綰。已占歌名。又云紅窗碧玉新名舊。猶綰雙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覺未多。按垂螺雙螺。蓋宋時角妓未破瓜時髮飾之名。詞苑叢談

張子野玉仙觀道中逢謝媚卿。有謝池春慢詞。其後半闋云。塵香拂馬。逢謝女城南道。秀豔過施粉。多媚生輕笑。鬭色鮮衣薄。碾玉雙蟬小。歡難遇。春過了。琵琶流怨。都入相思調。張子野詞

連應山文鳳有贈賣花湖妓一絕云。春來不惜買花錢。客醉青樓月在天。欲盡樽前歌舞意。湖頭已有早開船。百正集

楊冠卿有代人書扇好事近二小詞。第一闋云。晚起倦妝梳。斜嚲翠鬟雲鬢。手撚花枝一笑。問青鸞音信。繡簾慵捲玉鉤垂。風篁奏餘韻。燈花黃昏院落。報雕鞍人近。客亭類稿

晁次膺嘗即席贈歌舞妓云。尋常只有司空見。咫尺寧憂丞相嗔。雅不減張杜骰子裏手之句。漫叟詩話

武衍湖亭席上贈商素詩。一曲春風已擅場。淺顰低囀更傳觴。令人憶殺香山老。舊日玲瓏也姓商。適安藏拙稿

汪元量號水雲。以善琴受宋主知。隨三宮留燕。後為南歸。囊在蜀日。有歌妓許冬冬携酒郊外小集。詩益州歌妓許冬冬。客裏相逢似燕鴻。醉擁蜀琴抽白雪。舞迴班扇割西風。山魚野蔬荒村裏。浪蕊浮花古寺

中偶爾流連借餘景出門一笑夕陽紅。水雲集

有名妓侍宴開府一士訪之相候良久遂賦玉樓春一詞投諸開府詞曰東風捻就腰兒細繫得粉裙兒不起看來只管掌中行怎教在燭花影裏酒紅應是鉛華退暗疊損眉峯翠夜深著緉小鞋兒靠那個屏風立地開府見此詞喜其纖麗呼士人以妓與之詞苑叢談

張文潛喜營妓劉淑女詞苑叢談作漱奴爲作詩曰可是相逢意便深爲郎巧笑不須金門前一尺春風髻窗外三更夜雨衾別離從教燈見淚夜船惟有月知心東西芳草渾相似欲望高樓何處尋又云未說蝤蠐如素領固應新月學蛾眉引成密約因言笑認得眞情是別離尊酒且傾濃琥珀淚痕更著薄臙脂北城月落烏嗁後便是孤舟腸斷時侯鯖錄

賀方回眷一姝別久姝寄詩云獨倚危闌淚滿襟小園春色懶追尋深恩縱似丁香結難展芭蕉一寸心賀用所寄詩成柳色黃詞一作石州慢有欲知方寸共有幾許清愁芭蕉不展丁香結之語能改齋漫錄

聶勝瓊長安妓歸李之問有鷓鴣天寄別李生詞云玉慘花愁出鳳城蓮花樓下柳青青樽前一唱陽關曲別箇人人第五程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情枕前淚共階前雨隔箇窗兒滴到明詞綜

宮闈小名錄聶勝瓊長安妓李之問暱之爲細君促歸聶寄詞云枕前淚共簾前雨隔着窗兒滴到明妻於篋中搜得之大喜遂出粧奩資爲夫取歸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性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盼之書也墨莊漫錄

張叔夏長相思贈別笑倩。（別本作書寄笑倩柔香以致別意）詞云。去來心。短長亭。只隔中間一片雲。不知何處尋。悶還顰。恨還顰。同是天涯淪落人。此情烟水深。又有贈笑倩好事近一詞起句云蒨倩（一作愁倩）滿身雲。酒暈淺融香頰。又收句云伴撚花枝微笑溜晴波一瞥。蓋中寓其名也。（山中白雲詞）

詞律載毛滂剔銀燈詞云。簾下風光自足。春忽到席間屏曲。瑤甕酥融。羽觴蟻鬬。花映鄢湖寒綠。汨羅愁獨。又何似紅圍翠簇。聚散悲歡箭速。不易一杯相屬。頻剔銀燈。別聽牙板。尙有龍膏堪續。羅薰繡馥。錦瑟畔低迷醉玉。按原題云賦侑歌者。蓋澤民自製曲。故卽以本詞句爲名。正是此調鼻祖。次句春忽到。葉小庚天籟軒詞譜無忽字。花草粹編同。（詞律補注）

東坡嘗飲一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間有一善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士特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翩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赧然不悅而去之。（遯齋閒覽）

夏均文嘗言詩之比類。直要相停。嘗與客泛舟。載肥妓而飮濁酒。其詩曰。蟻浮金椀滿。妓壓畫船低。（詩話雋永）

香祖筆記錢武肅王目不知書。然其寄夫人書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不過數言。而姿致無限。雖文人之筆。無以過之。東坡演之爲陌上花絕句云。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猶歌緩緩歸。

王荊公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司馬温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

嘗會僧廬。公往迫之。（涇確類書作王荆公往迫之）使妓踰牆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其事。公戲之曰。（涇確類書作王荆公爲集句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暫偸閑臥老僧床。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牆（後山詩話）

東坡九日在舟中。望見魯少卿在吳山有美堂攜妓而飲。遂作二絕戲之曰。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髯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曰西閣珠簾卷落暉。水沉烟斷佩聲微。誰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東坡譏之。（武林紀事）

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容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團茶。予題其後云。色映宮妹粉。香傳漢殿春。團團明月魄。却贈月中人。（侯鯖錄）

范成大吳郡人也。所居石湖。在太湖之濱。有酒邊二絕詠歌姬之作。詩云。團扇香中嫋嫋風。斷腸聲裏看羞紅。不次過處催乾盞。聽徹歌頭盞自空。又云日長繡倦酒紅潮。閑束羅巾理六么。新樣築毬花十八。丁寧小玉謾吹簫。（石湖集）

太守閭邱公顯致仕居姑蘇。坡公飲其家。出後房佐酒。有懿卿者。喜吹笛。公賦水龍吟贈之。後闋云。間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倚窗學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嚼徵含宮。引商流羽。一聲雲杪。爲使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詞苑叢談）

韓淲字仲止。元吉之子。夜飲潘舍人家。有客攜家妓來歌。因賦浣溪沙云。小雨初晴作社寒。月嬌花院篆香殘。杏顋桃臉黛眉彎。歌拂燕梁牽客恨。醉臨鸞鏡怕人看。良宵春夢繞屏山。（澗泉詩餘）

妙奴者。錢塘陳令舉家小鬟也。令舉宴秦少游。出以佐酒。少游贈之詩云。西湖水滑多嬌娘。（淮海集娘作嬙）妙奴

十二正芬芳肌膚雪（雪作晳）。白髮脚長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宴侍簪裳。皎如華月墮滄浪。又末二句云妙奴勿倦侑羽觴。主人正欲遊醉鄉。西湖游覽志餘

張文潛有詠海棠詩註云。晁二家去歲海棠花開。晁二呼杜卿家小娃歌舞花下。痛飲。今春花開。復欲招客而杜已出守。戲以詩調之。頗疑蜂蝶過鄰家。知是東牆去歲花。駿馬無因迎小妾。鴟夷何用强隨車。海棠譜

趙德麟令時浣溪沙詞云。穩小弓鞋三寸羅。歌脣清韻一櫻多。燈前秀豔總橫波。指下鳴琴清杳渺。掌中回旋小婆娑。明朝歸路奈情何。題注劉叔平出家妓八人絕藝。乞詞贈之。脚絕歌絕琴絕舞絕。聊復集

曹邍號松山。齊天樂和翁時可悼故姬前半闋云。翠簫聲斷青鸞翼。心期鈿釵誰表。夜燭銀屛。春風粉袖。猶記琵琶斜抱。瑤池路杳。恨巫女回雲。月娥沈照。漫說蓬萊。玉環花貌夢難到。詞綜補遺

東坡在惠州。與朝雲閑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悽然有傷秋之意。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將轉。淚滿衣襟。公詰其故。答云。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緜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也。公大笑曰。吾方悲秋。汝又傷春矣。遂罷。後朝雲死。公終身不復聽此詞。東坡集

東坡集東坡蝶戀花詞云。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遶。枝上柳緜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消。多情卻被無情惱。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盛開。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闐駢。有老妓題詩壁云。曾趁東風看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臘粉憐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楓窗小牘

劉壎湘靈瑟小調。感故妓作也。題注故妓周懿葬橋南。詞曰。酸風冷冷。哀笳吹數聲。碎雨冥冥。泣瑤英。花心。路芙蓉城相思幾回魂驚。腸斷墳草青。水雲村吟稿

豫章洪玉父炎。黃山谷之甥。有侍兒小九。知書。能爲玉父檢閱。甚愛之。嘗月夜携登滕王閣。玉父賦詩云。桃花亂打散花樓。南浦西山送客愁。爲理伊州十二疊。緩歌聲裏看洪洲。後因兵亂失之。玉父悵恨不已。又和前詩云。西江東畔見江樓。江月江風萬斛愁。試問海潮應念我。爲將雙淚到南洲。堅瓠集

寇萊公有妾蒨桃。公自相府出鎮北門。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鍾獨酌。令歌數闋。公贈之束綾。歌者未滿意。蒨桃自簾內窺之。立爲詩二首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豔歌。翰府名談

青箱雜記。昔徐温子知訓在廣陵。作紅漆柄骨朶。選牙隊百餘人。執而前導。謂之朱蒜。

俗傳呂洞賓戲妓白牡丹。非也。乃宋人顏洞賓耳。顏洞賓亦係散仙。西圃叢辨

東坡贈陳公密侍兒云。夜來綺席親曾見。此本即席所賦。而下夜來字。却是隔一日。滹南詩話

陶穀贈歌妓秦弱蘭風光好。有鸞膠續斷絃之句。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煮鳳喙及麟角。煎作膠。名爲續絃。能續弓弩絕絃。却非鸞膠。豈其誤耶。不如杜詩麟角鳳嘴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蘆浦筆記

蘇翠。建寧人。淳祐間供奉樂部。善寫墨竹。亦工梅蘭。扶疏朗潤。曲盡其致。頗自矜貴。每圖成。必以八分書題之。繪事備考

楊蟠宅在錢塘湖上。晚罷永嘉郡。浩然挂冠。每從親賓乘月泛舟。使二笛婢侑尊。悠然忘返。沈注贈一闋有曰。竹閣雲深巢居人。闃幾年湖上音塵寂。風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聞雙笛。人咨賞其清逸。泊宅編

邕有和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云。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凰飛。李于鱗稱此一聯與小許公作爲兄弟。全唐詩話

謝疊山云。王昌齡長信宮詞。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怨而不怒。有風人之義。

賈浪仙詩。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二句爲平生之冠。全集不載。坡詩引用之。書蕉

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許彥臣詩話

永叔語人曰。修在三峽賦詩云。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先下句則上句不見佳處。併讀之便覺精神頓出。西清詩話

王荆公之女適吳安持。有寄父詩云。西風吹入口窗紗。色應秋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輟耕錄

杜小英有死節詩云。當年繡閣惜如珍。何事褰裳逐水濱。寄語雙親休眷戀。入江猶是女兒身。此等詩實有關於風化。後人須諷誦之。詩純

古人詠新月詩甚多。獨一閨秀作有云。天邊怕看如鉤月。鉤起新愁與舊愁。融景於情之中。極佳。雪濤詩話

余喜毛稚黃西施絕句云。別有深恩酬不得。對君歌舞背君啼。此意未經人道過。漁洋詩話

姚鸞秋閨詩曰。菊花人共瘦。楓葉淚俱紅。末句用灼灼以軟絹帕裹紅淚寄所知事也。謝氏詩源

桐溪有農人夜泊水閣下。聞女子哭聲。曉起覓視。灰燼中拾一小枕。歸而枕之。輒有所見。其兄駭甚。剖其枕。得一繡帕。上刺蝴蝶二。幷海棠一枝。隙處有詩云。相思無益莫相思。月夕花晨强自支。蝴蝶不知人意苦。雙雙飛上海棠枝。農人卒爲所蠱。淹忽而沒。耐冷譚

廢物贅語

清道咸時。吾鄉有卞太守者。黑頭解組。行樂及時。家有美婢數十人。其一名寶珠者。尤慧。能歌長恨歌。春秋佳日。歌以侑酒。按節協音。抑揚盡致。太守旋于吳門娶得一妾。寵愛殊甚。一日酒酣。仍命之歌。寶珠笑而不應。促之。則曰婢子已忘却。只記得從此君王不早朝七字而已。太守亦爲莞爾。

滑稽叢話

吳興俞佳鈿女士輯

世傳朱全忠作四鎭時。一日與賓佐出游。全忠忽指一方地曰。此可建一神祠。試召一視地工驗之。而召工久不至。全忠怒甚。見於辭色。左右皆恐。良久工至。全忠指地視之。工再拜賀曰。此所謂乾上龍尾地。建廟固宜。然非大貴人不見此地。全忠喜。薄賜而遣之。工出。賓僚或戲之曰。爾若非乾上龍尾。當坎下驢頭矣。東北人謂砍伐爲坎。明道雜志

唐沈亞之嘗客游。爲小輩所試。曰。某改令書俗各兩句。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東行西行。遇飯遇羹。亞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婦。不當婁羅。摭言

唐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紳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渡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答之曰。假金只用眞金鍍。若是眞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摭言

唐郎中南卓與李修古親表兄弟。李性迂僻。卓常輕之。李俄授許州從事。奏官勅下時。許帥方大讌。忽遞到開角。有卓與李書。遂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卓二十年表兄弟。多蒙相輕。今日某忝爲尙書賓幕。又奏署勅下。遽與某書。大奇。及開緘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見李修古上除。因帥請書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慙甚。盧氏雜說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調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餓猫臨鼠穴。饞犬舐魚砧句。爲中書令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爲蜀王建所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猫鼠狗子也。人聞而笑之。北夢瑣言

濠州西有高唐館。俯近淮水。御史閻欽授宿此館。題詩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勝陽台。今朝寓宿高唐館。神女何曾入夢來。有李和風者至此。又作詩曰。高唐不是這高唐。淮上江南各異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殺楚襄王。鑒戒錄

皮日休賦龜詩嘲歸氏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以姓嘲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團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全唐詩話

尙書右丞陸餘慶轉洛州長史。其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觜頭硬。一朝受詞詔。十日判不竟。送案稿下。餘慶得而讀之曰。是必那狗。遂鞭之。朝野僉載

五代

韓熙載性好詼浪。有投贄太荒惡者。熙載使妓炷艾熏之。俟來卽歸之。出乃嗅之曰。子之卷軸。何多艾氣。聞者大笑。讀書鏡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相褊急。遽回顧小吏曰。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鎭服百僚。歸田錄

李茂貞居岐。以地狹賦薄。下令榷油。因禁城門無內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笑曰。臣請並禁。明月。賢奕篇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廬陵。利用性樸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目爲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悖之。爲先聖之罪人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冑。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渚。其僕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故勞心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撻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遨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每於宴語。必道此以爲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窀穸。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餬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之曰。自覽哀感。冀閔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欷歔。弔者於是失笑。會鄰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猶倚陳平之戶。竊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才調鄙俚。多類優俳。故凡六上不第。一夕晏寢而卒。年六十。馬令南唐書

宋

李筠稍知書頗好調譃。初名榮。避周世宗諱。將改之。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笑。宋史周三臣傳

崇義爲學官。掌禮儀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聵。攀龍即作聾。雖然三個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卽云。勿笑有三耳。全勝耑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其機捷而不失正。眞儒者之戲云。聶崇義傳

如京使柳開。與處士潘閬。爲莫逆之交。而尙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淮揚。潘先世卜居於彼。迎謁江涘。因偕往傳舍。止於廳事中堂。扃鐍甚秘。怒而問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已十稔矣。柳曰。我文章可以驚鬼神。胆氣可以讋奝夏。何畏哉。卽啓戶掃除處中而坐。閬潛思曰。豈有人不畏鬼神乎。乃託事告歸。柳公獨宿。閬出門。蜜謂驛吏曰。柳公我之友也。常輕言自衒。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閬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獸牙。被髮執巨箠。由外垣而入。據廳脊俯視堂廡。是夕月色倍霽。洞鑒毛髮。柳曳劍循階而行。閬忽變聲呵之。柳悚然舉目。再呵之。似覺惶懼。據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賜恕之。閬遂疏柳生平不法之事。厲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急行。柳皇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閬徐曰。汝識我否。柳曰。塵土下士。不識聖者。閬曰。只我便是潘閬也。柳乃速呼閬下。閬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潛遁。柳以慙恧詰朝解舟。續湘山野錄

漁隱叢話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後一倚伴。晏會中行令曰。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便曰。

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醋葫蘆唾玉集

韓浦韓洎晉公滉之後咸有辭學浦善聲調洎能爲古文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繩樞草舍庇風雨而已予之文是造五鳳樓手浦性滑稽竊聞其言因有親知遺蜀牋浦作詩與洎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談苑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餘步乃得直舍隱于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世說補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卽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或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拊掌錄

餘干有王德者僭竊九十日爲王有一士人被執作詔云兩條脛脡馬趕不前一部髭髯蛇鑽不入身座銀校之椅手執銅鎚之鎟翡翠簾前好似漢高之祖鴛鴦殿上有如秦始之皇一應文武百官不許著草履上殿王德就擒此士人得以作詔免貴耳集

林逋隱居西湖嘗敖許洞洞作詩嘲逋云寺裏啜齋飢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鼈縮頭則逋在當時亦不滿於輿論甚矣賢才處世之難也委巷叢談

朝士有藏古鏡者。因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何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呂蒙正傳

眞宗東封。訪天下隱士。得杞人楊樸。上問曰。卿臨行。有人贈詩否。對曰。臣妻一首云。更無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使之復還山。談苑

石中立字曼卿。初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次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爲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後試舘職爲直學士。性滑稽善戲謔。嘗出馭者又失鞍。馬驚。曼卿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後遷郎官。有上官弼郎中勸以謹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又改授禮部郎中。時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詳鍊。故授此職。宜減削詼諧。對曰。某授誥云。特授禮部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減削。天禧爲員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觔。率同列往觀。或曰。吾輩參預郎曹。反不及一獸。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並耶。續除參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宣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寺水。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談苑

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前湖夜。軒牕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曬作胡盧巴。又詠上元夜游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續詩話

翟資政公巽喜嘲謔。初爲秘書郎。同列多見侮誚。時俞尚書卓亦同在省中。嘗會飮。明旦。翟自外至。抗聲

間曰。俞卓安在。衆愕然。俞亦自失。翟徐曰。吾間。昨夕。餘瀝。欲復飲耳。衆始大笑。他日或諫止之。翟曰。同列相嘲戲。三館之舊也。吾欲修故事耳。豈得已哉。平日談論。喜作文語。雖對使令亦然。爲中書舍人時。後省有庖者。藝頗精。翟亟稱之。後更懈怠。衆以尤翟。曰此小人也。而公數稱獎之。故令如此。公自治之。翟不得已。呼使前。責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致疎慢如此。使衆人以驕灌夫之罪歸汝。丈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竟不解爲何等語也。却掃篇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歸田錄

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旂閒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訊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續詩話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押班。常至日晬。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續詩話

郎中曹琰。亦滑稽辯捷。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寺閣云。下觀揚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座中無不大笑。靑緗雜記

校女州神海上

E調 國 恥 歌 二四

一　三三三四　三二二五　二二　三四六

請　大家記取　今年痛史　獅睡　拂撿到

要　報仇雪恥　殊非難事　祈君　磨盾擐

六五一　三三三四　三二二五　二二　四三二

蟲豸貞　觀旌—旗　嘉靖世錫　當時　蕞爾東

戈起萬　里鯨—馳　三洲虎戰　行看　血浴扶

二一五　一一一一五　六五三　三二六

藻耳甲　午以後爲鶚　爲鷗閫　左右遼

桑紫便　巾國中豈無　豪士秦　總管洗

六五五　一一一一五　六五三　三一　三二　一

東西毀　室取我一子　雪恥不　自由　毋甯　死

夫人英　雄有先一例　九日或　忘有　如白　水

香豔詩話

莊紉秋

樊樊山先生工於綺語。時袁漸西先生昶卜妾秦淮。樊山作詞調之。調倚（高陽臺）其詞曰。雀桁開花雉堞秋草渠儂不解傷春墮策閒坊一株紅柏遮門十三樓下秦淮碧側烏紗親訪桃根謾銷魂三十年來此度纔眞蕭郎四九頭先白要藍羅小袖早暮看承玉女維摩相逢總是禪人短轅長柄知何用料春風不齎倉庚問香名不喚朝華定喚朝雲再寄爽翁。二解調倚（鵲橋仙（明眸翦水仙肌勝雪相遇莫愁湖畔山房蒲褐冷於冰怎奈得摩登低喚仙風道骨餐芝服散百歲纔過一半再過三十五春秋更買取鶯鶯燕燕張子野八十五歲買妾見坡詩

吳梅村先生詞最耐人尋味。其春思詞曰。門外青驄騎山外斜陽樹蕭郎何事苦思歸去去去燕子無情落花多恨一天憔悴私語牽衣淚醉眼偎人覷今宵微雨怯春愁住住住笑整鸞衾重添香獸別離還未此詞有語必妍無垂不縮余生躭綺語每自懺悔顧美人香草悱惻纏綿雖未必果有所懷而眼底空花夢中沈痼躊躇往復殆不勝情

梅村先生又有春思詞曰。眼底桃花媚羅襪鉤人處四肢紅玉軟無言醉醉醉小閣迴廊玉壺茶暖水沈香細重整蘭膏膩儉解羅襦緊知心侍女下簾鉤睡睡睡皓腕頻移雲鬟低擁羞眸斜睇此調更耐人尋味殆洪北江所謂生疎樓閣生疎意恰耐渠儂百日思者矣

余又有寄甄翹雲詩曰。漏斷燈昏月又斜深深樓閣雨如麻悄捫屈戍緘愁思低蹙金蓮憶綺霞寶帳高

垂天影曙衣香暗襲水沈差夢餘繡被迴身讓未許挑縈賦落花一事思量最惱人五更未曉夢生嗔臣冠草草牽釵玉絮語綿綿鎖翠茵後約何期懸七夕他生未卜記殘春自嫺宋玉高唐賦雲雨淒迷夢未伸

余有本事詩曰萬花如霧亦如煙百囀千啼色黯然未必鄉親憐蘇小最難逝水逐吳船衣冠優孟今何在綦履蕭條昔未捐咫尺烽煙江上望蘭陵城畔月初圓此行眞個欲銷魂媚語嬌慵意莫論鬟影支離驚倩女衣香綷縩憶王孫幾多恨事成因果最惜佳期阻石源酒未薰殘衣未浣傷心天壞說寒暄青衫落拓猶憐我白首牢騷尚有人同是天涯貧病客已多一去不回春河山無恙花先發雲雨荒唐淚未伸聞說景陽宮漏永朔回依舊染香巾同心人尚在藍洲說與微波託蹇脩色子評逾緋二級（是夕觀雙搖會戲劇）周郎名尚赫千秋（並觀周永棠媚香樓雙齣）迢迢金鯉緘遺恨渺渺銀河感逸愁誰向宮人談天寶蕭疏幕府白盈頭廣場葦箔憶秋娘涕泣當年擫笛牆泡幻空花驚蝶影冶容弱柳殢千行叢殘紅粉增哀怨粧點青衫誌國殤（梅蘭芳最擅長青衫）盈丈氍毹歌一串珠喉瀝瀝和鶯簧

樊樊山先生工爲綺語嘗作山江紅詞（序云李越縵師詞寫有美人抹胸一闋定稿時乙去余近得淇泉書（即沈學使衙）述同治間三山學使試鄜州其閨人手書促歸媵以紅袜學使遽以試事屬州刺史移病還閩偕老焉因和此解以廣本事並附越縵詞於後樊山詞曰探香手懷無奈是紅牆遮隔還偸覷嬌兒吮乳緋霞界雪腰襻密圍金縷帶領巾連綴魚文纈罩淡羅衫子越分明桃花色花露灑香球爇芳汗透冰肌貼話三山舊事佩纕親結書字一針蘇蕙錦淡痕雙寄鄜州月願展爲繡被覆鴛鴦通身熱李

越縵先生慈銘原作云窄窄纖袿恰掩映蘭襟深處還惹得絲絲香細繡襢微炷粉葉薄黏金鳳翼紅椒對吐銀鶯咮認一痕珠絡領巾斜春心露襯背被侵腰素欣慰貼都如許望紅牆一抹閒情能賦香汗暖蒸重錦角玉酥隱起纖羅縷間檀郎可解護温馨痴情訴

樊山又和越縵先生美人鞵尖詞曰一捻輕紅恁纖細不禁捉搦還憶得倒提金縷珍珠欲滴碧蔔侵莎剛露穎紅蓮出水纔勝筆認中間一道蹙金梁朱絲直瞞不過芳苔迹遮不住湘裙隙任桂榴雙繡纖於黍粒窺客蹴開珠箔線聽歌點落雕欄漆（二句的是鞋尖之尖字）似藕花風颭小蜻蜓依人立綺旋温馨讀之令人意餳神遠

余嘗有無題詩曰手把菱花仔細看佩環隱約見雲端似聞天上羊車過不信人間燕語殘斟酌素波研錦盒遲回紅燭鏤銀盤義山已老香山逝愁煞南華秋水觀信有傳神阿堵姿春宵瞥眼欲何之綢繆已證千秋業款洽難忘十日思强說塵緣拋玉影苦無形跡託瑤枝樓臺重疊明釭燼望斷垂楊誌別離一笑纔逢璧玉人悄無言處亦生嗔河山破碎荒唐夢花絮迷離困頓身爭說朝雲歸海表別携絡秀賽芳春湘波咫尺寒馨寂太息傳箋語未伸是耶非耶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余又有無題詩曰西江潮水煎愁急北苑箏琵帶醉聽幕府井梧太蕭瑟回頭不見曲江青頓老琵琶事有無搔頭細想玉蟾蜍花風廿四從今數暮雨徐娘夜入吳出水紅菱舊典型挑檠夜雨一燈青逢人便說蕭郎逝凄絕人間曲可聽大家丰範憶前朝十索香奩着意挑只恐夜深風露急春心日日逐江潮倚枕香鬟悄影眠圍爐長夜五更天銅龍滴盡更香燼不見寒鴉色黯然酒罷更殘每一諷詠及之不禁如

白傳之青衫淚下矣噫時非天寶地異板橋而芬芳悱惻之思如抽繭之絲愈推愈摯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夫豈無所爲而發耶

余又有本事詩曰依稀猶見掌中身彷彿雲英未嫁人前度劉郎躭綺孽再來崔護鏤芳塵紅綃待覓三生約白紵空傳一寸春省識佳期逢小至(時爲長至前一夕)疑雲誕雨亦生嗔國變時危汰逸詞南樓隱約繫人思空纏香霧研因果自懺柔情識苦悲(余好爲佛教悟澈語)歷刦紅羊烽火幻重臺青鳥汽車馳殘奩賸粉猶收拾望斷斜陽何所之憶別城西忽四年殷憂長說杞人天肺肝無計傾花蝶口血還疑託杜鵑拚擲金錢諧夢卜肯抛玉玦昧幾先成名我尙輸卿早蠟炬無灰淚亦然僕本恨人忽羅綺障躊躇往復殆不勝情

余好爲味蒓園之游嘗有詩曰驅車叢薄間隱隱見修竹香霧悄不明佩環在空谷長廊亘十丈響屧雜酒肉修眉復齲齒冶容誰膏沐中有一佳人蔚然秀芳菊鉛華非所御橫波澄雙目解佩漢江滸靡騁亦蹩躠徵詞誰與通賞心結幽獨世界莽風雲軒然起大陸汽機蒸以盪干戈日馳逐嗟我世外人長此爲雌伏不下憂時淚亦少秦庭哭塗抹惹香豔縱心慕清淑芳草美人思畀彼珠一斛夕陽已在山歸途戒僮僕紅燭對書幌擒詞散清馥昔林暾谷有游張園詩曰思先清曉車輪轉意共黃昏燭本關世界愁風復愁雨肝脾爲苦亦爲酸以余詩視之直如小巫見大巫矣

近人所作花叢豔史每多任意褒貶此等伎倆於古亦有徵焉唐崔涯與張祜齊名每題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措嘗嘲李端端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囪耳似鐺獨

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影迴。遙見二子。躡屐而行。道旁再拜。兢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一絕。以飾之。云。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見端端。揚州近日渾成錯。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豪富之士。復臻其門。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爲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爲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見范攄雲溪友議)噫。以視今之洋場才子。評花弄月。假小報爲恩怨之報酬者。何遽不相及耶。

廢物贅語

近於東筍堆中。檢得吳門吳懺情女士春日有感詩云。特裁新句寫牢愁。知己原難濁世求。恨不化身爲胡蝶。夢中栩栩自風流。三月窗前花正開。春光如駛歲華催。捲簾看到雙飛燕。無限心酸似嚼梅。又春殘云開到荼蘼春又暮。個儂心事不求知。女士名鈞才。不知其身世如何。讀其詩。幽鬱滿腔。怨而不怒。得三百篇温柔敦厚之旨。不圖於閨閣見之。

譯林

大鐙涂

中華圖書館簡要書目廣告

筆記遊記雜說部

書名	定價
明季南北略	一元五角
明季稗史	七角
明末野史	八角
明遺民錄	二元四角
繪圖綴白裘	三元
淚珠緣 初二三四五集	每集四角
社會小說自由女（印刷中）	
自由花（印刷中）	
宵光劍	五角
雍正劍俠奇案 前編三册	一元五角
足本繪圖聊齋志異（同文本）	二元
棲霞閣野乘	四角
夕陽紅淚錄	三角
石林燕語	五角
石林避暑錄話	一元
俞曲園瑣記	一元
隨園隨筆	五角
南野堂筆記	八角
瀟湘館筆記	四角
閱微草堂筆記	五角

書名	定價
女聊齋	六角
三異筆談	三角
景船齋雜記（印刷中）	
靜厂奇異誌（印刷中）	
吳門畫舫錄	三角
秦淮畫舫（印刷中）	
聊齋拾遺	三角
夜雨秋燈錄（印刷中）	
蘭茗館外史	四角
夢花雜誌	三角
鴻雪因緣	一元二角
唐人說薈	二元　洋紙本二元五角
情史	一元
觚賸	四角
薑露庵雜記	三角
漫遊記略	三角
徐霞客遊記	一元五角
隨園食單	一角
屑玉叢談（印刷中）	
豆棚閒話（印刷中）	

上海棋盤街中　電話二四五九號

歐戰艷屑

託爾斯泰夫人之愛國

爾爾譯

夫人蘇菲亞氏。爲已故俄國大文豪託爾斯泰伯爵之妻。伉儷間極相得。伯爵泰山北斗。望重一時。夫人亦淑德能文。洵不愧天生佳偶。伯爵逝世後。夫人心傷不已。謝絕塵事。由約斯納耶隱居於波利納耶之府邸。蒔花種竹。閉門而度悠閑養老之歲月。今年已古稀。精神尚矍鑠。茲因俄德戰雲忽起。夫人聞之。一片愛國熱誠。勃然激發。乃請願於俄政府。願爲軍中看護婦。不畏砲火猛烈之戰場。躬與其役。政府不允。則要求不已。務達其目的始止。噫衰年勇往。甘執斯役。夫人眞不愧爲伯爵之賢儷哉。

海外之花木蘭

紐特埠西報云。美墨之戰雲一起。本埠笠富悅街三十號。華人伍伯榮家有數女子。內有名亞梅者。昨亦親到招軍處。請准隨同軍隊前往戰地紅十字會。充當看護婦。料理義勇被傷之人。盡其女國民一分之義務。招軍處委員答以紅十字會事務。非彼所知。着該華女向紐約紅十字總會商請。有西報訪員因此往見該華女。該華女力言其志。據云伊乃爭參政之一分子。深信此次戰端。乃伊等女子求榮之機會。不當有遜於男子也。國家既不許伊等女子從軍。伊故欲往戰地。當一看護婦。希附末光云。

列蝶枯克之組織娘子軍

英婦列蝶枯克者。頗饒勇敢之志。居常與人評論曰。吾英國之婦人。於國家有戰事時。或躬歷沙場爲看護婦。或調藥餌製繃帶以治傷兵。皆事也。再進一步求之。則長劍橫腰。爲男子裝。從事於槍林彈雨之中。亦奚不可。且吾聞寇白林有言。女性一旦奮發。其勇往直前。不稍畏葸。較男子爲尤厲。此吾所以欲組織娘子軍也。吾爲此事。曾往謁葡萄牙皇后阿美麗氏。力求其助。皇后實備大將之資格。爲人所共知者。又有馬爾波羅公之夫人。亦爲最優之戰將。他若華德路易公主約翰夫人。沈毅勇敢。若使之從事戰役。尤當爲不可多得之將才。更充其類以求之。則如提倡女子參政權之龐加司托夫人。亦極英猛。脫令此輩女傑。咸爲將帥。則組織娘子軍十五萬。亦匪難事。苟以此戰勝外敵。實爲女子無上之榮耀也。今見歐戰事起。乃上書英國皇后請組織娘子軍一隊。以爲男子之後援。如國內軍士全數出發時。卽以此軍當外敵之侵入。至娘子軍者。亦衣褐色軍服。足踏長靴。腰劍背槍。悉與男子無異。逆料練習三月之後。卽可出征。此其條陳大略如此。至允否尚未定。該婦亦殊大言炎炎。昔吾國革命時代之女子北伐隊敢死團諸名目。恐不能望其項背矣。

坎婦之戀夫

英德開戰之後。倫敦政府卽頒軍令於坎拿大總督。命通諭在坎軍士。一齊聽候調用。凡旅坎之英人。商則棄其肆。醫則棄其業。紛紛報名。願爲祖國一盡力。卽婦女亦愛國心重。不阻其夫之從軍。至坎拿大之婦女竟不同。緣坎政府近曾布一新令。云凡欲從軍者。須得其妻子同意而後可。其未受室者。亦須其毋及其素所眷戀之情人同意。許其出征者始可。斯令頒後。從軍者竟日減。近則減少至五十分。蓋坎之婦

女。不獨不願其夫及子向戰場上尋生活。且將利用政府所給予之取決權。以破除此調兵之命令。今坎屬之婦女。已得相當足數之否決票。決計提出反對。健兒敵愾之熱血。竟漸爲此娟娟柔弱者消滅。欲盡較之英倫婦女勸夫殺敵者。爲一反比例矣。然婦女性慈。喜和平。憎殺戮。尊重人道。視男子爲諄切。於坎婦之舉動。吾人又安忍過責乎。

輝華之炸鐵道

以嬌柔女子之軀。懷猛烈無情炸彈。欲燬孔道車軌。以阻敵軍進行。其胆誠巨。其氣殊壯。斯爲誰。則瑞士國之婦名輝華者。初法軍攻德境時。該婦蓄意助法。懷炸彈而往亞爾薩斯省。將燬彼處之隧道。以阻德軍之進行。豈知天不從人。竟爲海軍所捕。以軍法審訊。宣告死刑。花殘玉碎之時。猶大呼法蘭西萬歲而死。噫此婦不惜生命。以殉戰事。方之坎拿大婦女之反對徵兵。判若雲泥。稱之巾幗鬚眉。殊無愧也。

巴黎婦女之熱心

世界中惟婦女最心慈。至法蘭西之婦女爲尤最。故金閨秀彥。貴族夫人。以及小家碧玉。蓬戶婦人。莫不喜組織各種慈善事業。立會集款。不辭勞瘁。爲之毫無貧富貴賤之別。可謂熱心極矣。近來歐戰時代。男子荷戈從戎。爲國宣力。拋其嬌妻愛子。毅然向疆場去者。比比皆是。內有家頗寒素。子女不免凍餒之憂。均不顧及。故巴黎軍務總督密葛爾夫人。乃召集婦女若干人。組織一會。自爲會長。派人調查民間婦女。凡家寒子女多者。俱設法貲助。不使爲仰屋之嗟。夫人則每日辦事至十八小時。猶欣欣然無倦容。如夫人者。可以風矣。

木蘭生子

迷離撲朔誰能辨其雄雌。不圖千載之下。花木蘭竟何其多也。近來歐戰事起。連綿幾近半載。俄之西比利亞後貝加爾省內所容德奧士俘虜已達六萬七千餘人。內齊達威爾奈烏斯克各二萬六千。尼丁斯克四千。斯托倫丁斯克三千。道利亞一萬二千。斯托倫丁斯克之三千。皆土耳其人也。置俘虜處俱爲屯兵之地。凡該埠公共建築如博物館蒙古骨董陳列所。陸軍俱樂部各團俱樂部。劇塲等俱已住滿。猶不足。官署更下令中學校女學校皆一例停課。俾俘虜居。頃則道利亞俘虜內。忽有二軍人各生一子。事既發生後軍醫檢驗。則此二軍人皆婉媚無倫之妙年女子。作木蘭之喬粧者。當卽移此二人於他室。復查德國軍。則又得女子二十五人。又聞某處之德國俘虜中有八人不肯入浴。如查之恐亦爲女子。足見女子愛國之熱心。不讓木蘭擅美於前。惟木蘭生子。則空前絕後之大奇談矣。

俄軍冶游

舍槍林彈雨之生涯。入艷麗温柔之佳境。其淡於軍事可知矣。俄國軍士則每每犯此。遇戰退縮不前。或私入勾闌作狹邪游。對酒當歌。甘爲牡丹花下死。聞其軍官因此而槍斃者不少。卽軍中看護婦。亦搔首弄姿。頗多污點。近已爲俄軍長官所聞。乃出命令三則。一軍人除奉有長官命令外。不得私入民間住宿。二軍人如有私入民間住宿者。由該處警兵及就近之長官。隨時報告。三軍人除在勤務時間。不得擅出營門。至看護婦。則亦細加查禁也。

節費助軍

減衣縮食以助軍費。如英國婦女之愛國熱心。全球當推第一。每日所用食料。牛肉鷄鴨等之代價。均於其定數中力加節省。竟有減去三分之一者。有問其故。則云現在戰事延長。經年未已。不合衆節省日用。以助國家及贍助赴戰軍人之家族。則吾國軍事其何能持久。故全英婦女社會中所觸所聞。皆爲戰事之預備。噫婦女如此。男子之合衆念羣。勤勞王事可知。國民優美如斯。國安得不興。我國婦女聞之。亦能一醒痴夢否。毋徒注意修飾。今日製某新式服。明日梳某新式髻。金錢浪擲。雀戰沉酣。致爲外人所笑也。

美婦之參政權發達

婦女爭參政權。昔革命時代。我國婦女已有之。而目的究未達。歐洲各國爭爲選舉運動者。爲美國加州爲最烈。自有政黨史以來。未嘗有也。如亨利愷威廉夫人。腓烈特里夫人。里吉門夫人。現推爲副知事候補者無論矣。卽上下兩院議員。及其他一切官吏之候補者。多大半爲婦女。婦人之政黨。竟蔚然成立。如火如荼之盛。可爲驚嘆。至考其發表政見。居然堂堂正正。與男子無異。殊非專學時髦之婦女。僅能飲外國酒。着外國衣。遂自命爲新婦人者。可望其肩背。亦可見美之文明。將達於極點。

女警先聲

暮天月夜。草地花陰。最爲人國不端者犯事之地。墮名敗國之防閑。皆巡警者專責。然男子志慮所及。不如女子縝密。若以女子爲偵查。無不可彌其缺憾。故英倫各政社。及他團體代表往內務部陳訴。可添用女子爲警員。有裨社會。請普爲增設。并明訂法律專條。當時係由該部次官兼下院代議士伊立爵歷夫氏。出而招待。一時辨論之語。爲僉壬視線所注射。曼克林氏首謂女子視察員在實業一方面竭其義務

於各製造廠所。已見矢勤矢愼。成效卓着。援此以例女警。必有同等之價値。阿林氏則云。婦人孺子之違法。追取口供。則女警辦理。必周密備至。至干冒不道德之事。偵查之責。倂可劃歸。豈非特別之便利乎。且女子身著制服。有莊嚴之觀。亦示人以不可侵犯。於是座上一致喝彩。阿姆司過烏氏。復歷數職務多端。其中云。以男警於通衢大道爲宜。女警則曲巷人家。細微曲折之情。必探查較悉。是女警斷不可少。現英倫已爲首行。他國必有彷而行者矣。

女子報國

執干戈以衞社稷。此責爲男子天職。不圖世界進化之速。如英倫女子之愛國熱忱者。鮮矣。自去歲歐戰事起。迄今方半載餘。女子之報名服軍服者。竟有三萬三千人。雖非冒砲火以殺敵。然隨軍躬履戰地。於槍林彈雨中。爲看護或服役。其勇敢之氣。殊可敬。持較他國女子。聞砲聲而胆裂。只知安居坐食。不識國家爲何物者。奚啻霄漢之別歟。

法女之貞

郎春耕而叱犢。儂採桑而飼蠶。鰈鰈鶼鶼。比目並翼。方幸其樂未央。忽一紙軍書從天而下。阿郎竟棄儂荷戈去者。比比皆是。然實非郎之忍心也。巴黎男子。具愛國之忱。愛國則不克愛其家。卽婦女亦明斯義。不戀戀留其夫。寧掩淚空閨。望夫化石。不欲泥其行也。巴黎近郊有女子斜利安者。自普法戰起。其未婚夫從軍陣亡。女自妙齡二九之時。卽閉處深窗。不履戶外者。凡四十四年。如一日。親隣皆異之。近聞德法之戰又作。巴黎宣戰日。斜利安家門窗忽啓。高懸三色國旗。斜利安乃出訪村人。時已兩鬢將斑。一頽然

老女子。背隆額縐。非復當年婉而媚。一村推爲花魁者之糾利安矣。村人覩之乃大驚嘆。村婦羣集其側。交稱其志操之堅。幷云其出門之得時。誠無過於此日也。自是糾利安乃易其殷鬱之素習。日祝法軍之勝。某日忽投書砲台司云我今日出自四十四年之暗窟。更入於光明世界。普法戰時。吾夫將行。曾設晚餐。爲之餞別。其時光景。歷歷在目。此次戰作。當時情事。輒往來吾心。公等其必勝敵人。此時覺公等乃如我之至親也。我爲追懷亡夫。兼以壯公等之行。自今晚起。每晚請以士卒一人惠臨傲廬。將饗以晚餐也。司令官得書。不忍却其請。乃每夜令一人往餐其家。至則殷勤供饍。食堂壁上。懸一青年軍人小影。女亦置杯酒麵包於其前。如其夫同在餐授也。噫女亦多情種子矣。惜碧翁作虐。生生拆散其鴛侶。毋太薄情耶。

廢物贅語

比婦阿難特氏。嫁未三月。其夫應命從軍。盎爾登之役。死焉。阿氏復仇心切。僞作賣花女。出入於德軍中。偵得死其夫者之爲某軍官也。每日獻花。不取其値。又故作媚容以籠絡之。果也某軍官入其轂中。漸懈其防。一日阿女覷得切近。遽出鎗斃之。己亦還擊自斃。德人義之。爲之營冢。號義女冢。相戒不之犯云。

詩文詞選

鑄九泉

香艷叢話

美人　名畫　好詩　好詞　好歌曲　好書法　無人不愛　君愛之尤甚　瘦鵑輯香艷叢話　內有美人名畫好詩好詞好歌曲好書法　適投君之所好　不啻爲君而作　君讀之必大愉快　君家窗明几淨　鳥語花香　最宜讀此香艷叢話　君夫人美秀而文　讀此香艷叢話　必益增其美　與君之愛情益復高尙純潔　君家姊妹　皆慧而好學　讀此後才華煥發　必能副君極大之期望　君富于審美之天性　一聞香艷叢話四字　即已十分滿意　今又見此告白必且引爲良友　君之得此良友　實爲君生平最快意之紀念　故本社特爲君請得許多介紹人　天笑　天虛我生　鈍根　小鳳　瘦庵　東園　枕亞　箸超　瘦蝶　澹廬　善之　諸君皆爲君之素識　本社請諸君著作題序　即爲君與良友之介紹書　而最先引導之招待員　則爲繪封面畫之丁悚君經諸人介紹與新友握手後　即可展卷相對聆其謦欬　親其薌澤　封面畫　上冊　綠陰雙影　下冊　婿期近矣　（丁悚畫五彩石印）　瘦鵑小影　（丁悚畫）

● 香艷照片

(一)願天速變作女兒圖兩幀　瘦鵑中外女裝小影　自題　瘦庵題詞　瑞蘭題詩(二)新劇家陸子美西女化裝小影兩幀(甲)撚羅帶想甚麼(乙)嬌人嬌態(三)新劇家凌憐影最近中外化裝小影兩幀(甲)南國佳人遺世獨立(乙)托香腮盼阿誰(四)荷亭雙艷（新劇家凌憐影陳素素古裝美人合影）(五)是盈盈姊妹花(憐影瘦鵑中外女裝合影)(六)歐洲歷史上之雙美人(甲)拿破崙之妻約瑟芬(乙)奈爾遜之妻吟密爾頓夫人(七)法蘭西之花(巴黎輓近之第一美人)

● 香艷明信片

共六幀俱泰西愛情名畫綴以題詩題句

● 香艷畫片

(一)英國名畫家麥克司冬愛情名畫五幀(甲)隔着紅牆私語(乙)訴衷情(丙)半羞半怯怕郎看(丁)只低頭佯繡爲怕阿郎平視(戊)看雙心交縮是郎心是妾心(二)歐美鴛影(共五幀)(三)中國名畫家丁悚愛情詩畫兩幀(甲)傍簾捉得柳花多陡覺心慵懶掃蛾笑並闌干携手坐與郎細數指間螺(乙)委地香雲散不紛何曾露盥與蘭熏風前自把輕紈扇扇與檀郎仔細聞(四)巴黎名畫茶花女馬克與其情人亞猛玉欄雙影(五)烟雲縹緲之雙美圖（善之題詞）書凡五卷以筆記體編成舉凡近人綺麗芳馨之什纏綿悱惻之事網羅無遺共四百數十餘頁用極清晰之五號字排成圖畫亦極精麗凡百頁共十六面平裝二冊定價洋一元二角精裝一冊定價洋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啓

閨雅

蛟水爲災論

松江 楊端容

從來桀驁而難馴者。豈獨蛟耶。蛟龍屬也。眉相交。故曰蛟。窮其狀。擬其能。山可以裂。舟可以扶。且池魚三千六百。蛟爲之長。能率魚飛。以爲蛟即魚化。孰從而信之。考之述異記。虎魚老者爲蛟。酉陽雜俎云。魚二千斤爲蛟。兩說俱妄。惟蛟不及水。在尋常咫尺之間耳。一得水。跋浪掀波。人莫能制。昔漢之武帝自潯陽射蛟。爲除民患也。然蛟既爲龍屬。苟斂其凶橫之性。於深山大澤中。能藏身自固。作幽蟄之潛蛟。至年久而成龍。然後興雲致雨。澤及天下。如君子遵時。養晦。一出而霖雨蒼生。又豈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哉。乃徒逞威力之强。又有巨浸洪濤以助其勢。而飛騰自得。一時水下土。汨陵谷。其爲災也。甚於堯時洪水。何則。洪水之氾濫。漸以成。蛟水之奔騰。瞬而至。此時避不及。避其勢然也。推其極。屋宇爲之傾頹。人民爲之漂沒。至五穀之難以收成者。更不待言。即使水勢速退。已覺受害無窮。夫天地之濱。大江之濆。蛟之涵淹卵育。亦固其所。攷諸古籍。月令季夏之交。命漁師伐蛟。安得良有司留心民瘼。既善用古法。復以眞誠相

感如韓文公治潮驅鱷魚徙南海而使永無是患也。

陸贄論

松江　華吟梅兆英

自古社稷之臣。竭啓沃之忱。盡匡扶之責。任國是於萬難爲之秋。而卒能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者。豈取辦於旦夕間哉。必其德業之深沈。器識之閎遠。早裕於平日。而後處爲純儒。出爲純臣。蓋治術之隆。無非學術之懋也。如唐陸宣公其人者。不誠然耶。當德宗時。公爲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有唐國祚。岌岌乎殆哉。乃公則後先上策。動中機宜。寇亂之平。蓋賚腹心之助焉。及其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也。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絕不與衆浮沈。妄自菲薄。故廷爭面折而不避其專。伏闕除書而不嫌其戇。其心祇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已矣。遑知他哉。遑知他哉。獨無如德宗之爲人也。苛刻猜忌。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遂使羣邪雜進。方正不容。而竇參裴延齡吳通元之徒。相結害公。倘非陽城張萬福極力救之。則忠州之貶。尙有餘辜矣。論者以此少公。謂不能如范少伯之泛舟五湖。以杜讐怨者之謀也。豈足以知公之心與。蓋人臣之事君也。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若時之所值。則有幸有不幸焉。權德輿謂房魏姚宋四公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宋蘇軾謂公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但其不幸。仕不遇時。此二公者。眞公之知己也。孔子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孟子所謂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如公庶可當之而無愧也已。迄今讀公之奏議。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夫亦可以想見其生平矣。至其勳業爛然。則載公本傳。以及德宗實錄。固無俟侈陳云。

鄭莊公寘姜氏城潁論

夫人心原未盡泯也而竟有不堪問者一若事有不得已勢有不容緩時有不可失因而爲此忍心害理之舉非甚殘刻心必不安而況施於骨肉天親之際乎然則鄭莊公必寘姜氏於城潁也果何說哉豈不以叚雖出奔姜氏尙在其心不忘段不忘叚則姜氏因段而爲亂是段之亂未始不由姜氏而復作禍正未有已也與其圖之於後孰若防之於允於是竟忍而寘之與雖然其視姜氏爲何如人哉且必寘之於城潁也曷故按城潁鄭鄙邑卽今河南開封府臨潁縣西北十五里有城潁故城是也其地狹其民貧其去鄭遠寘之於此而姜氏無能爲矣莊公豈不以爲得計乎哉然而莊公之心正不在此何也共叔段一冥頑不靈之人耳莊公之陰賊險狠日以殺段爲心段卒墮其計中而不覺一旦勢窮力絕方慮苟全首領之不暇故春秋曰鄭伯克段於鄢穀梁傳曰猶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又烏能爲亂哉段不能爲亂姜雖愛段其又奈段何哉莊公知段之無能爲也姜之無奈何也而寘於城潁者惡母也洩其忿也直報之云爾或曰莊公惡其弟因及其母而不知亦非也觀其跡似因弟而及母誅其心直因母而及弟莊公以姜氏惡己愛段之故以爲段之惡姜實成之也故其言曰姜氏欲之焉避害迨自封京之後寘潁之前無日不伺段卽無日不伺姜無日不惡段卽無日不惡姜不然雖在世讎敵國伐而克之亦可已矣況以同氣爲讎乎乃既克其弟遂寘其母而且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是其數年之蓄怒積忿止洩之於其弟猶未快也必且洩之於其母乃始快耳噫以同氣爲讎不且以高堂爲戎首與吾故曰莊公惡其母因及其弟非過論也而說者曰莊公誠不得爲人子矣猶幸其能一悔耳嗚呼得罪於親終身莫贖後雖悔之又將何及且莊公果悔焉否耶果其悔之則必痛哭流涕朝不及夕奔號膝下搶地台投自有不可

爲子不可爲人之狀夫何待潁考叔爲也卽使因潁考叔而悔之聽其言從其計隨而相見悲不自勝所謂悔者不當如是耶而莊公不然母子相見不聞痛哭流涕悲不自勝也如傳所云大隧之中樂也融融乎吾於是揣莊之心樂其蓄怒積忿之巳盡洩也樂羣臣百姓之可盡欺也雖然公則樂矣其母亦曰樂也洩洩姜氏何心而有此樂左氏故作是語或亦深文曲筆耳而究未知悔耶否耶天下後世莫能欺矣觀其對潁考叔曰爾有母我獨無嗚呼其言無母也其心眞無母也

民國四年五月七日國恥論

金壇 謝吟雪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旨哉管仲之論國也衡中國而至於今日辱極矣此次中日交涉之失敗國人莫不疾首相告函電交馳驚心怵目若將沒齒不忘者然外人之譏我不過五分鐘者此非吾國人之恒性乎國之不振良由於此要之此次外交之失敗有遠因有近因自清代中日問題發生以至今日歷幾次之交涉受幾次痛苦固無日不在恥辱中者此遠因也至近因所在彼日人者得步進步値此政體初變元氣未蘇內訌雖靜對外不足列强交戰又復不暇東顧時哉不可失毅然以最後之通牒迫我以必從其尙成爲國乎雖然此不得專咎政府也我國民亦與有責焉學問之不求工藝之不振日惟依賴夫外貨至事幾急迫而曰保存其何及矣吾願自今以往痛定思痛其無忘五分鐘之譏誚哉

畫中美人傳

粵香館主 小白李錦襄艸稾 漢翁劉超武潤詞

畫中美人者原長鵝溪或居鳳尾以見知於史皇得名置亭臺樓閣而居之好花滿苑時鳥親人雖飛燕

蘭宮麗華金屋不是過也宜以彩色傅粉點朱於是美人之容兒以顯皎若太陽升朝霞灼若芙蓉出淥波濃纖得衷脩短合度眉彎新月巧奪絳仙之工唇點胭脂朱撩寶玉之舐貌以美而得相鼻若飛龍波銷魂而欲橫神如秋水皓齒呈露延頸秀項肩若削成腰猶約素髮黑如雲光輝可鑑鬟髻高而畏風釵朵多而訝重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晏晏裳衣貴乎稱德其形也或見於漢宮或遺於闕氏有獨立者有危坐者有弄簫者有鼓琴者有仰而視者有俯而聽者有倚欄而遠眺者有拈花而微笑者有抱樹而慊慊者有歌舞而躚躚者原其態度春雲靡足以喩其變論其神趣秋月靡足以媲其光其瓊仙之復現耶抑玉女之下降耶且其賦性狷介立品端莊不言宛似金人之三緘不取儼守楊震之四知是則美人之美靡獨美其貌而更美其德焉其化粧也善行權矣因時變其嬝娜之態因地異其俏麗之形昔則宮裝今則時派然猶有珠圓玉潤粉傅脂凝袍闊髻高眉清目秀頭簪花足木屐粲粲衣服者東人之子也與夫芙蓉如面春柳爲容眉倘乎黝眼賞乎深齒重乎皓鼻取乎隆袒厥胸而酥棱微露細厥腰而美臂以規草帽聳高昂頭而樹毛羽皮靴纖小舉步而生蓮花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加以講衞生美顏有術經霜雪而形神不改歷寒暑而丰韻猶存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五陵年少見而醉心戀爲愛寵深閨名媛見而起慕覗若良朋美人乎美人乎何令人愛慕一至於此斯則史皇實大有功於美人矣故徵美人不足以見史皇之工然徵史皇又豈能成美人之美哉此其所以爲畫中美人也所可惜者漁利之徒置美人於市上索高價以爲生登徒子目逆而送之美人神色自若恬然不以爲意或謂足以汚蔑美人之名譽詎知美人自有眞徵論屬於何人置諸何地仍弗失其端莊之性情高尚之價値卷

之則退藏於密舒之則出而見爲隱見必因乎時吁若美人者固可以風世矣余因慕其美於貌而更美於德也故傳之

鸚鵡言長安樂賦

以自古有之未詳所見爲韻

廣陵裘凌仙筱雲

蜀山深處談前事金籠玉粒佳人飼長安昔日好繁華鞭墜公子章臺至扈游曾到上陽宮君恩封作綠衣使車如流水馬如龍春花秋月天生自猶記温泉住數昇霓裳舞御苑催開花滿枝上皇親擊三通鼓一卷心經妃子教雪衣女解西方譜同遭際遇侍君妃雪膚露羽天衣古避暑離宮兮時最久隨浴温泉兮賜新藕喚龜年兮度曲呼力士兮擂酒瀾從遁迹返山林當年樂事頻回首銜環未報恩念主心常有不怨年籠擺脫遲長門深鎖祇自知沈香亭畔花開早興慶宮中宴罷時清平調奏學士醉餘音猶動太眞思讒言忽起比飛燕謫仙乃去江南之競春游兮曲江水萃芳菲兮河陽卉玉樓春放牡丹嬌金帶圍開芍藥貴處處紅樓珠箔遮家家燈火蘭膏沸一朝振翮出都門此景山中能有未憶昔立迴廊日日供椒房聞誦樓東賦幽懷何感傷見他南內人雲鬟倚新妝城中多貴戚脂流十里香天寶之遺事惱人言莫詳長信宮人蛾眉鎖並肩欲語常防我怕上望僊樓愁見飛花瑣虢國朝天素面來丰神比妹尤婀娜果然生女作門楣姊妹弟兄皆得所蓮漏頻頻催曉箭歌聲幾歇未央殿楊柳青旂太液池梨花白雪宜春院南方珍果發明駝一騎紅塵飛紫陌忽聽蜀道雨淋鈴雲蔽長安看不見

三竿兩竿之竹賦

以小園有竹三竿二竿爲韻

若夫竹之爲物名重瀟湘氣凌雲表挹虛懷之沖淡抱高節於眉杪綠葉婆娑斑文縹緲三竿兩竿或欹

或矯。覺清蔭之森森。識吾廬之窄小。然而行不礙帽。植不當門。地遥三三蔣徑。根抽一一龍孫。竿竿露濕。个个煙痕。品列蘭亭之序。書傳素簡之言。惟此君之落落。聊憩息於閒園。時或低拂南窗。涼生北牖。風枝搖曳兮參差。翠影紛披兮左右。非百餘樹之梨桃。異兩三行之楡柳。弔江上之二妃。招林間之七友。蕭蕭然。鬱鬱然。清芬時有。是以徽霜灑而更青。細雨潤而倍綠。繁響答於孤松。微陰護於寒菊。一尺二尺之階。三椽兩椽之屋。頓教爽氣頻添。賴此數竿修竹。遂覺朝烟翠滴。曉露清含。經冬則蒼顏不變。避暑則筠色拖藍。隱隱矇矇。朧朧之淡月。映澄碧之深潭。影照池而成兩。葉分个而爲三。爾其枝搖玉戛。風過琴彈。日暮倚佳人之翠袖。崇朝報公相之平安。結深情於管子。誇良將於騷壇。聲淅瀝兮琮琤。韻瓏琤兮琅玕。猗猗兮茂葉。濯濯兮長竿。若乃天宇無垠。開軒幽敞。春葳蕤而早芳。秋寂寞而籟爽。虛中涵天地之清。圓外肖鼎彝之象。子山園裏。灑墨花生。俊叔家中。按時字放。枝不密而趣眞。植雖疏而氣朗。搖鳳尾兮翩翩。站仙禽兮兩兩。乃爲之歌曰。未出土先有節兮。從凌霄而根盤。應三辰以得氣兮。立兩大而形寬。羌無心而矯矯兮。浥清露之溥溥。入庾公之雅賦兮。從渭水而投竿。

▲詩

偶賦春雪壺齋叔弟見和疊韻酬之

棡鄉 嚴永華 少藍

夜靜微聞戛玉聲。曉庭無樹不瓊霙。春傳陌上花遲信。寒守梅邊鶴有情。皎皎也同行我素。怡怡想

見舉家清硯田有歲占豐稔畢竟心耕勝耦耕不用靑綾障解圍森嚴筆陣墨花肥試鐙風好催寒信禁體詩難似瑣闈凍合珠毫尖易禿淸談玉塵屑同霏春江一夜鴨頭綠應見魚函耀錦機

七妹孝女坊落成感賦

佳氣葱鬱殳山椒連理枝頭風飄搖異條同榦稟靈秀女貞之木靑不凋慈烏啞啞頭欲白孝女沈思憂慮積丹經藥譜勤搜羅不敢須臾離几席一夜新霜透畫櫺金蕙憔悴將秋零旁皇日夕虔禳禱扁盧束手神無靈繞牀相向輒流涕安得回春千歲苓君之天性尤難及背人長跪哦金經又言佛力綏不遠何似兒身肉一塊操刀剜臂血淋漓紅冰橫濺靑蛾黛活火煎湯和藥調母壽願除兒算貸裏割絕無奴婢知感格隱有神明在詰朝白髮蘇沈痾盎然春意回寒柯舉室欣欣驚相告醫來自是皆華佗詎識慈顏慶再生君獨棄我歸瑤京嗟歎不已失聲哭惟有阿姊知其情（謂秋姊也）呼我牀頭解襦視巾幗靡不欽至誠瞑目九原無遺憾隨肩幾輩徒虛名卓哉孝行式鄉邑上乞旌揚告宰執赫赫綵綸湛露垂峩峩綽楔當風立回憶兒時同授經女誡七篇珍什襲今獨精靈炳千古椒漿奠罷空嗚咽

望海

挂席何年擷石華煙波極目浩無涯蠻帆出沒通番舶銅柱分明屬漢家采藥三山徒結想求僊千刼笑蒸沙輪他星宿探源客容易天河一泛槎

乙亥春日偕寓拙政園卽景有作

挽鹿相期賦遂初名園小憩樂何如爭詩謝傳東山勝容得梁鴻賃廡居

曾以山茶得重名我來剛及吐繁英亭臺依舊枝柯改想見蒼茫異代情

複閣環橋曲曲通淸遊宛在畫圖中自慙六法蟲

能解欲貌平泉筆未工

柳陰路曲碧羅羅捐却愁眉奈客何一樣春風舒
翠黛橫斜水面寄情多

遠岫斜陽淡有無半簾飛絮亂平蕪疏林新霽蒼
苔滑折得楊枝當婢扶

鈎連石棧忽登樓水木清華一望收此景最宜涼
月夜桂花香裏約重遊

兒童遙指水西亭行過迴廊倦屐停翠竹連雲千
萬个窺窗瘦鶴白梳翎

鬼斧神工疊嶂連槎枒老樹不知年掃苔石上思
題句此亦東南一洞天

癸未春杪外子扶先姑靈柩回里詩以送之　洞庭席香谷

心神安處即身安漫說長途行路難紙上殷勤無
別語勸君珍重是加餐

和三妹有懷原韻

連枝千里隔徒切夢魂思和韻看今日敲棋憶昔
時瘦容臨鏡懶多病捲簾遲卻喜燈花笑傳來雁
足詩

和三妹瞻先　父遺像原韻

誦詩未了淚難乾掩袂唏噓不忍看罔極深恩何
日報清宵無味竟忘寒

附錄有懷原作二首　徵蘭

十載暌違久迢迢千里思夢回燈燼候淚盡月明
時雁字嗟難聚魚書盼轉遲何時風雨夕翦燭細
論詩

瞻　先父遺像

披圖再拜淚難乾欲覩親顏畫裏看日色也知人
意苦秋風慘淡一庭寒

懷遠

歸期許我菊花時又見蕭蕭木葉飛何事程途多
緩滯料應風雨阻征騑

粥廠災黎歎

幼者提携老者扶。鳩形鵠面遍街衢。一甌勝得千鍾祿。片紙珍於十斛珠。要使小民無菜色。全憑大吏有良圖。廒中肥馬庖中肉。忍見災黎泣向隅。

題硯孫姪詩集

半生遊跡徧天涯。贏得江山助筆花。翰墨因緣隨處結。煙巒異域也風華。

著意沉雄感慨俱。阮生底事哭窮途。文章莫道終淪落。美玉須知待價沽。

題畫蘭

疎疎淡淡幾枝斜。一幅生綃寫嫩芽。空谷幽香來筆底。素心人對素心花。

春日

梁間燕語促梳頭。起捲珠簾上玉鈎。底事春風多厚薄。桃花含笑柳凝愁。

寄外

爲謀升斗祿。千里去求名。襆被無餘物。嚴寒事遠征。風霜嘗客況。冷暖見人情。覆轍君須鑒。前程愼此行。

憶別梅初放。俄看柳似金。物華天作麗。歲月易相侵。遊子他鄉意。高堂兩地心。鱗鴻頻問訊。好爲寄佳音。

次三兄感懷韻　餘杭　褚成婉　湘筠

由來造物忌多才。勞碌經營兩鬢催。同病相憐南北隔。不知何日故鄉回。

榮枯世事不須論。他日成名啓後昆。雖說暮年終有望。孫枝顯達沐天恩。

我痛曇花淚不休。遺孤受託願難酬。況兼遠隔三千里。愛護惟憑翰墨留。

予生練達不依違。處世因何事事非。荆樹一庭惟爾我。莫因愁重信音稀。

清明節有感

光陰如箭又清明。桃李無花柳未萌。插柳禁煙人

事盡文公詭詐爲留名。

去年此節在家鄉。叩掃墳前心已傷。今望白雲親舍遠。天涯有女斷柔腸。

宦游兩子强羈身。幸有孫兒掃墓頻。明媚春光搖畫舫。外子墓在西湖三台山 料應說著遠行人。

弱女歸泉已九年。遺孤何日叩墳前。傷心兩母同窀穸。外祖母亡後母亦亡留一弟 命苦雙兒更可憐。

寄懷周蘋芬四妹

數載神交會面難。一朝聚首各心歡。情同手足襟懷朗。竟日清談倚畫欄。

感情弱女受深恩。指敎時蒙撫後昆。外孫彌月即同居住 奈彼無緣親左右。曇花一現賦招魂。同居年餘妹於三月往餘杭女於四月十八日棄世

相聚無多又遠離。情深先是問歸期。與君預訂三秋約。風景燕京細告知。

天時人事挽回難。寄跡京華我豈安。自覺峋嶙多傲骨。時宜不合更心寒。

有感

兩兩蜻蜓點水回。心淸何處染塵埃。春光不及秋光淡。故向花叢去復來。

次孟兒有感韻

遠隔三千里。朝朝盼信音。何時能聚首。方得慰予心。

寄懷五弟

微風從東來。樹杪月初吐。羣動一時寂。清輝耿萬戶。眷念同懷人。離愁不可數。昨夜夢見君。意氣頓消沮。握手道艱難。夢覺淚如雨。念汝不羈才。而爲貧病苦。况當少年日。珍重力須努。黯黯吳江雲。寂寂苕溪渚。相思不相見。山川悵修阻。吟詩不能寐。月落陰雲聚。

春暮書懷疊孔夫人落花詩韻

春寒料峭倚園屏。隔樹鶯啼帶雨聽。三月楊花飛

絮白一庭芳草入簾青誤拋紅豆愁先種未熟黃粱夢已醒翹首吳山雲漠漠助人情緒是簷鈴

五月望送外子往武林即次留別原韻

愁懷難說處可奈月初圓乍別偏無語回思獨黯然煙波沈客夢雲樹亘長天後會三秋約殷勤寄錦牋

謝湘嵐代鐫印章　婺源王紉佩韻珊

亭亭荏弱女兒身得侍才人強效顰偶以新詩消永日竟無奇句負良辰不嫌到處留鴻爪可許他年附驥塵能自得師師最近枕邊疑字問頻頻

妙麗新詞古篆文一卷石綗五花紋徵名從此貞珉壽翰藻長留太古芬憐我陶情資筆硯怪郎綺思泥釵裙書生粉黛堪誰屬妾欲和詩轉贈君

閱紅樓夢傳奇有作

悲歡轉瞬等浮漚一部傳奇記石頭境闢太虛原是幻傷心人尙夢紅樓

瀟湘院落接怡紅一局圍棋一著空流盡淚珠人各散千秋一對可憐蟲

如花人泣葬花詩腸斷春風獨立時今古茫茫同此恨人天何處問顰兒

梅花三十詠用上下平韻幷序

曼仙女史

月明如水夜永若年晴雪一庭梅花萬樹圍爐貰酒願追東閣之蹤刻燭長吟試寫南枝之態自愧才輸宋璟難成嫵媚之詞祗因癖等逋仙自結淸高之契暮來冷致繪出芳情全韻編成題嵌詩首短章勉湊句索枯腸質之方家得毋騰笑

愛梅成癖有誰同花裏爲家鶴作僮我與癯仙原共命一生願寄冷香中

憶梅那禁思千重獨倚東風意自慵寂寞山窗寒

月夜不知可有淡烟封

夢梅生怕曉鐘撞恍入羅浮興未降紙帳風輕春睡穩驚回恨煞鳥雙雙

訪梅水曲與山陂雪撲吟鞭冷不辭一笑相逢灞橋畔別君忽又隔年期

載梅寒夜放船歸月冷天空漾素輝人在羅浮香裏坐篷窗無處不花圍

種梅踏雪自攜鋤但祝春回蕊早舒從此山齋明月裏好分疎影上窗虛

灌梅水合注氷壺幾度頻勞嬰武呼灑編雲堦三百樹一時花意自全蘇

數梅閒步畫簷西煙影糢糊眼欲迷昨夜春風透消息一枝開傍瑣窗低

守梅欲與鶴爲儕高士風懷與俗乖寒夜約君同不睡任他涼月過瑤堦

伴梅東閣獨徘徊恐負繁枝著意開結得歲寒好知己此花枝當故人陪

賞梅賚酒約嘉賓玉照堂開別有春香雪叢中幾留戀淡芳冷色證前因

折梅盈手挹清芬新向瑤台仙子分數尺橫枝千點蕚持歸猶帶上方雲

寄梅驛路繞山村尙帶江南雪一痕芳訊傳來千里外倩他代與故人言

簪梅笑向鏡中看曾插當年處士冠素影堪憐人共瘦幾回誤認鬢同潘

供梅四壁妙香環人對寒花鎮日閑靜絕銅瓶燈影裏笑看倩態入屛山

品梅梅品淡於仙縞袂翩翩態自妍月作精神氷作骨孤山偏結冷因緣

笑梅品格枉高超終被逋仙苦苦邀紙閣蘆簾甘作婦惹人饒舌到今朝

羨梅不與衆芳淆傲骨崎嶙俗盡拋高潔一絲塵

莫染祇容雪月訂心交
拜梅痴興笑偏豪綠蕚香中日幾遭不學米顛徒
好石一生低首爲清高
醉梅梅亦醉顏酡一抹脂痕向晚多倦倚紅粧無
氣力亭亭瘦影月扶過
護梅痴意恨棲鴉珍里園林樹樹花祇恐雪深禁
不住扶持添個玉叉叉
問梅曾閱幾星霜記否含章點額粧既把百花魁
首占牡丹何讓獨稱王
詠梅斟酌到三更輸與當年宋廣平一縷吟魂香
裏繞滿懷詩思水同清
畫梅水墨謝丹靑摹出仙姿骨相靈春色二分寒
幾縷和香點綴入圍屏
綉梅萬樹買吳綾參得鍼神最上乘刺出南枝春
意鬧絲絲都是冷香凝
嚼梅齒頰冷芬留鐵脚仙人是也不沁入詩脾詩
更淡餐芝滋味可同儔
釀梅花酒寄清心和雪和烟色更深滿甕芳雲拚
一醉消寒宜用玉壺斟
惜梅一曲唱何戡無計留君轉自慚恨煞東風情
太惡忽催玉笛起江南
掃梅不畏曉風尖惆情連宵雨雪嚴踏遍蒼苔香
滿屐一囊惹得凍雲黏
葬梅好向碧雲巖香塚依依繞翠杉不愧氷姿比
姑射芳魂從此總超凡

冬夜偶筆戲仿脫卸體　清溪 稽逸仙

閑錄唐詩墨有餘夜寒如水月明初自將個影廬名
題廬額破筆縱橫學草書
書城圍着苦吟身着意推敲不厭頻我愛梅花春
色好一枝先寄遠行人
人比黃花瘦若何爲愁歲月等閑過滿江風雨閑
垂釣幾隊游魚上釣多

多少興亡一局棋。滿懷心事夜燈知。年年每到春來後。一日相思一首詩。

詩成難得句清新。窗外梅開又報春。近日新添多少債。阿儂家爲買書貧。

▲詞

千秋歲 謹步淮海公棲霞寺題壁原韻

廣陵 裘凌仙 筱雲

溪邊林外。紅雨隨波退。思往事。心堪碎。微風飄髩絲。清露沾襟帶。愁懷最。春殘花落孤雲墮。 舊雨何由會。客路誰傾蓋。監酒處。遺客在。古今時代異。俯仰滄桑改。姜山下。漁樵猶說秦淮海。

滿江紅 送英領事返國

輪船乘風煙。裊處輕雲薄靄。御使命作賓上國。英雄氣概。琴劍相將來萬里。笙簧雅奏逾三載。況泰西女學最昌明。傳瀛海。登議院。陳梗概。司主掌。榮銜戴。望重洋。欣羨星軺燿彩。朱雁方隨羌笛度。碧天吹送秋帆快。想使君歸去。檢塵裝。蕪詞在。

解語花 湖上放荷燈

光搖似電。燦爛紅蓮。齊放千片。馨香同薦。中元節。到處盂蘭共建。鶯鶯燕燕。也來結。他生良願。燈火闌。士女游人。笑語喧方甸。 不識誰家仙眷。約得瓊閨伴。輕彩紈扇。寶釵珠鈿。篷窗近。恰悄影珊珊見。時遮半面。道儂已被風吹倦。玉漏殘。催發蘭橈舟去。如飛箭。

慶春澤

萬里長空。晶瑩皓魄。映將疎影縱橫。索笑巡檐。枝頭暗送芳芬。嫦娥亦助儂清興。故移將花壓重門。恰當斯。一縷寒香。因風散作氤氳。 試教此景閑相比。花如倩女。月似幽人。却問嫦娥。可還認我前身。只因小謫塵寰住。幾將人淪落仙根。且休論。玉

宇。瓊。樓。舊時。妝。閣。猶存。

綺羅香 題陳淑芳畫棠菊便面

紅露凝香。霜姿耐久。冷豔正堪爲偶。靖節高風。三徑且攜樽酒。最堪憐怨女啼痕。在月上黃昏時候。倚西。風。相。對。無。言。也。同。是。一。般。消。瘦。 問夜深花睡否。休歎晚芳遲暮。有傳神手。寫出清幽。筆底更添靈秀。想璇閨曉捲晶簾。坐綺窗細心描就。管夫人雨竹風蘭。焉能居此石。

浪淘沙 乙巳仲冬病中聞雁

久病鬢毛凋。壯志沈消。藥爐茶鼎伴昏朝。遙聽征鴻嘹唳過。風雪寒宵。 夜永漏迢迢。譙鼓催敲。香殘寶鴨又重燒。底事孱軀眠不得。倚枕拈毫。

疏影 題抱琴美人

語溪 徐自華 寄塵

梧。桐。庭。院。看。清。光。乍。吐。月。輪。將。滿。有。美。人。兮。抱。得。瑤。琴。待。解。錦。囊。又。緩。珊。珊。瘦。影。徘。徊。處。恰。一。帶。湘。簾。高。捲。悶。無。聊。多。少。思。量。怎。奈。知。音。人。遠。 惹起。幽。情。無。限。悄。黃。昏。十。二。畫。闌。凭。遍。欲。把。相。思。譜。入。冰。絃。彈。出。還。愁。腸。斷。爲。誰。憔。悴。今。如。許。剩。只。有。絲。桐。作。伴。夜。沉。沉。獨。自。携。歸。位。置。鴛。鴦。枕。畔。

金縷曲

又。聽。陽。關。唱。惹。人。愁。亂。峯。翠。減。綠。波。平。漲。一。月。西。湖。忙。裏。過。草。草。俊。游。未。暢。買。悔。煞。詩。懷。閒。放。蓦。地。飛。書。君。忽。去。趁。豪。情。湖。海。斯。行。壯。乘。風。便。破。驚。浪。

平。分。一。顆。珠。擎。掌。兩。相。宜。慰。君。內。顧。減。儂。悽。愴。展。志。南。圖。從。此。始。仙。境。羅。浮。應。訪。料。勝。似。亭。亭。上。瘴。雨。蠻。烟。須。著。意。盼。殘。冬。風。雪。歸。無。恙。好。珍。重。休。惆。悵。

臺城路 七月八日夜微雨戲作

碧。天。雨。洗。銀。河。淨。今。宵。倍。添。離。思。露。冷。風。涼。月明人。去。料。得。拋。梭。慵。睡。年。年。如。此。嘆。聚。散。忽。忽。灑。將情。淚。會。少。離。多。神。仙。修。到。也。無。趣。 依。然。寂。寥。獨自。奈。相。思。一。歲。相。逢。一。次。後。約。迢。遙。新。愁。重。疊。誰

識這般滋味痴情怎慰望弱水盈盈渡河無計且織機絲鴛鴦成錦字

明月生南浦 中元獨坐望月感懷

蓮衣初褪秋光早雲破長空又見蟾光皎別後益憐相聚好西湖放棹煙波渺 黃昏庭院憂心悄剩得而今獨自傷懷抱回首前遊如夢杳畫屏倚看疏星曉

滿庭芳 聽雨寄妹

雨枕催愁風簾擾夢商聲吹徹清笳徘徊久坐秋意入燈花譜盡初涼天氣黃昏未掩窗紗無聊甚書成欲寄望雁落平沙 天涯羈旅恨又逢秋到可否思家況工愁善病應與悲嗟却怪秋來易感何況是秋水蒹葭憔悴也看看明鏡青鬢負年華

滿江紅 有序

中秋夜獨坐月到樓回憶二十年前韻清相伴同居斯樓每逢月明則家君擫笛余與韻清合譜賞秋等闋絲竹迭且不亞霓裳風景後韻去余歸南林意常悵悵獨家君必擫笛長歌慰儂愁思也自親亡不聞笛聲二十四月矣去歲對月尙有嬌女繞膝爲談唐宮故事今則母病女殤妹復游學孑然顧影百感叢生斯時欲眠其可得乎茫茫恨海精衛之木難塡耿耿愁天女媧之石莫補思親哭女不覺至曉因歎今年此夜亦既涕淚難乾明歲今宵更不知若何景況這般身世誠難銷幾個中秋爰和璿卿韻成此闋聊當一哭耳

又是中秋忍獨看今宵月色憶舊日年年此夜笛聲催發玉宇瓊樓歌水調金樽檀板環花列廣寒游結伴譜霓裳清聲冽 舉頭望雲天接瞥眼處團圓缺儘愁人相對凄涼照徹顧影負他明鏡朗問心只自冰輪潔更思親哭女淚難乾和誰說

廢物贅語

隨園女弟子詩。大半經老人潤飾而成。頗有不知詩爲何物而亦謬附詩人之列者。然其中未嘗無一二人才。佩蘭以學力勝。纖纖以天分勝。厠諸鬚眉。亦自傳人。金臨沒有句云。擺脫凡胎歸去後。想來天上勝人間。自云前身爲天上司書人。今當返位。生有自來。信然。

文

讀海天鴻雪記題詞

莊紉秋

海上言情之書甚夥如海上繁華夢女界風流史九尾龜等書均借題發揮引人入勝擅風流之雅趣描花月之餘痕其中語言有足取者然未若海上花列傳海天鴻雪記二書之善也海上花以文言道俗情語句全用蘇白表情則甚佳妙可謂俗而不失其雅海天鴻雪記理致較海上花似勝一籌其筆墨亦勝一層以之比曹雪芹之石頭記殆無上下牀之別其篇目之佳者如雨絲風片燕燕于歸草長鶯飛魚魚行李八圖庄追隨情切切一夕話相對雨瀟瀟金鐘罩粧樓悲身世銀臺面戲館競招搖等回目其描寫海上妓院戲館之形狀與夫勞人思婦之現相有如溫嶠燃犀夏禹鑄鼎窮形盡態逞媚極妍非身入其中者不能深悉善哉言乎莊生之所謂齊物老聃之所謂大愚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其有託而逃耶抑激而使然耶逃之無可逃則相與浸淫漸漬而縱肆之激之無可激則惟是神化變幻以渾融之六合之

大何所不包。九州之廣。何所不備。以是書描寫之作。爲海上奇書讀。可作。爲天下奇書讀。亦無不可。

長沙周南女校學生陳芝瑛女士壙志

淨願

楓林陳氏有幼女曰芝瑛。伯屛中丞之女孫。養直太守之息女。世德垂嘉。載誕淑令。蘭石秉質。珠玉照顏。情性靜專。言辭敏婉。甫及勝衣。雅好文史。和歌咏詩。聲若金石。握籌布算。意無留迕。儕列媿退。戚鄙見稱。謂明敏高秀。實天所鍾。方之成人。未有多讓。降齡不遐。年十有三。民國三年冬。遭疾夭折。苗秀不遂。早謝華敷。嗚呼傷哉。迺葬長沙縣西許家州之原。藏石幽都。永斯不朽。昔淳表曹娥。蔡銘滿來。吁其閔矣。惟以展悲。

朱雨蒼悼亡詩跋

少游後裔

雨蒼朱君。僕同門老友也。陸士衡之詞賦。高步雲間。張京兆之風流。盛傳日下。碑題黃絹。妍逾幼婦之才。璧種藍田。巧得豔妻之福。忍新寒於半臂。月下分涼。添濃畫於雙眉。風前索笑。雙煙一氣。甘作博山沉水之爐。香五角六張。誓無別鶴離鴻之琴操矣。而乃數奇才子。命薄佳人。齒不同工。鳥難並翼。瘦盡香桃之骨。一握堪憐。緘將嫩柳之眉。千呼不答。人歸藥店。驚出骨之龍。飛仙逝蓉城。慨聚頭之魚。散陌上之花光慘淡。盡是將離闌前之藥影。葳蕤止餘獨活。殘香未息。遺挂徒懸。柱折風摧。葉飄花謝。則境已不堪設想此時更無以爲情歟。且夫金屋藏嬌。玉臺聘豔。猩唇夜食。鯉尾晨炊。一雙翡翠之環。百兩鴛鴦之褥。彼恩專於戚里。唯寵擅夫豪家。樂極哀來。興殊憂集。則有蛾眉未老。驚噩夢於秋風。蟬鬢方嬌。哭離魂於夜月。唐帝之金鈿分折。富貴何常。蜀主之石鏡埋藏。豪華若夢。而君則半生落拓。萬事迍邅。曼倩囊空。莫遺細

君之肉長卿壁立難分卓氏之財沽美酒於陽昌鷫裘慣脫屈佳人於厮養馬磨親推無以爲家劍叩馮公之鋏實難作婦甑生范氏之塵叙沽酒以拔多髮留賓而剪盡則意食貧居賤堪訂長生茹苦含酸定歌偕老馮衍既失官而落魄高柔將玩婦以終身龐德公之藜杖蒿簪鹿門共隱孟光婦之布衣椎髻鴻案相莊負郭長貧不掩陳平之才略采薪終老奚貪翁子之功名想綺羅豔麗之場紅顏多誤知荆布蕭條之況白首同歸何期月不常圓星難久聚帖求鹿脯命絕蠶絲脂補骨以無靈結同心而頓解蛻出金蟬之殼一病纏綿奔回玉兎之宮三生契闊黃泉慘慘碧落迢迢寂絕牛衣更何人兮對泣凄然雁陣羌似我之哀吟增誼重於潘郎甚神傷夫荀令詩成絕句序作駢詞讀者傷心聞之酸鼻已嗟乎魏主玉津之館玳瑁爲梁石家金谷之園珊瑚作柱樓高蕩婦雲西北以同浮窗照名姝日東南而初出凡此鶯鶯燕燕素素紅紅胡帝胡天匪朝匪暮約同生於七夕約好會於雙星珠十斛以諧歡璧雙規而合美瓊葉補眉間之缺門豔奚窮金蓮誇足底之生爭妍曷已鏡奩粉匣亦八盛寶相之花角枕牙牀都百子流蘇之結當世五花鳳結豈少榮華他家九子鳩盤儘多壽考顧何以孱孱未貴已拋井伯之琴歌絃柱無多遽動義山之瑟詠一室相依於貧病被冷燈殘百年未罄其綢繆牀空簟竟歡娛既絕還困阨以灾生福慧難兼更聰明之折命問寒衣暑席誰當卿卿求故劍亡簪聊復爾爾會無廿載別卽千秋溝水東西谷雲南北天如可問正思續筆於離騷人孰無情敢效鼓盆於莊子然又念嬋娟多故時命難齊烏夜棲啼雉朝飛散宋玉獻陽臺之賦神雨終虛媧皇成鍊石之功情天莫補蘭香去後拋張碩於塵寰阮肇歸來失天台之仙路紂絕陰天之所消息無憑弦超匏爵之倫因緣孰久霓裳月姊悵靑天碧海之空遙雲

錦天孫、悲白練紅牆之中隔。豈獨愁心有託。鵑鳥啼春。還多醒眼相看。鰥魚守夜。石填精衞。天上偏餘不返之魂。葉落寒蟬。人間大有可哀之曲。是則世何情之不老。人何夢之能長。既離會之無常。豈影形之終合。依古寶屏温鏡。總落紅塵。到今梁案秦樓。都成黃土。聲聲玉杵。裴航猶搗不成霜。款款金釵。徐淑更贈無幾日。葬孤魂於鶴市。玉竟烟成。洗永恨於鮫宮。珠徒泣就。朝雲出峽。原來幻夢之緣。夜雨淋鈴。不盡悲思之曲。所可感者。糟糠屬饜。辛苦同嘗。最難忘者。琴瑟多情。死生永別。子誠不幸。頓增慨歎於中年。人有何尤。且聽推遷於大造。

哭亡妻周秀芸文

孫潔珊

辛亥冬十月六日晨鐘七下。吾妻喪。家人環泣達午。越七日。啓康乃揾淚忍咽。向靈而告之曰。嗚呼吾妻。竟安往耶。憶汝之生。丁亥五月二十日也。汝體短而強。事親以孝。處人以和。年二十有三。來歸於吾。迄今甫逾兩載。遽爾殞命。嗚呼痛哉。致汝之沒也病。致汝之病也產。方汝懷孕時。汝嘗云腹中有硬塊突起。吾意乃小兒之胎耳。遂不他慮。不料分娩之後。腹仍大而硬塊猶是也。醫者或謂血所凝。或謂氣所結。纏綿旬有五日。竟別吾而長逝矣。血耶。氣耶。汝竟以是沒耶。汝性頗敏。能讀詩書。在母家時。嘗就學於女校。校師咸喜汝聰穎。既歸於吾。則以孝事翁姑。長事兄嫂。雖弟妹輩亦穆穆雍雍焉。吾父母嘗欣然曰。次媳為人頗有母教。吾毋憾矣。豈期賦性賢慧。竟為不壽之徵哉。汝之生前。一步一趨。一舉一動。絕不似乎短命人也。嗚呼痛哉。天既生汝。胡不汝壽。既不汝壽。又何汝慧。雖然。吾疑天道之有亡久矣。今於汝之沒也益信。予性嗜學。於世俗事茫無一識。汝嘗為我心憂。襄我籌畫。汝又慮吾體不強。恐吾憂病。凡百瑣事。匿不

吾聞庸詎知强者竟夭沒而不强者猶生存耶去年春予患寒疾汝終宵侍側病減則喜病增則憂後雖告痊猶慄慄無以娛吾汝在床前爲述稗官野史可怖可喜之事以資吾歡今年秋吾患皮膚病汝終日惘惘爲吾湯洗爲吾療治嗚呼痛哉今而後吾儻再病將從何處呼汝耶歸吾二年餘一朝竟長別曉鏡台前暮窗燈下不復再見汝形景矣言念及此聲淚俱下汝畢命之期汝父母猶易醫就視尙冀速效何期醫未入門而汝已絕命豈汝實數盡而殞其生耶抑吾之命薄僅與汝緣盡於兩載耶然問之醫者醫者言無恙問之星者星者言無恙果爾則是吾之薄命不克與汝偕老也嗚呼痛哉自汝喪後篝燈獨照淒淒慘慘不日不夜出入閨闥形神無聊伴我者誰耶觸目神傷淚與心迸慰我者誰耶每當夜闌孤眠之時輒不覺哭失聲嘗輾轉而入夢者三五泣已復夢夢醒復泣汝在九泉抑聞之乎嗚呼痛哉痛淚已枯傷心欲碎汝今在何所汝竟遐棄我乎尤可痛者旬餘赤子呱呱而泣襁褓哺乳雖有保母而飢渴寒暖之勞猶累吾親也嗚呼痛哉生死懸殊人天路隔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嗚呼吾妻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風雨晨昏猶髣髴於汝在目也嗚呼痛哉吾欲無言

詩

陳養直太守傷其愛女芝瑛未能自已詩以慰之

淨願

儷姥降夜半手執靑蓮花持此婉娩姿貽汝種德家蘭芽四五歲語笑含咿呀八齡解世事薄鬢如裁鴉十一受女箴十三能繅車低頭誦文史撫節吟詩歌學書謝臃腫不落諸城窠持籌算累黍到

手無紛詭能承重闈歡足令老父誇如何二豎侵
十日聞呻哦朔風夕哀厲病葉辭高柯蘭蕙不久
殖衆草爭紛葩嚚凌鬼亦懾靜慧神不呵空花祇
一瞥合掌歸娑羅中原懼沈陸羣海方飛波儻追
痲姑蹤坐看桑田嵯吾儕醉夢爾底用悲滂沱

乙卯二月題幻園許君淑配宋夢仙女史賸稿

吳中巢隱老人鄒福保詠春

滄波日莫罷湔裙寫韻樓高賸古芬欲問姮娥天上信玉淸微隔一絲雲

閨中家學廣平風賦就梅花慘落紅幸有汝南佳壻在孟光遺傳託梁鴻

零縑斷楮墨痕乾粉澤脂香忍淚看重把離鸞彈一曲冰絃猶帶幾分寒

樓臺依舊隱垂楊下有青驄蹀躞場可惜倚欄人去遠瑤京難覓返魂香

冶春風景太淒迷鸜鵒含愁杜宇啼碧海青天離恨府要煩詞客補新題

西巡假怨翠華行（圖作於庚子秋）惹起拈豪望遠情吹得一池春水皺不知底事竟干卿

秋風落葉泝迴波紫玉成烟可奈何參透畫禪留絕筆散花天女病維摩

名師指法度金鍼翻覺工夫織錦深（學詩畫於王江二君有出藍之譽）絕代風華天籟閣月明環珮有遺音

草堂終古峙城南彩管當年繡口含箋了櫻桃誄花塚（稿見繡餘草）至今香氣溢檀柟

脩成慧業藐姑仙一晌曇華廿六年比翼鴛鴦同命鳥怕譚生日到池蓮（歿於荷花生日）

淸才可似管夫人麗質應侔左貴嬪上界星冠霞珮侶那能久謫住紅塵

曲終江上數峯青鼓瑟湘靈竟杳冥腸斷家山何處是祇餘鶴唳聽華亭

前題

平江遺民吳蔭培雲盦

紅樓日暖春風天。栁堤芳草青如煙。玉壺山人好粉本。一枝筆授飛瓊仙。（幻園出示女士畫幀與余所藏改七薌冊用筆如一）新亭舉目河山異。畫閣依然舊淸秘。廣平家學多遺書。寄語黃門休悼逝。

前題　葉昌熾

丹青慧業本天成。私淑何妨託子京。（著有天籟閣四種）認取靈鶼一枝筆。門生門下女門生。

前題　陳曾壽

偶寫東風怨。回看跡已陳。開元一匹練。長慶幾年春。

王次回疑雨集題辭　休甯　戴簡翁

摩詰詞華豔入時。天機織出斷腸辭。三生慧業三生石。一縷幽情一縷絲。香草美人怨遲暮。落花騷客寫相思。閑愁萬種消難盡。搖落深含宋玉悲。

至今身價播雞林。畢竟名流重賞音。妙舌靈心工綺語。塵緣訂夢托微吟。江河那廢西崑體。蘅杜能傳南國心。校字更憑吳祭酒。（集爲吳某重刊）瓣香私爇夜燈深。

雪夜懷人　前人

一鑪風雪可憐宵。閑讀楞伽慰寂寥。忽憶美人在天末。也應有夢到紅蕉。

無題和蓀卿　前人

遲暮因緣思悄然。斷腸人唱奈何天。三生有約題文錦。十索無詩寄彩箋。雲入巫山魂渺渺。珠沉滄海淚漣漣。瓊顏落盡殷紅色。慘對鏡花徒自憐。

有憶五首　莊紉秋

馬櫻花下認雙扉。碧月初圓未忍歸。誰與王昌報消息。滿天風露怯羅衣。

燕泥猶落舊門牆。皺水春愁十丈長。寒食東風太蕭瑟。滿村柘鼓馬頭娘。

曲折簾櫳短短寮。鄉愁無限逐春宵。東風吹得朱顏瘦。一夜芳心撼暮潮。

斷燼殘香信有之。迢迢繡被夢迴時。困人天氣花如解。恰耐秋娘百日思。
往事依稀大可憐。泣殘紅粉渺秋烟。廻廊倚徧無人識。獨看雙星淚泫然。
春雨無聊墜幰難拾。泥城花絮。猶似昔年。夢斷酒餘。寫斯惆悵。紉秋並識

袁太夫人壽詞 代　廢物

皖江之湄。黃山麓。間氣乃鍾女子獨。河東三鳳家學傳。不櫛才人共指目。左家嬌女差比儗。蔡氏文姬絕追逐。明詩習禮守閨箴。旁及繪事工梅竹。桐廬巨子夙推袁。嘉耦天成諧鳳卜。唱隨十載甘食貧。釵荊裙布挽車鹿。願文一篇遠寄將。語錄相答投江瀆。春闈報捷豔泥金。內官農部外州牧。甸宣未畢晉太常。聖恩重疊遷轉速。篝火狐鳴事忽起。黃巾遺孽遍輦轂。上方誓斬佞臣頭。慷慨三疏懾當軸。不鬥賈生宣室諮。遽慘椒山柴市戮。椎心泣血誓身殉。念此遺孤誰撫畜。耶自全忠妾全義。倉卒南旋保家族。避禍潛居依泖水。風雨飄搖數間屋。焚香籲天天意轉。褒忠詔下還初服。痛定思痛戒兒孫。毋羨虛榮作臣僕。卓識名言驚鬚眉。賴有賢女狀德淑。一編徵詩及不才。慚愧蓬心失教育。欲從彤管誌芳徽。提筆四顧手瑟縮。論交三代託葭莩。令儀私幸飫聞熟。勉獻巴人下里詞。聊當壤歌福壽祝。

詞

深院月 即事仍限招字　上海蔡爾康子紱

新綠瘦。嫩紅嬌。一縷香音度玉簫。穿地湘簾人不見。寒簧多事隔煙招。

過龍門 閣夜三限招字　前人

豆蔻鎖紅苞。春露氷綃。琉璃窗外月輪高。蝴蝶自憐香自嫩。怎忍輕撩。　刺繡等閒拋。留伴清宵。五

拈。羅。帶。說。無。憀。燈。炧。更。殘。人。語。寂。孤。負。花。招。

解珮令 夜話　　前　人

風。鳴。秋。珮。煙。飄。湘。袂。曾。霏。微。鼻。觀。凝。芳。藹。促。坐。牽衣。卻不分書燈相對看春山平。添。愁。黛。　青衣無。賴。黃。衫。何。在。算。今。生。難。諧。佳。會。織。爪。痲。姑。無。福。替蔡。經。搔。背。鎖。纏。綿。四。行。淸。淚。

懷人詞四闋　　古瀛黃　塵硯盧

滿江紅 有懷

洵可兒哉。算眼底有誰及此。問古來美人多少。可能如是。欲說如花還恐屈。便教是畫難相似。笑紛紛萬紫與千紅。塵埃耳。　生世上。曾逢汝。便不負雙瞳子。任隔簾私覷。當筵平視。一展笑教骸骨化。一迴眸令心魂死。似阿儂便死亦何傷。逢君矣。

念奴嬌 哭範卿　　前　人

他無論已。只恩情兩字。最難丟掉。似爾。憐。儂。眞。至。矣。事事鐫人懷抱。恩已。千。重。情還。萬。種。受。者。如。何。報。到頭一。着把卿畢竟負了。　只今我。負。卿。卿。卿卿。地。下。會。否。將。儂。惱。卿。果。惱。儂。儂。不。恨。只。恨。九。泉路。杳。恨。自。綿。綿。人。還。渺。渺。夢。也。何。從。找。便。教。找。着。更。餘。何。語。可。道。

沁園春 哭伊人　　前　人

生亦辜卿死亦辜卿。吾當奈何。歎當年情事。盟山誓海。如今境況。鳳隻鸞孤。我自無情。卿成無識。卿又其能恕我乎。吾眞恨恨當時。何不及早排鋪。而今百事蹉跎。竟生死皆成自了。奴況人雖未死。巳枯魚目。天還未悔。又奪鴛雛。片影難留。重愁疊壓。恨事人間有是夫。無聊賴。儘終朝永夜。旣哭還歌。

百字令 憶舊　　梅　癯

人生能幾。總如不休惹情絛恨葉。貪取樽前同一笑。博得可憐離別。宵永冬釭。晝長夏簟。觸處添悲切。九秋風露。銷魂往事悽絕。　聞道門掩桑痲。結

茅依舊猶拜湖濱月。無。分。芑。蘿。深。處。共。悔。把。蘭。襟。
輕。結。江上雲峯枕邊詩卷。併作愁千疊。愁多成恨。
此。愁。知。向。誰。說。

虞美人 題曉妝梳掠圖

前人

綠雲一握臨妝鏡。鏡裏驚鴻影。微。餳。星。眼。嚲。香。肩。
昨夜不該和月鬥嬋娟。　千絲萬緒從頭理。媆也
知心事。茜紗開了又徬徨。生怕曉風涼透薄羅裳。

浪淘沙 落花二首

文水王德昌

點點落紅殘。花事闌柵。今朝。不。忍。捲。簾。看。前。夜。月。
明。曾。弄。影。移。上。欄。杆。　獨立暗含酸。愁上眉端。紛
飛蝴蝶忽成團。狼藉滿庭君莫掃。留與盤桓。
芳瓣委苔叢。香裊晴空。一灣流水畫橋東。散步欲
行行不得。滿地殘紅。　欲掃怯呼童。春去匆匆。夕
陽。無。語。怨。東。風。寂。寞。空。庭。門。半。掩。惆。悵。簾。櫳。

說詞

鑄九橅
署

中華圖書館廣告

戲考

近來戲劇之進行。日見發達。加以名伶輩出。愈演愈精。凡從前曲本中粗俚不通之唱句。俱經諸名伶體會研究。逐漸改良。道白則亦斟情酌理。量為變易。故近時諸名伶之眞劇本。其描摹入情處。無不口吻如生。神情畢肖。然此眞本頗不易得。本考所列曲本。無不從京滬諸名家處徵求而來。迥非坊間俗本可比。且每劇必倩王大錯先生作攷。將劇中出處原委。戲情用意。正反及名角唱做之妙。均原原本本。詳述無遺。豈徒為顧曲者之指南。即最時髦之藝員名角。亦無弗奉為圭臬也。刻已連出十一冊。備蒙社會歡迎。今十二冊已在編輯中矣。每冊二角半

好嗎 第十二冊又出版了

自由女廣告

時下小說家言。每多假託。以寄情旨。若欲根求其實地實人實事。往往迷離惝恍。與太虛幻境。同一空中樓閣。惟是編則不然。原原本本。皆詳紀當時實地實人實事。雖點綴鋪敘之資料。亦無絲毫假借。故其離合曲折之情節。窮形盡相之態度。無一不栩栩欲生。絲絲入扣。此等從實事上生出之天然層次結構。天然節目呼應。誠勝於極意描摹形容者萬萬也。諸君欲一見吾中國自由女之眞相耶。請速來購諸。勿失諸交臂焉。每部洋裝一冊。大洋二角。

上海棋盤街 ● 電話二四五九號

偵探小說

悞悞

曼仙

酒香馥馥。人聲喧闐。一少年方怡然據一桌。華服盛裝。時引杯自酌。而眼光乃頻注室陬。噫。伊何人。則大偵探中國福爾摩斯是。

室陬一席。亦二少年。革履高冠。作歐美裝。狀殊英俊。密語喃喃不可辨。微聞斷續數語曰。飛艇—黨務—手鎗—炸彈。有人於此。細矚鄰座之客。則所謂大偵探者。方支頤假寐。然中心融融。樂殊不可支。意且曰。破巨案而獲高賞。舍予其誰。請君入甕。指顧間耳。

燈炧夜闌。客多踉蹌去。大偵探方沉思其目的物。二少年乃前而致詞曰。余友沉醉如泥。仁惠若我兩人。當能助君掖之歸。雖然。余實冒昧。大偵探心竊喜。慨然允之。彼方謂搗其巢穴者。正其時。佳運之來。如日之方中耳。意得甚。

無何。三人已躑躅於街中。一人醉語糢糊。二人左右掖之。醉者爲大偵探。因而探少年囊。得碎紙一疊。乃

密藏之手術殊輕妙。少年亦佯醉若不覺。

夜將半。某某路旅舍之頭等客室中。電火輝煌。一客密鍵其門。案上列碎紙多片。全神貫注。時拚續之。若七巧板然。繼乃有得。拍案呼曰。余所料固不謬。不觀此紙所云乎。

來示拜悉。黨務日盛。殊喜。微君力不至此。然事宜秘密。且伺我者日衆。飛艇一說。人尤注意。爲今上策。首宜毀飛艇。而威之以手鎗炸彈。餘不白。　兩隱。

客往復環誦。徐徐抽繹其意義。時露喜色。既又蹙額曰。彼紙尾不云將毀飛艇乎。則目的物將消滅。不幾功虧一簣。然毀之必緩。非水盡山窮不出此。明日之行。當猶可及。勉哉。客非他。卽大偵探。旣偕二少年歸。偵知所在。歡然訂交。而又訂詰朝約。

同時跑馬場畔一密室中。二少年對談甚酣。甲曰。彼豪於貲。聞來自鄉間未久。頗事揮霍。然交游甚尠。吾儕運何佳。乃數與彼値。前夕見之於劇場。已心艷其富。吾儕宜善交之。乙曰。誠然。此人當爲土豪。不觀彼鑽石約指乎。燦爛耀人眼。估其値當在千金。然人甚精幹。恐不易爲力。甲哂曰。子毋作掃興語。人之精幹。有倍蓰於彼人者。方如水之就海。一一入我彀中。何有於彼。彼雖巧如猿。我將令其愚如豕。子不嘗云余之手術實妙絕儕流耶。余亦敢自信。余於是中固當得最優等之本業文憑。今日略施小術。彼已就我範圍。苟啖之以利。朝夕浸淫之。白鏹黃金。將源源入我槖。子當慶我成。至搔首弄姿。巧言如簧。雅博粥粥羣雌之歡心。則吾不如子。

碧天如洗。佳氣靑葱。跑馬場側。一摩託車飛馳而過。三少年嘯傲其中。二西裝。一華服。道旁觀者。嘖嘖稱

嘆謂爲神仙中人。然三神仙心頭方突突爲小鹿撞。各欲出其葫蘆中之藥而售之。欻止一洋房前。斯何地。卽其黨之機關部。乃相偕魚貫入。

呼盧喝雉。興殊未央。甲少年數目其仝黨。而發其默令。迅雷不及掩耳。高坐巍巍之大偵探被縶矣。恐其發聲。以巾塞其口。搜其囊則不滿百金。所謂燦爛奪目之鑽石約指。則一巴黎某行之贋鼎。乃笑以畀乙少年曰。幸善御此希世之珍。値當在千金上。已乃偵探鍵於密室。且謂之曰。君目固敏。余耳幸長。不致爲所賣。雖然。君之惠存實可謝。此室風雨不侵。人跡鮮至。或足以款嘉賓。幸少安毋躁。貴友一至。君卽歸矣。別矣吾友。良晤正長。乃率徒黨鳥獸散。

去未逾時。碧眼虬髯者來。華捕十數隨其後。遍索之。闃焉無聲。旣乃得一人。手足交縶。燭之則卽所謂鼎鼎大名之某偵探。乃大駭。窮詰之。知奸黨巳聞風先遁。繼又於案上得一紙。上曰。

爲告吾神聖之捕房。吾儕誠爲拆白黨人。貴探某君固精幹。能以鼻嗅人。然吾儕已先彼而行矣。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幸恕我等之不情。

大偵探至是始恍然悟。所謂黨者。拆白黨耳。飛艇者。小報耳。與彼心目中之所謂黨。所謂飛艇。固風馬牛不相及。先是謠傳黨人密運飛艇。希圖不軌。大偵探蓋受命而緝訪此案者。不圖誤會至此。乃頓足呼負負曰。余嘗詡其能。欲以捕黨人。今竟爲拆白黨所窘。其可以已矣乎。遂終身不業此。

艷情小說

以嫖治嫖

曼仙

桃灼灼始花。柳垂垂飛絮。春光如錦。和風拂拂。人含喜氣。彩輿降於庭。賀客盈其室。時則武林潘生景仁娶婦也。潘爲杭之望族。田連阡。屋亘市。歲入息不貲。父母早故。賴叔撫育成人。生美丰儀。有璧人之譽。新婦劉。亦美如安琪兒。觀者均艷羨不置焉。結褵後頗燕好。然生有狹邪癖。劉雖美。而性端凝。不好言笑。匝月後。生竟沉溺花柳中。幾忘歸。劉規勸。乃大勃谿。數勸。乃掌婦頰。恨恨出。誓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劉自傷薄命。鬱鬱成疾。香桃骨瘦。紅淚凝冰。一日有老尼來乞米。見之曰。噫。夫人汝之厄運來矣。再滯塵間。爲七情所爍。則此身不久化異物。幸與老尼有夙緣。安忍坐視。不如從老尼向山中修靜。一卷法華。懺除夙孽。十年之後。當有素心人相救。彼時或能再享室家之好。若不聽老尼苦口勸。則五旬之後。當擕楮帛吊夫人於北邙矣。

清磬一聲。塵心頓淨。空門寄跡。萬念俱灰。蓋劉已作大歸。皈依老尼於此高峯頂。稽首慈雲矣。潘生頗喜。以爲耳根清靜。無枕上絮聒之言。甚哉男子之薄倖也。期年後。生又納二妾。色頗麗。然生性無恒。一月後。復生厭棄心。一出數日不返。二妾共勸之。生怒曰。汝等知余妻大歸之故乎。敵體者余尚不能聽。况汝等耶。再絮絮不休者。當以老拳敬汝等。不知余性之所嗜。今告汝。家雞雖美。終不如野鶩。青樓中雖貌似無鹽。而余視之。則如天仙也。奈汝等非彼中人。安能令余戀戀耶。嗣後二妾不敢勸。生則日夕游於勾闌中。二妾不耐空閨守。乃相率夜遁去。潘聞之亦不追覓。益放蕩。數載後。家貲耗去十之四。家無主持人。什物半亡失。生至此漸有續娶意。然里人知其癖之奇。相戒不作冰上人。且相語曰。有女寧使老於閨中。不作薄倖人妻也。生聞之雖怒。然亦無如之何。一日友約游靈隱。於冷泉亭畔小坐。忽見一白髮叟。偕一弱女

子從訟陰下姍姍而來。女雖裝束不甚華。而眉彎月。目澄波。頗楚楚動人。生頓起求凰意。乃謂友曰。是姝眉目疏秀。氣度從容。余頗愛之。君能爲余一探其姓氏乎。友笑曰。君自往訪之。僕不敢預聞。君家謝媒酒。僕無此福分飲。君休矣。生聆言恚甚。乃自起尾女後。見叟偕女登輿去。已亦策騎遙從之。行行重行行。入湧金門至一巷。屋三楹。新建築者。二人入門。卽闔。上有朱字。爲武昌呂寓也。

月老紅絲。又爲二人繫足。則呂俠娥。又爲潘生婦矣。蓋生自冷泉亭上一見傾心。細加探問。始知叟鄂人。遷杭未一載。子爲某署之記室。女名俠娥。幼喪母。性頗聰慧。善麻衣術。相人百不失一。年十九。猶未字人。生乃故租其隣右屋。遷入後。卽往謁叟。時相過從。久乃隱露求婚意。叟雖遷杭未久。然口碑藉藉。知生棄妻狀。不欲許以女。一日偶與女談及。女曰。兒自信此雙瞳如明鏡。一入兒目。自無遁形。潘生渠額上顯晦紋。故無往而不得咎。但五年後厄運必退。後乃福壽雙全之人也。渠之奇癖。宜以奇計挽之。又何害。叟曰。兒願偶薄倖人乎。彼故殷富家。惟慾蹈前人轍。奈何。女紅暈於頰。俯不答。後生數數求婚。叟復商之女。女首肯。生大喜。百輛臨門。乃娶呂女去。

俠娥歸生後。操持家務。井井有條。屏却鉛華。喜作淡粧。絕口不一詢前妻事。生初尚不出。匝月後。又稍稍作北里游。每歸。俠娥百計博其歡。不一問及出外作何事。生喜妻不妬。反告以今日宴某處某妓若何美。又暱余甚。俠娥聞之。反作喜色曰。君能及時行樂。深得杜牧風流之旨矣。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傷神。妾如爲男子。當與君連袂入花叢。不使韶光虛度也。生曰。卿不妬耶。俠笑曰。妾性與世之婦女異。聞之甚喜。安用妬。妾有金鳳釵。明日君可持贈意中人。妾不需此也。生大喜。益冶游。曲中諸妓閱殆遍。一日

生携妓游湖。至左公祠。時値暮春天氣。闌前白牡丹數叢。含葩競放。素錦裁成。潔如簇雪。較之魏紫姚黃。別有出塵丰韵。生徘徊花前。不忍卽去。忽聞閣內有女子笑語之聲。綺窗開處。忽見一對玉人。一則雲髻堆鴉。一則雙鬟綰鳳。年長者雖美而幼者更覺傾城。旁則一白髮媪在焉。二美亭亭共立。生不禁目眩神癡。詫爲目所未睹。又聞年長者曰。月妹素愛此花。今此本色者更不同俗艷。何不對花一咏。以遣情懷。幼者笑曰。妹愛之甚。不容不爲之一寫芳姿。然巴人之謳。姊毋齒冷。適案有文房。幼者卽據案吟哦。少焉詩成。年長者曼聲哦之。賞曰。眞不遜淸平三絕。可張之素壁。以俟解人一和。乃付與園丁。卽粘於壁。復一笑相携從軒後去。生木立花前。一一入耳。見其去。始如夢醒。乃急遣一僕。速尾二女出園。探知何姓之眷屬。已乃携妓入閣。則見硏紅箋上。小字簪花。題爲咏白牡丹。詩曰。應是瑤台深處花。氷姿出世玉無瑕。能留本色方超俗。不慕繁華始足誇。欲與素梅同鬥雪。肯隨紅藥艷稱霞。淡粧獨倚瓊闌畔。仙質亭亭韻更加。玉霄仙子倚東風。傾國天香品孰同。氷骨鍊成塵不染。瓊姿浣淨畫難工。鉛華屛却粧因淡。富貴偏能色悟空。最是月明金谷地。花光凝雪襯芳叢。生讀竟。不禁擊節。又見下書花素月就正草。始知美人姓花。少頃僕來告。知二美乃前日自姑蘇台畔來。花其姓。營香巢於雲居山下之蝶園中。老媪卽其母。姊妹花初來。故生不知也。今聞之。乃大喜。

翌日晨起。生整衣飾貌。至蝶園訪花氏二美。入門覺陳設華麗而淸潔。一白嬰武連呼客來。珠簾捲處。花媪偕年長麗者出迎。坐定。獻茶果。生急問幼者。始知爲本城某富紳接去。富紳爲母作壽。太夫人愛之。留之住。恐今夜不歸矣。生乃問美人名。知爲花倩雲。妹名素月。同胞也。雲邀生入其室。湘簾棐几。不染纖塵。

壁張琴。鼎彝篆。別有幽趣。且文房精雅。始知雲亦工吟。且舌燦蓮花。詞鋒犀利。凡一言一笑。均足令人之意也消。生不覺中心如醉。是夕卽留雲處。溫柔鄉裏。眞個銷魂矣。次日朝曦上三竿。猶未起。無何早餐具。婢來催。始共起。問月則今日尙不歸。且雲工媚術。三日匆匆。一霎已逝。母索纏頭資。生乃遣僕取。俠娥乃立付五百金。至四日午。月始歸。衣白羅衣。綴以珠結邊。寶光燦爛。更增其美。見生不多語。略作寒暄應酬語。卽入己室去。生隨之入。見其陳設較雲更美。然夜膳後卽閉戶寢。不容生入。生問雲。雲曰妹猶處子。彼守身如玉。除淸歌一曲吟詩一篇外。不能有所干犯。卽此三日不歸。亦某太夫人留之同室宿。否則不願留他處。今君如欲問鼎。非綏圖不可。急則恐無濟。生心涎其美而才。百計博一歡。一日雲密告曰妹欲購鑽石釧。君可速以數千金贈之。則好事或有望。且儂亦思購一約指。君能毋吝乎。生曰敢不謝蹇修。乃歸家與俠娥言。云有要用。須數千金。俠卽遽付以五千金。立以四千金贈月。而以千金與雲。雲月皆笑受。次日月玉腕上約鑽釧。而雲指亦作燦燦光。眞耶假耶。生亦不能辨。雲又私語生曰。妹近有意於君矣。但我二人專侍君。他人不得來問津。則母處君必多贈金。渠始悅。母如悅。妹必侍君巾櫛。緣妹頗孝也。生如雲命。又以二千金付媼。未幾月。果許生作同夢鴛鴦矣。惟月恃愛頗任性。需索日不虛。生供應年餘不下數萬。偶歸見俠。仍笑顏相迎。又一年。雲生子女各一。月則孿生二子。但家忽中落。索款則以衣飾應。後衣飾易爲書畫。四年後。俠忽分文不付。生走書詢之。則老僕送一簿册來。曰主人細閱此册。必自知。主母已無立錐地。頃已入山作比邱尼去矣。生驚絕。急披其册。則此數年來所付帳也。計其數不下十餘萬。後則田宅售價單。核之與付款符。急問僕。僕已於閱簿時匆匆遁去。月在旁睹其狀。乃促之返家一視。生乃歸。則

屋是人非。詢之隣右。皆推不知。心焦爍無計。再至蝶園。則一室已空。美人飛去。園主則云。一時前付清房值。不知有何急事。立遷去。生斯時如墜深淵。昏瞀百不解。囊無分文。走告親友。均遭白眼。朝爲偎紅客。夕則爲宿露人矣。未幾竟乞食里中。光陰易過。轉眴殘冬。寒風刺骨。百結鶉衣。面棗色。瘦如鬼。竟爲卑田院中人矣。

饑火中燒。憔悴乏力。欲生不能生。欲死不遽死。斯苦較死爲酷。清夜捫心。百端悔恨。自詈孽由自作。不如早早自戕。免受人世惡趣。乃委頓至樹下。裂百結衣接爲帶。綰圈伸首入。忽電筒光一閃。見一黑短衣人。爲解救。詢之曰。少年何短見。生告以所苦。其人曰。好死不如惡活。觀君今雖困頓。安知不否極泰來。今姑隨余行。當有以益子。乃拽生手至半里外一大宅。生昏憒黑暗中。亦不識至何許。其人引其坐於門外堦石上曰。姑坐此。余卽來。乃循牆入後院。未移時。携二包裹來。一交生。携之復出餅餌數事。令生啖。生飢已久。食之甘美甚。其人復與喁喁語。俄聞大門訇然啓。數人捽生等二人入。呼曰。賊人斯得矣。少頃主人出。衣冠華美。一年少。令僕可重毆之。生百口分辨。皆不聽。少年復曰。不必毆。可鎖於耳房。明日送官。究黑衣人哀求。願書券認爲賊。誓此後不再犯。請毋送官。如再犯。憑處死無怨。主人似首肯。乃授以紙筆。其人先書其犯竊事。後書己名。爲莫友。又書生名。若先知者。并迫生畫押。迨書畢。生以爲卽縱之矣。詎不然。仍送入一小室中。時黑衣人已不見。二人監守之。生受驚兼餒。竟傫然病。幸日有人送飲食。并有醫來爲診治。昏臥一旬餘。病良已。一夕。守者飲以酒。忽睡去。夢入自家中。俠娥倩粧坐廳事。督家奴於庭前蒔花竹。陳設楚楚。皆精美。俠見己。如不識。心慚怍。一慟而醒。則此身不知何時眞在己家中。燈燭燦如畫。上坐親族

十餘人。俠娥新粧綽約坐於下。雲月二人侍其後。三子一女皆錦衣嬉笑。乳媼抱之立左右。生忽睹奇劇。如墜五里霧。大駭復疑爲夢。乃嚙指知痛。始知爲眞。不禁大愧悔。頹首不能仰面立。賴俠娥至生前問之曰。君眞大不肖。玷辱祖宗。一至於此。結髮大歸。家貲揮盡。沿門乞食。復爲傖兒。今尊長咸集。君有何顏相見。非妾苦思得計。暗保祖基。可知君數年買笑之資。皆歸何所。乃妾費數千金預購雲月二姬。代爲收取。不然。則此十餘萬金。尙爲潘氏物耶。設妾如當日稍進諫言。必大歸如劉氏。又請人爲之畫策。保全君家。故妾甘守孤衾。苦心獨運。今田疇非君者矣。妻妾非君者矣。况君爲丐爲竊。書券在此。亦安能爭。但妾尙念香火情。如君能從此痛改前非。足不許出閨門一步。卽二姬子女家業。仍爲君有。惟主權須歸妾一文不能着君手。如不相從。則妾有子可倚。君仍請出此門。爲仲手將軍可也。生大感悔。慟哭自披其頰。誓守俠言。諸親長復羣規勸。生贊嘆俠之賢能。俠又告生曰。君之結髮劉姊。自遭君棄。遁跡空門。幸髮未披剃。妾於三年前。已至菴苦勸。迎歸結爲姊妹。今渠不欲見君。但君須往請罪。否則妾仍不納君也。生唯唯。俠乃令生更衣履沐浴。偕其入後園。緣劉看破塵緣。本不欲歸。而俠殷勤備至。久則感其誠。始歸。仍焚香誦經。居於園。生入見劉。素粧素面。不御鉛華。不減昔年之美。不禁向白羅裙下九頓首以請罪。深引己過。復經俠再三苦勸。始爲夫婦如初。自後生坐享四美。家務則歸俠一人經營。田疇日增。屋宇更廣。生則終身不敢出門一步。劉與俠後亦各得丈夫子數人。夫婦皆得期頤之壽。如俠娥者。可稱爲奇女子矣。

偵探小說

十九號

英國奧斯蓬原著　病俠 半廢 合譯

蓮漏沉沉。萬籟寂寂。時將夜半。列物旅館之前。車馬已稀。僅存一摩托車。待於門側。似迎其主人之歸者。時適冬令。朔風凛冽。寒氣逼人。車夫縮其首於衣領之內。若不勝其寒。俄而一絕世美人自旅館出。燈光之下。徒見體格苗條。丰姿清麗。面圓如月。色艷於花。樸素雅淡。宛然凌波仙子。旣上車。揮其纖手令車速進。車乃疾馳而去。一刹那間。車已不見。

明晨倫敦報紙。喧傳列物旅館出命案。太姆士報記其事於左云。

列物旅館十九號竭生君。居之已久。作晚忽引槍自殺。或謂彼因負債太鉅。不克償還。故爾出此下策。或謂竭生風姿翩翩。居恒人爭投果。意者情海風波。不能自全。故出此策乎。諸說紛紜。莫衷一是。姑誌之以觀其後。

警局旣得此息。立命警長陶孫偕偵探馬甘去。陶孫乃與馬甘駕車至旅館。旅館侍者導之入十九號。陶孫見室中佈置井然。名畫四壁。右角置一書架。架傍爲一鋼琴。左角之側。則一長桌。竭生之屍倒於其傍。陶孫見竭生面微露怒容。右手執槍作向己施放狀。左手則緊握不啓。時馬甘立於陶孫之側。默然無語。出其煙狂吸不止。煙縷縷繞其頰。狀乃彌樂。陶孫低聲謂之曰。密司脫馬甘。子以爲何如。馬甘仍不言。陶孫以指捉之曰。君乃夢歟。馬甘曰。誠然。以余思之。是非自殺。陶孫聞之。驚奇曰。君謂非自殺乎。馬甘曰。然。陶孫曰。君何以知之。馬甘曰。凡自殺之人。其怨恨之狀。必現於色。今竭生面露怒容。是以知其必非自殺也。陶孫曰。然則彼何爲被人謀殺。馬甘曰。以余思之。是必與人口角。怒不可遏。欲以手槍擊其人。反爲其人所擊死。其人恐禍之及己。遂爲之僞裝自殺狀。以圖遁脫。陶孫聞之。點其首曰。君言是也。誠不愧爲偵

探家。馬偵曰。君毋過譽。陶孫曰。余非譽君。余知此案非君不能爲也•言已大笑。馬甘亦笑。頃之。馬甘復謂陶孫曰。余今知竭生之死。非死於男子之手。乃爲女子所擊。陶孫曰女子乎。女子何能殺人。馬甘曰。君何痴也。女子同爲人類。安知其不能殺人。陶孫曰。余聞之。女子之心。較男子爲慈善。馬甘曰。誠然。然有時較男子而尤毒。陶孫聞之。低其首不語。俄而舉首詢馬甘曰。君何能知之。馬甘曰。此易知也。大凡女子腕力終不及男子之强。今竭生雖中要害。君不見彼彈入之勢甚弱乎。陶孫聞其言。益佩服不止。時室內僅陶孫馬甘與旅館侍者三人。旅館侍者見彼二人絮絮語不止。心不能耐。顧又不敢言。不得已垂手立於側。馬甘見之。詢之曰。彼何時入室。侍者曰。七時。馬甘曰。入後未出乎。侍者曰。然。馬甘曰。彼入室後。有人訪彼否。侍者曰。不知。馬甘曰。然則槍聲聞之否。侍者曰。否。馬甘曰。奇哉。乃未有人聞槍聲。因問之曰。竭生居此久矣。汝見有女子訪彼乎。侍者曰。僅一。馬甘曰。彼常來乎。侍者曰。然。馬甘曰。汝試爲余狀之。侍者曰。其人則世所稱爲安琪兒者也。其衣則暗綠色也。其顏芙蓉。其目碧玉。其髮金絲。其頸蝤蠐。其臂瑩脂。其肩削素。其聲清澈宛轉。如音樂之和諧。其笑嫵媚瑩煌。如春山之旖旎。其行也則如着雨海棠在風中招展。馬甘聞至此。笑止之曰。汝狀美人。可謂盡致矣。顧汝亦識其名否。侍者曰。不知。馬甘點首不語。頃之。馬甘與陶孫同出旅館。上車而去。

馬甘既回。默思適間侍者之言。不得其領。乃繞室彷徨。忽而啓窗探視。忽而頻跳其足。爲狀厥類發癲。既而鼓掌曰。有之矣。！有之矣!! 面頓露笑容。疾行入室而去。

石火電光。瞬息離出案之期二來復矣。倫敦公花園中。一少年與美人絮絮不休。狀至密切。俄頃。少年謂

女曰。竭生少年英雄。何竟自殺。女曰然。竭生爲儂幼時鄰居。爲人頗善。惟用情不專。此其所以死歟。少年曰。密司言是也。顧竭生……女聞之。微怒曰。密司脫弗勞克君何時提竭生。儂聞之。至今猶心悸。幸密司脫其毋言。弗勞克曰。密司李娜。余過矣。遂與別談他事。未幾夕陽銜山。倦鳥歸林。少年乃與女郎別而歸。

一日。李娜過訪弗蘭克。弗蘭克詢之曰。密司昨日出遊乎。李娜曰然。蒙君下訪。深愧不能恭迎。顧密司脫恕之。弗蘭克曰。是何言歟。顧今日有要言詢密司。密司與竭生爲親歟。爲友歟。李娜突然聞其言。色似變。而故作鎭靜狀曰。爲友。弗蘭克曰。既爲友。何於彼之死。密司乃不作可否。李娜曰。當彼被殺之時。正儂臥牀大病之際。儂安能見彼屍。弗蘭克聞之。冷然曰。密司病乎。何於此時適病。李娜聞其言。色似怒。而轉顏笑向弗蘭克曰。病之來。儂安能測。弗蘭克低聲曰。恐密司於此案有關耳。李娜至是。怒不可遏。疾聲謂弗蘭克曰。密司脫殆疑儂乎。弗蘭克曰然。李娜曰。彼之自殺。與儂何涉。弗蘭克曰。恐非自殺耳。言次。冷然。李娜益怒曰。含血噴人。乃至於此。弗蘭克曰。非余之含血噴人。乃密司之含血噴人也。言畢。出其責竭生之書以示李娜。李娜受而欲撕。弗蘭克急奪之歸。李娜怒詈曰。惡賊。乃私探人信。弗蘭克微笑曰。雖然。密司亦知余爲何人乎。言次。去其假面。赫然倫敦警局之偵探馬甘也。先是馬甘既得是案頭緒。料必爲情塲叔案。時馬甘之友弗蘭克。亦倫敦跳舞會中之能手。竭生之知友也。因得識其眞相。而僞裝獲其證。李娜之姧。既爲馬甘所破。默然無言。惟嘆曰。不圖乃被汝所破。遂受縛。

是晚。倫敦晚報載一新聞。題曰。不可思議之自殺案。其文如下。

列物旅館之自殺案。據大偵探家馬甘言。謂非自殺。乃被殺。法庭懸緝已久。今爲馬甘所破。兇手乃一

女子。是誠不可思議之一殺案也。

李娜既經法庭審訊後倫敦各報載其供詞曰。

儂今已矣。儂無他咎惟咎彼蒼者天。既生儂矣。何爲又付之以情。使儂爲無情者。不識不知漠然無所動於中。何至見竭生而墮於情網。又何至見竭生之另有所愛。而謀殺之。凡是種種。皆用情之過度也。皆情之誤儂也。嗚呼。生儂者天。殺儂者亦天。情乎情乎。汝何不祥乃爾。

儂少孤。受養於叔父丁脫。叔父愛儂如己子。及長善音樂。跳舞會中。時現阿儂蹤跡。時鄰居有竭生者。幼卽與儂相愛。既長。益與儂暱。儂意得情人如是。可以無恨矣。孰知世間負心漢。正於竭生見之。蓋竭生者。非知情者也。乃漁色者也。彼之愛儂。非愛儂之情。乃愛儂之色。故色有美於儂者。彼又別愛之矣。

儂初不知其故。後漸知之。然猶未敢決也。既而得其致彼美之信。然後知竭生之不可與語情。時竭生來倫敦已久矣。儂致書切責之。彼不之理。儂忿甚。遂來與理論。顧彼老羞成怒。欲以手槍擊儂。儂此時爲護身計。不得不以手槍還擊。然彼槍未施。儂之彈已中彼身。彼乃倒地而死。儂一時慌急無計。頃之。儂得一策。謂惟有僞裝自殺。始可脫罪。因爲之作自殺狀而逸。差幸未被人見。時正夜午也。明日儂固見各報載其自殺。儂私心竊喜。以爲計得售矣。乃終爲馬甘所破。此非儂之不幸。天不容儂以生也。嗚呼。自古誰無死。能使彼負心漢伏其辜。儂心亦足矣。儂言已盡。儂事已畢。惟堂上察之。

怪異小說 一箸光

柳庄

豐潤縣有車夫劉姓者性戇而仁雖組舞時必詳視轍間無蟲豸而後過日一落則不行或問之曰恐傷物命也一日凌晨火伴逼與偕劉車在前見月色朦朧中有光如二箸劉急按轡待之俟其光息而後馳過雖衆夫催之不動也

次日獨從故道歸見一女可三十許貌不甚佳而光潤射人坐草澤間歌曰黃草白蓑深復深吁嗟騶虞何其仁騶虞不見戚我心騶虞見兮樂不禁壬公丁女丹如琛與子偕此百年忱愛子戇兮愛子仁劉至女求載而行劉曰子誰氏女曰吾名阿巳即汝村中女也劉信之載而行目不轉顧至劉門首謂之曰請下輿女曰嫂氏在家否劉曰在女曰吾茶可乎劉曰可呼其婦出逆女入劉固謂其茶而行也女謂婦曰吾無歸願留子家婦未答劉聞之堅謂不可女不去

劉暗訪村中女無名阿巳者愈駭之奔而歸聞絡緯聲達戶外入則阿巳紡織布劉曰汝何誑也請速去勿禍我女曰天下之罹禍難者皆小智而殘刻者耳安有戇如子又仁如子而忍禍子者乎其少安無躁妾不去矣劉囑妻迫以行妻曰若固無歸又賢且巧吾不願其去也劉怒攜被寢于外一夕見妻來謂曰吾癸方過可一索否劉方近身則阿巳也急推之蒙被默念曰辱身矣辱身矣次晨見妻捧飯至劉面汗如雨下謂曰晚幾爲阿巳之所惑一夜愧心實羞見子妻出紅綃拭其汗斜而睞焉殊嬌媚劉曰紅綃何來子向日不如此作態也妻微哂劉愈疑之審視則阿巳也大怒以飯盂擲之不中急入見其妻方在竈下阿巳背而立睜目謂妻曰子不逐阿巳去我將並逐子妻曰諾子姑游衍焉

抵暮歸院庭寂寂妻獨坐點孤檠待之劉喜曰阿巳行乎曰行矣曰何往曰不知遂展衾而眠枕席之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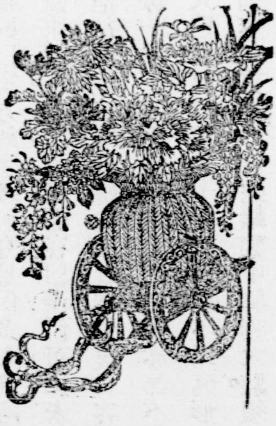
備極綢繆。抵明。劉撫之曰。我固有室。亂匹胡爲不守。吾身幾爲阿巳之所惑。一轉盼間。衾中忽笑曰。我固阿巳也。劉方驚駭。妻自外入曰。賢如阿巳。手指如阿巳。持家如阿巳。子忍棄之。妾不忍也。其爲妾而留之。劉巳無可如何。遂以側室納焉。

鄰人及同伴聞其家得異女。爭持豚蹄濁酒賀之。有健啖者。所列豚酒及饆饠一刻而盡。拍案曰。今日喜事。不令客一飽耶。劉謀諸婦。婦曰。室方如懸磬。何力足供多人餐。阿巳曰。勿慮也。子但陪客。從牖取之。當自給。劉入座。客復大譁曰。飯來飯來。劉曰。子何需。客曰。湯餅可。劉未語。阿巳已知。運刀如飛。切條似銀。五味和而魚肉備。自牖取之。浥注不絕。座客皆飽。健啖者亦鼓腹焉。客曰。止則釜中巳無物矣。其家漸康。七事所需。劉未言。阿巳取圓珠一枚。手運之。遂足。間需杖頭錢。亦無不給者。然別室一甕。常封之。誡勿動。日久。劉妻謂阿巳曰。我兩人情好。可云篤矣。子定非人。胡不以眞形令吾見。阿巳蹴踧曰。姊問我。何敢隱。別室甕中子可啓而觀之。劉妻如言。見一巨蛇蟠甕中。劉妻大駭。須臾甕中出雲氣。蛇騰而上。兩鬚長丈餘。光可數里。劉趕車在道。以爲虹也。婦始知阿巳變去。妻大悔。然自是家日以阜。

同里有鄒生者。知其事。常曰。吾得一蛇精足矣。攜重貲入都。欲求如阿巳之光潤者娶之。一媒婆謂之曰。南城某氏女。其光潤異常人。然巳再醮再休矣。引鄒生看之。喜。以五百金買焉。方一宿。鄒生呼原媒領之去。媒問故。曰。其貌之美。劉家阿巳幾不如。然尻間有肉寸許如尾。方交合。既濃時。尾可長至丈許。纏我腰甚固。解之不可開。涼殆澈骨。此固蛇蒙人皮者。我不堪也。揮之去。踉蹌歸豐潤。遇劉車夫揶揄之曰。子之蛇精如之何。

 二箸光

柳崖子曰。蛇而人。人之可也。人而蛇。蛇之亦可也。人而蛇其形。但蛇之。尚不可。況蛇其心者乎。



官僚風流史

第六回　弟揭姊心蘭閨請罪　客避主面醋海興波

却說捉鷄老二看了名單指着一個姓廖的說道。這個廖詠南小姐。不就是從前姊姊要叫姑夫替我做媒。給我做妻子這個人嗎。琬雲道。正是的。廖詠南。不但。相貌。標緻。而且。家裏。很有銀錢。這樣。的妻。房也討得。過。你。爲什麼。不要呢。你不相信他們。下禮拜二。就要動身。來京。到了。下禮拜五。就可。以見面。了。那時。你若看中了。意只要他不曾受茶。我就。可當面同他說。再叫姑夫寫封信。給他的。老子。沒有不。成功的捉鷄老二。連忙。搖頭道。不要。不要。我枉。和你。是同胞。姊。弟。你却。要。把這綠。頭巾。給我。戴。琬雲。聽。了。這句話。怔了一。忙道。你說什麼話。捉鷄。老二。道。倒不是。嗎。那個。不曉得他同。一個。姓金。的留學生。有過。私情。起初姓金的。只騙他。沒有妻室。後來被他曉得了。埋怨。得那。姓金。的要。死。那姓。金。的也就。和他。漸漸冷。淡。起。來。此番又。和戴起元。一塊。進京。戴起元是著名的。一個。色中餓鬼。食在口。頭。那裏。能。彀。不。染指。呢。話未。說完。琬雲搶着。說道。你枉在。這新。世界。活了。廿來年。又算。到日本。去留學。過幾年。還這。樣的。陳腐。不堪。說出這種。女界。專制。的話。來。無論。廖詠南。這件。事。得之。傳聞。確否。未定。就使。眞有其事。也沒什麼。希罕。我倒要。請問。你你們。男人。成日。家在。外面。和女人。混鬧。這是。什麼。道理。男也是。個。人。女也。是。個。人。男人。可把女人。當作。玩具。女人。也。好。把男。人。當作。玩。具。不然。總。是。男人。便。宜。女人。吃。虧。那能。彀。實實。在在。做到。男女。平權。呢。若要。

講到一夫一妻的制度就是西洋稼文明的國家也不把軋姘頭的事算在裏頭如果要女人不去軋姘頭一定先要不准男人去軋姘頭這不是我一人的混帳話在舊時節講起來便是身脩而後家齊的道理照現在說起來的眞是男權女權兩不侵佔的好法子從前一班道學先生因爲吸受了專制君主的遺毒所以在家庭裏面也要利用那專制手段說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來其實男人責備女人失節女人也好責備男人失節你自己去想想看你近來的行爲比之廖小姐何如他不厭惡你已屬萬幸了你倒還要說他的壞話俗語說得好鈔馬子攤在肩上別人的壞處在前面袋裏常常看見自己的壞處在後面袋裏永永不見就是你了琬雲滔滔不絕的說了這一席話倒弄得捉鷄老二沒有口開半晌纔說道姊姊的話果然不差但是姊姊近來的行爲不曉得是快樂派呢厭世派呢我前日子……說到這裏恰又忍住了琬雲問道前日子怎麼樣捉鷄老二欲待不說一想他既發了這篇議論我就說說諒也不妨的便道我前日子見姊姊和那唐總長的公子一同吃飯一同看戲有時節一同坐馬車不知到那裏去我當時心裏很不快活現在想想着原沒有什麼希奇譬如我做了南宋時廢帝那山陰公主的地位自然要讓姊姊去做落得大量些了琬雲聽了這幾句話攪着他的心事登時雪白的臉上起了兩朶紅雲看官須曉得大凡一個女人任憑你落落大方沒有一些閨閣態度又任憑你說話之間十分放浪但也只好說說別人家的事等到說到自己身上總不免有些羞愧起來況且琬雲心裏還有一層意思他想他的兄弟一向是服從他的命令現在被兄弟當面說了壞話以後要想說句正經話都不能轂難免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了所以轉羞爲怒忽然之間柳眉倒竪杏臉生嗔那一隻手向桌子上一拍道

放屁你幾曾見我幹過什麼醜事竟說出這樣的放肆話來就是同人家吃吃飯看看戲也是朋友的常情你就好當拿住把柄來陷害我嗎你前日子碰着孫子文妹妹帶嘲帶笑說他同他的書記員曹先生有了意思被他平白地打了三句耳光你還不記得嗎我今日不來打你阿呀娘阿你在南邊不來管管我的兄弟他竟敢無法無天的欺負我說到那裏琬雲眞像要哭出來了捉雞老二看見勢頭不好連忙溜之云乎走出公館門一路籌思今日的事雖係我自已不好但是我姊姊也有過分的地方這也不消說起我最恨的是假正經的孫子文小姐時時同那曹書記軋了姘頭還要做出高不可攀的樣子來我前日子因爲拿不着他的憑據所以吃了他的虧方纔被我姊姊提醒一句我越想越氣一定要弄個法子去倒他的媒纔好出我口氣好在曹書記的面孔生得着實好看吊他膀子的人倒很不少上禮拜六在榮慶班聽戲那畢尙書的五姨太太同他兩個眉來眼去足有兩三個鐘頭那時倘被孫子文見了這還了得捉雞老二想到這裏暗暗把手一拍道我總有個法子叫他冤家碰着對頭纔顯我的手段哩正在想到得意時候忽旁邊走個人來向他肩上一拍道竹兄低了頭轉什麼念頭捉雞老二一看正是同部的錄事官傅善禮君連忙招呼道善翁到那裏去傅善禮道此刻萬生園正在熱鬧的時候我們何不去逛逛呢捉雞老二滿口贊成兩人就坐了人力車一逕到萬生園來揀了坐位泡了兩壺香茗且飲且談那知事有湊巧捉雞老二仰起頭來看見對面樓上靠窗坐的一位時髦女人不是別人正是畢家的五姨太太捉雞老二心下詫異道莫非小鬼頭曹書記也在這裏嗎果然如此這一躺倒走得着脈那時雖與傅善禮講閒話恰已心不在焉只顧東張西望傅善禮曉得他的行徑素來有些鬼鬼祟祟所以也

不在意停了一歇捉雞老二忽然跳起來道哦果然來了傳善禮一嚇道你倒底做什麼莫非癡了麼捉雞老二也不回答連忙離開坐位雜在人叢裏頭原來他坐的桌子正設在游人必經之地他遠遠見曹書記從外面進來恐怕被他看見所以特地走避等到曹書記慢慢走過又漸漸走到對面樓上去那時捉雞老二的兩眼便移到樓窗邊畢姨太太身上死命的釘住畢姨太太的兩眼很快恰早已移到曹書記身上也死命的釘住一個釘住一個煞是好看等到曹書記和畢姨太太距離漸近的時候無線電已經通過畢姨太太立起身來將從東樓轉到西樓曹書記便跟在後面別人不懂的恰看不出他倆是相識的此時捉雞老二已走回來輕輕向傳善禮道我要去偵探一事請你在此等我一等不要走開說罷便飛也似的去了停一會子捉雞老二面上已帶着懊喪的樣子走回自己原坐上說道天下有這等奇事眞正奇極了傳善禮道爲什麼呢捉雞老二用手指道從西樓後面下去不是一塊草地嗎草地過去不是一座小洋房嗎那小洋房後面便是河了再沒有什麼地方我方纔明明看見兩個人從西樓下去經過草地走進小洋房內我就緊緊跟了進去恰遍覓不見那兩人的影蹤你道奇不奇麼傳善禮笑道照這樣說起來福爾摩斯又失敗了捉雞老二道我正在懊喪你還要來取笑，我兩人又談了幾句閒話各自回去但是捉雞老二心裏總放不下這事一想他兩個人又不是神又不是鬼難道會變化不成我一定要去拆穿他的戲法哩自此每日到了午後四五點鐘便到萬生園去不是飲茶便是在各處踱來踱去醉翁之意不在酒別人那能揣到他心裡果然到了四五天後被他買通了小洋房內一個小堂倌得着一個秘密所在原來這個秘密地方雖係園主人所造恰不肯輕易給人家知道那造法又很巧妙

如果無人指點再也不會看出來的捉雞老二此時喜得心花怒放恰又細細打算道必須如此如此方叫他兩邊都吃一些苦頭但是這事仍須仗着我姊姊的力姊姊那邊前日和他們口不曾疏過他氣今日一定要去請罪的打定主意這日正是禮拜五捉雞老二揀着他姊姊心愛的物買了幾件回到家裏已是下午五六點鐘時候他姊姊還未回來爲何呢因爲這日正是戴起元帶着十二金釵到京的日子陶琬雲同孫子文等趕着到京津火車站歡迎戴起元又要招待各位姊姊忙的了不得直到晚間九點光景方纔回家捉雞老二連忙過來向琬雲作個揖道姊姊不要生氣了那日的話是兄弟不知輕重果然冒犯了姊姊以後再不敢了請饒我這一次罷說着把買來的新鮮荔支一罐遞上去道這是姊姊喜吃的請多用些罷琬雲接着一笑道你這個人放火是你收火也是你我是不來記你的恨只要你以後不再瞎說嘔人的氣便好了我今天爲了招待的事身子疲乏得很連一件新鮮笑話還沒有說給你聽哩今天戴起元到站的時候各機開都派了代表去歡迎那時自然熱鬧極了兩旁的警兵正在排隊擁護他的花車出發忽喧傳搜捕搜捕的聲你道爲何捉雞老二道爲什麼呢我那裏知道琬雲道戴起元隨身帶的一件多寶串忽然失去了聽說要值十三萬多銀子哩你道奇怪不奇怪但是一時那裏搜捕得出徒然鬧得沸沸揚揚落得人家說他的銀子橫豎擄掠來的就是用去十幾萬銀子的物事也沒有什麼要緊我聽了這句話暗想戴起元第一次到京不但失財還要被人家揭破面子你道可笑不可笑捉雞老二道這倒眞算個笑話那有帶在身邊的寶貝會被人家偸去呢說到這裏捉雞老二便故意高聲道姊姊今天得着個笑話我也發明一個秘密所在哩琬雲道什麼秘密所在捉雞老二道萬生園

西面不是有座小洋房嗎、小洋房靠河的地方不是有四五株大樹有一堵三曲式的高墻嗎對着第三株樹的牆上有個暗機關把這機關一撥那南北兩曲牆上便各開了一扇小門可以進去的等到人已進去那扇門依舊闔上看去恰似天衣無縫只見牆不見門的你道巧不巧呢跑到裏面恰是旱船式子的兩間小房中雖隔着天井仍有迴廊可以走得通望得見裏面陳設的坐臥具也都精巧豈不是絕妙一個秘密所在麼琬雲聽了不覺失聲道呀當眞有這樣一個地方我明天就要去見識見識了捉鷄老二道且慢這個所在只有禮拜五禮拜六兩天可以進去而且又限定午後三點至七點這四個時間人數只限定四個進去的人都要買票每票要售二兩半銀子但很不易容買着我在禮拜三就發明這個地方要買禮拜五的票已沒有了只買得禮拜六的票兩張在這裏已和一個朋友約在明天進去哩琬雲道你約的不過女朋友了你們隨處可以玩的何必要這個所在我明天有極要緊事要和孫子文姊姊商議好兄弟你這兩張票子讓給我罷捉鷄老二故意躊躇道不過我那朋友處又要去關照他很費事哩也罷姊姊既然要我也沒得說了一面說一面從袋衣裏摸出兩張票券來遞給琬雲琬雲自是歡喜不知正中了捉鷄老二的詭計當下一宿無話次日早起琬雲便去約了孫子文到了下午三點多鐘陶氏姊弟已在萬生園裏恭候了不消一刻時候孫子文也來了捉鷄老二道你們要進去不如趕早爲妙可以揀個好的坐位就是談談什麼事也不防有人聽見於是三個人一同走到小洋房後面捉鷄老二把兩張券交了進去立刻有人出來把牆上的機關一撥陶孫兩女士便從南首的曲牆內走了進去裏面樣子果如捉鷄老二所說的一些不錯眞是一個絕好的男女幽會所在兩個女士各自轉念不過

不說明罷了當下這秘密所內只有他倆沒有第三個人他倆就在靠南首一間裏坐定了把擴充璿社的事談了一回忽然之間看見對面房間裏來了兩個人一男一女那男人不是別人正是曹書記孫子文登時面色大變心裏突突的跳他性子本來發剌的連忙趕近去那曹書記恰又不見了便找着那女人說道你同來的男人那裏去了這人是我家裏用的書記員他在北京地方全沒有什麼女親女眷你是他什麼人引誘他到這塊地方來幹什麼事那女人聽了還未回答只聽得剝通一聲有人說道不好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期

漂布泥　續

蓬心

余斯時聆彼一席話。覺至爲有理。遂深信之。卽答曰。余釋然矣。余已明君之用意。蓋以此壓榨機採掘此寶貴之漂布泥也。曰非採掘。余頃未完全說明。此蓋余輩遮人耳目之計。特別之進行法也。余因恐鄰人見我運售。致啓猜疑。故以採掘所得之泥。用壓榨機壓之成磚。庶運磚而出。則鄰人卽見之。亦斷不疑及此爲地中掘起之漂布泥所壓成。此皆余輩之事。無涉於君之營業者。君務於十一點十五分至愛弗特。別矣。夜中相見。余亦點首曰。余必以十一點十五分至愛弗特。彼卽加冠怱怱出。既至戶。復返身入囑余曰。幸萬勿告他人。語時閃閃著疑之目光。又向余注視一番而去。

攷倫納而既行。余又將此事忖度一過。余思此事關係誠至重。眞一可驚之委任。而酬資五十喬尼。較之尋常不啻十倍。余久未遇營業。不意今日乃得此無上優美之商權事。余斯時眉飛色舞。已非復日中之陰沉無味矣。惟一念及此人之面目。又至不願再見。然而雖存憎惡之心。又安能敵喬尼五十者。瞬息間余已驅之九霄雲外矣。余今日之晚餐。乃甘美無倫。餐畢。遂命車至派汀頓車站。

余至而立亭。恰逢此末次至愛弗特之車。將次開行。乃急易乘之。車聲隆隆。未幾愛弗特站至矣。愛弗特爲一至小之車站。燈光昏暗。下車者止余一人。月台間僅一睡思迷離之脚夫。手提一燈。余視錶。方十一點一刻也。急出車站門。覓余友。則早有一車停黑暗中。余友並無一語。掣余衣。握余臂。推之入車中。而引

起兩旁之隱。不一瞬。蹄聲得得。此車已風馳電掣、盡馬之能力而去矣。

海雪蘭語至此。福爾摩斯突問曰。一馬乎。兩馬乎。曰一馬也。曰亦見馬車爲何色乎。曰見之。車旁有燈。當余跨入時。余見車爲栗色也。曰彼馬之精神疲倦乎。抑壯健乎。曰至壯健也。曰。謝君見告。恕余唐突。乃橫截君語。今請繼續述此有趣味之歷史矣。

海雪蘭復言曰。余輩馳驅於道中者至久。約一點鐘餘。孜倫納而曾言離家僅七里。然就車行之速度而度之。必有十二里也。彼與余偕坐。乃始終未發一言。僅時時向余注視而已。余忖此村間之道路。必至不良。因余坐車中。漸覺顛簸不已。余欲於隱間外望。一察此爲何處者。則三五明星。閃爍空際。隱約間似見連天衰艸。厚被濃霜。不復覘有屋宇也。未幾。車之顛簸漸減。似已入康莊大道中。駛不數分鐘。車戛然停。孜倫而一躍下車。逕入一宅。余從之。方入戶。卽砰然一聲。門已閉矣。余欲迴身一窺門外狀。而竟黑暗無所覩。但聞輪氣聲轔轔。余輩所乘之馬車。漸駛漸遠而逝。

室中黑如漆。孜偏倫而乃摸索其袋中。覓燐寸。忽室之彼端。一門驟闢。火光突入。余目爲之眩。幾不能視。迨定睛觀。則一婦人方持燈冉冉入也。婦人以手覆額蔽燈光。視余輩。余亦視之。姿客殊美麗。衣飾亦豐富。類大家人。口操法語。詢孜倫納。而余雖不解法人言。特觀其目頻頻注余身。則必爲詢余之奚自來者。旋孜倫納而答之。乃聲粗悍無和順狀。婦人聞之。竟戰慄不自已。身顫顫幾墮其所持燈。孜復就之附耳作數語。取其燈。推之。仍令入。返身另闢一小室。偕余入曰。請君稍俟此。余視室中有小圓桌一。桌上德文書三四。橫臥其間。孜卽置燈於桌。曰。君姑坐此。余不使君久待也。言已。反闔其戶而去。余取桌上書觀之。

二爲研究礦學者。餘皆詩集也。余不能法文。即仍置之桌。步至牕間。擬一窺牕外景。孰知外加百合牕。依然杳無所見。斯時余室寂然。幽絕之景。令人可怖。惟微聞有滴滴聲。似發於某廊之內者。余心中乃忐忑不自安。私忖此法人果何爲者。何爲居此冷僻地。此處又爲何地者。仍而立亭耶。抑已爲別一大城耶。余自愛弗特站至此。曲折行十餘里。已盡忘其東西南北。此間猶爲愛弗特與否。殊糢糊不可知。惟余可決此間必爲鄉村也。乃蹀躞不已。口中嗚嗚。低吟一小曲以自娛。

余胸中方滿貯可怖之念。不謂門乃徐徐闢。斗然一婦人立門口。余絕未聞其聲息。大懼。幾失聲號。而婦人則頻搖其手。似令余弗聲者。余細觀之。即頃持燈出現之美婦人也。燈光映其容。益增艷冶。惟體慄慄若不勝恐懼狀。余方欲詢之。彼則操其不規則之英語語余。語時時作回顧狀。一似門外黑暗中有大恐怖在者。

彼期期言曰。君速去此。雖强欲作鎭靜狀。然齒震震。已表現其恐怖至極。又曰。君必速去此。久居此間無益也。余答謝曰。蒙夫人見告。惟余尚未達余目的。余不能去也。且俟視察機器後再行。曰。不可不可。君何苦久俟。此速出此戶者。猶無人能阻。君非然者。悔無及矣。余仍微笑搖其首。示不欲行。彼乃搓其手曰。噫天乎。君必速去。君必速去。言時惶急萬狀。然余斯時方念及五千喬尼之厚酬。樂不可禁。且余性亦倔强。婦人以爲居此險。則余必一窮其究竟。矧中夜跋涉。不憚風霜。無非有此厚酬耳。一去則付諸泡影矣。此婦人殆瘋者。乃頻頻促余去。不令一行使職務。一享受厚酬。彼不知余已無交易者久耶。此優美之交易奈何忍棄而去。故彼哀懇不已。余仍危立不稍動。是時似樓上有閉門聲。繼復足聲雜沓。漸由梯下。婦人

卽現失望色。亟抽身去。行時脚步至輕。無絲毫聲點。諒來時亦然。故余竟未聞之。足音漸近。孜倫納而至矣。後復隨一短矮肥胖之人。面擁腫而頷重。與孜倫納而竟適相反。二人並立。眞一奇觀也。孜入室卽向余介紹曰。此密司脫否喬生。余之經理兼書記也。又曰。余憶去時爲君閉此門。恐夜中風寒。君或不耐。此誰闢者。余視其容頗現狐疑狀。乃答曰。否。余自闢之。此間空氣殊惡濁。余覺悶甚。故闢之。一瞬間。彼釋疑矣。卽取桌上燈。謂余曰。余輩斯時可動手辦事矣。機在樓上。請君卽登樓。余曰。唯。余意亦需冠乎。曰否。固室中也。曰君輩掘此泥於室中乎。曰君又忘之。余固言用機器壓之成磚也。君無庸涉此。但需一驗此機受病處足矣。

於是余與孜偏納而等均登樓。孜執燈前導。余與此胖人繼之。余察此室。實一大而無當之舊室也。走廊極窄。而樓梯復曲折。戶亦低矮不中式。戶限已中凹。足見此室之年代已久者。室中無地氈。亦無他裝飾品。壁上泥土半剝落。散屑滿地。不識何以居是室者。乃惰懶至此。心中一念及頃間婦人之言。及孜倫納而之詢問闢門爲誰。覺此屋中必有特別奇異之怪事。外雖故爲鎭靜狀。胸中實怔忡不安。時時引目注視彼二人。覺此胖肥之否喬生。亦陰險乖戾。不亞於孜倫納而。特就其接談數語。則否喬生可決其爲英人也。

孜倫納而引余至一低矮之門口。余視室中空洞。無一物。至小而四方。戶狹。余三人不能同時並入。於是孜乃偕余進。而否喬生則俟於室外。孜倫納而曰。余儕今已入水力壓榨機機關之內矣。必愼重將事。設有一人撥動此機關。則余輩一轉瞬必爲所壓斃。此小室之承塵。卽下降活塞之底也。鐵板上具有無數

噸之大力轉動之卽以作工。然中有不便利之處。以致耗損馬力。不能收其完全能力。君試一細察之。此病究在何處者。何法能使之仍復本來之効用。余乃唯唯。取其手中之燈。進驗此機器之四周。噫。此實具有强大馬力之水力壓榨機也。余執其槓桿搖動之。察其聲息。知其中有一漏隙。於是更細察此圍繞槓桿之橡皮帶。不一刻。已發見其受病處矣。蓋橡皮之一處。乃縐縮不平貼。以致於旋轉時有間隙不能合縫。因此而不甚流利。損失馬力。余卽以指示孜倫納。而孜靜聽余陳述其受病之由。復詢余關於修理此病之方法一二語。余一一答之。斯時余已復反此小方室中。卽下降活塞之下。細察此室中狀。噫。余一瞥已知其所謂掘取漂布泥及壓泥成磚之言。均謬也。此乃大力之機。豈僅僅爲壓榨漂布泥之用。余視其上下均爲鐵板。惟四周爲木製。余又驟見此鐵製之天花板及地板上。均滿布有金類之屑。余乃爬剔少許。察之。此究爲何物者。斯時忽聞室外之胖人操法語語孜倫納。而孜卽返身注其凶惡之目光射余。時孜方察視此機器病處。而從事修理也。孜一見余視此金類屑。卽厲聲曰。海雪蘭何爲者。余曰。余察此漂布泥耳。余能知君之眞目的。且能助君使此機器合用也。余答後。余滋悔何鹵莽若是。孰知彼聞余語。卽作色言曰。佳佳。君已知此機之用矣。言已。倒退一步。疾趨出小室。砰然一聲。已將余閉入室中。余見其走時。心知不妥。急撲而出。惜已無及。余力撼此門。然堅如鐵石。毫無推開之希望。余急呼曰。孜倫納而君請速容余出。然斯時更起一種聲浪。余聞之腿顫不能立。嗟乎。諸君。此非槓桿漏水時之鏗鏘聲乎。彼殆已撥動斯機矣。如是則不轉瞬間。活塞必落。斯時孜倫納而所攜之燈。尙置地板上。余藉此光線。急視此黑鐵之承塵。噫。果漸而下壓矣。雖其速度甚遲緩。然余爲水力工程師。知之最深。可決其爲向下壓也。忍哉

玫倫納。而乃竟欲壓斃。余嗟乎海雪蘭。不轉瞬間。乃竟將成一血肉模糊之人漿。

上海孽史

丁悚

第八回　厚禮卑辭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偎紅攤翠衆姊妹各飲歡喜湯

却說玉寶正睡床上出神不料有人躡手躡脚走上扶梯來推玉寶身體撐眼一看乃是小丫頭蕙兒玉寶卽罵問何事小丫頭鬼鬼祟祟掏出一件書信似的東西就向小姐手內一塞另有一個小錦盒兒揭開一看寶光四射乃是一對珠鐲小丫頭輕輕說道這是那人交付我的屬我親付小姐不可洩漏又與我一塊洋錢哩說罷又笑嘻嘻掏出洋錢令玉寶觀看玉寶說好孩子不要開口我要做新衣你穿哩玉寶便觀看來信覺着字體歪斜語多費解原來玉寶家中有一露臺露臺外望是條冷衖能見過往人的玉寶居家無事每帶了小丫頭登臺眺望對衖屋裏住有一家唱新戲的浪子這新劇家表號恨人每見玉寶總勾勾答答似的無奈恨人姿色有限身材猥瑣玉寶豈能看得上眼玉寶左右無事不免拿他來尋開心看官須知天下聰明輕薄女子往往有此等舉動恨人却當了眞贈戲劵贈鮮花非止一次了這一次竟將卑辭厚幣而來玉寶縱然不在意中但他孝敬之禮怕化上兩月薪水尙不止哩玉寶看信未

了有人進來急忙收起忽記起少岩名片來周身檢點並無縱影心中不免焦躁一連找尋數次案上小鐘時已鏘然二鳴只得就枕安眠可憐玉寶胡思亂想那裏更睡得着第二天起身時已不早娘姨進來梳頭玉寶仍是胡思不絕心想名片丟了失去少年的住址從此以後這美貌少年茫茫大地恐無再見之日辜負他昨天一番盛意心中過得去嗎若說自由婚姻如此多情美貌的郎君實乃世間少有一旦終身大事失在區區寸楮之中眞太覺疎忽了昨天臨別之時萬不該如此大意又想昨天進來之時莫非落在家中想罷卽喚蕙兒下樓找尋忽又想起恨人手書拿來一瞧別字連篇眞可噴飯哩他又信中寫明今天下午約至某處大餐如此舉動分明唐突西施豈不可笑可恨遂立刻沈下臉來意欲告知財寶將他重懲誰知財寶這幾天內暗暗入了狐羣狗黨的圈套未免應酬徵逐日夜忙亂一問訊已出去了玉寶坐在那裏慢慢的執了恨人的信看而又看不覺漸動憐憫之情可見他爲了我顚倒迷惑犧牲金錢如此說來我這個人竟是他的知己了況且他來路不易節衣縮食購贈珍物隆情厚意未免却之寡情卽使返璧之後亦不能退回金錢了想到這裏卽取錦盒把玩見這一對耳環實在精巧可愛兩粒珠子雖不甚大但也有黃豆大小晶而且圓玉寶耳環却有數付內中兩付是母親給的一付是珠環珠子甚大惜是老光他嫂子又贈他一付雖是新光可惜珠子不大一付鑽石的是他生平最愛之物惜被車夫拐去了另有二付是不能用的頗想再買一付難得那人恰巧報效戴在上面眞是如心如願再好沒得了鏡子裏端詳了一會梳頭娘姨在旁亦更贊美不迭玉寶此時歸完的心思竟消滅了坎坎頭梳好兩位女友說笑上樓了來者卽昨天同伴的張娟娟李玉梅一上樓卽笑道好一位玉精神花樣的

美嬌娘今天越出落的風流別致了好姊姊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怎當你這傾國傾城貌說罷之後兩個人拍掌大笑丫頭倒上茶來幾乎被他二人潑翻娟娟笑道姊姊昨天臨走時光為什麼傯傯忙忙少魂失魄似的玉梅笑道想是老虎追庇股裏呢娟娟道不是老虎在後頭為的猥(郎)在前頭二人你言我語嘻笑不止玉寶嗔道二位姊姊也休說嘴戲是大家看的過去之事何必再提呢玉梅扁嘴道客氣客氣托福托福娟娟笑道戲是大家看的那話兒是一個人得的這是怎麼說呢玉寶恍然大悟臨走時少岩的名片被他二人拾去了即央告道好姊姊好妹妹那話兒揀還我罷了玉梅道什麼東西呀誰奪你的寶貝來玉寶央告道姊姊快不要如此累的我找了一晚哩玉梅道什麼東西找了一夜可是廣東香焦不是二人說罷重復大笑無奈玉寶仍是央告不迭玉梅道這話兒那話兒我是不知道的你問娟娟妹妹呀娟娟正色道過去之事何必提起呢誰揀你東西呀再者你有寶貝該自己謹慎保守秘密收執無端向我要起東西來又說不出是件什麼東西我是你的保險行家嗎就使我是保險行家你也須有收條乃可向我取物你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在什麼地方那隻手交付我的又是什麼人做的見證在娟娟滔滔汨汨一番言語說得玉寶惱了坐在一旁半日工夫老不開口二人自覺不情過去解慰玉寶正在欲哭出來那娟梅二人故意不起陪了許多不是好姊姊好妹妹叫了約有百十來聲玉寶亦覺漸漸回嗔作喜二人因走近玉寶身旁之時見他耳上新戴珠環瑩圓奪目又要細細查問玉寶道是老家私本在家的玉梅道妹妹幾付環子我都見過的妹妹不是每說要買珠環嗎玉寶又說是新買的是昨晚便道回家時買的娟娟搖頭笑道昨晚戲館出門快交十一句鐘了珠寶店早已關了那裏買呢越說

越不對景了玉梅左顧右盼一眼看見粉盒下面壓有一封書信無意取閱已被玉寶雙手奪去兩個人亂奪亂搶扭做一團打到床上去了玉寶此時明知衆寡不敵心急非常一手執了恨人的信放在身後娟梅二人猶如餓虎撲羊跨在玉寶身上玉寶口叫阿呀不已却値小丫頭兒立在旁邊笑着玉寶急將書信順手遞給蕙兒蕙兒得信急逃下樓梯二人搜索不得知已被他過門沒奈何只索罷了玉寶坐起來喘氣說二人眞正不該惡吵剛剛梳好的頭又弄毛了玉梅自見環子之後動疑不迭心想莫非那人所贈但無這等迅速莫非昨夜三人在坐之時玉寶卽已告訴那人地址不成果然如此足見他手段敏捷了但他瞞過二人未免可惡想到此處不禁醋心勃勃又見他耳環晶瑩一閃一閃耀人眼光加以天生麗質秋波澄澄梨窩淺笑狐媚子似的處處地方動人憐愛正是情場勁敵哩玉寶一面掠髮一面說道好姊姊可憐見妹妹罷那話兒給我一看可好娟娟正要交出玉梅止住道我們大家公平交易你看好麼玉寶問怎樣叫做交易玉梅道你與我看這個我與你看那個這交易公平嗎玉寶道這可不行書信自由你知道嗎玉梅道好了好了不必再說了我們去罷於是乎兩個人珊珊而去玉寶也不相送喃喃自語道你去了再別上我的門天下也沒有如此作惡討氣的人……道言未了兩個人又哈哈一聲跳了出來原來二人藏在門後沒下樓呢玉梅說你不許我進門我可並未出門哩娟娟說玉梅姊姊我做了好人罷不要誤了他們佳期有喪陰隲呢玉梅定要書信交易玉寶說我並不希罕這個左不過一個名片罷哩娟娟道名片名片我等也不如此鄭重了玉寶道再者無非住址玉梅又道哼哼佳期密約好多着呢我是做了傳書遞簡的紅娘子那壁廂張君瑞要盼望死了玉寶此時方始着急起來無如玉

梅娟娟二人猶如中日交涉中交到二十二條的約款說來說去毫不讓步此番有挾而求定規要拿書信交易玉寶迫於無奈只將恨人的來蹤去迹說個大概卽屬小丫頭交出書信與二人觀看商議對付之策娟娟道俗語說得好癩蝦蟆想天鵝肉吃天下竟有此等不知進退的人依我說只有兩層辦法第一層姊姊可將書信物件交與財寶哥哥爽性將他出手重辦警戒他的淫心免得他日後胡亂行動玷汙好人家女兒的清白第二層呢姊姊也不必寫什麼書信差小丫頭將書信並同原物去還屬他以後不可再來嚕嗹對他說下次如此是不答應的玉梅忙道妹妹你這人忒忠厚了依我說第一策第二策全不妥當照第一策辦法他是痛苦的了但我們仍無一點兒得益之處至於第二策更覺太壽不行不行玉寶忙道願聞姊姊高論玉梅道且慢且慢此人品貌如何娟娟道姊姊不見過嗎正俗新劇團的貼且那天白相靜安寺新戲內拎香籃的姊姊忘了嗎玉梅卽道噢！噢!!噢!!!這個渾蛋東西走上臺一雙賊眼包廂中溜個不住哈哈哈這東西嗎不給點子利害還當了得我有絕妙處置之法在此說到這裏早已鐘鳴十二下了娟娟卽催玉梅道姊姊你莫誤了人家正事你看現在什麼時候了於是乎玉梅在身旁錢袋之內揀出少岩名片來向桌上一丢但見名片正面是刻的名號官職下首書明住址玉寶搶去觀看道便是如此有什麼希罕似的娟娟道還有哩玉寶卽翻轉名片觀看但見小岩的軍裝玉照亭亭在上旁注鉛筆小字一行乃是明日奉屈雅叙園中午餐乞勿吝玉云云玉寶見了心花怒開不覺出神微笑忙道這便如何是好頭弄毛了重新梳妝恐不及呢就此理粧傅粉更衣易履忙碌的不堪一面又抱怨玉梅作惡娟娟道怕什麼呢既係相約卽至一兩點鐘前去亦不爲遲去的早了反而不好玉

寶此時衣服換而又換髮脚掠而又掠先穿平底鞋嫌他不俏卽易高履走上幾步嫌不自然又易淺口的兩個丫頭兩個娘姨更迭打扮着衣鏡前走近五六七次口中止不住呶呶罵人玉梅娟娟有時和他說話竟若不聞毫不對答看官須知這是玉寶因有兩事在心實實委決不下所以二人之言無心對付了恨人贈給的環子玉寶本待不戴無奈換來換去難以合式當向娟娟借了一付看看亦不如式隨手完他二人坐在那裏無味道聲再見立刻起身而去玉寶忙送出去亦已不及幸有娘姨在下攔住忙將二人重新請到樓上二人問他何事相邀又道姊姊是有飯吃了我們楞腹在此幹什麼呢玉寶笑道這條子並不具名分明三人並請難道單單請我不成玉梅說豈敢哩我等若不知趣遠引挨上門去有什麼意思呢無奈玉寶再三不依說若非三人同行我一個人是不去的玉寶翻箱倒篋的忙了一會凡可戴的盡戴了可插的盡插了二人又向玉寶添借插戴等物又命娘姨去喚一部新式馬車預備三人同坐看官須知惟有財寶弟兄不在家中所以玉寶有此自由話休絮煩三個人急急忙忙上了馬車駛到那雅叙園酒館詎知少岩到此已有多時堂倌見三人下車急忙過來招呼說姓梅的在四號裏呢遂由樓上的堂倌打起門簾三人挨次魚貫入內看官須知天下文明女子最賤不過見了什麼男子總比女友親密至於稍通文義的女子尤願急自表暴做了幾首歪詩恐人不知參酌哩考訂哩推敲哩好像議論軍國大事一般須弄得人人聞名纔罷往往吟風弄月當了生平的嗜好性命娟娟和玉寶二人都是略解吟詠之人見了少岩已爭先恐後各將近作呈教過了少岩哩倒也是位風流儒將雖不能上馬殺賊却也能下筆成文而且喜謅歪詩走一處汙一處墻壁欣欣然自鳴得意不料竟在閨閣之中遇見同

志本有卽席聯句之約所以玉寶分外投契故此不避嫌疑欣然降臨否則無因至前不太唐突西施嗎這一層意思乃是昨天的漏義作爲今天的補筆總因做書的人筆墨庸陋所以說得斷斷續續不能使看官們一目了然眞正慚愧哩話休絮煩却說這一席酒淺斟細酌綺旎風光佳人紅粉俠士青年眞是千載而下盛會難逢哩四個人吃到後來不覺猜拳行令脫略忘形起來卽由玉梅創議豁通關拳三個人掣起了纖纖玉手喊破了嚦嚦珠喉周而復始輪流不絕纔把那風雲月露的詩思打斷玉寶正與少岩絮絮滔滔談個不了問他蘋洲是幾時做起的二人如何要好少岩賴得精光說我不過叫上一兩次局並無特別關係的不言衆人飲酒熱鬧卻說恨人亦約玉寶午後二時海谷春西飡玉寶臨行匆忙並未將他回絕所以恨人到了一點半鐘卽在那裏老等等了一點多鐘不見動靜不免焦躁起來一直到三點鐘不見玉寶光臨卽出餐館溜到玉寶門首守住薫兒問訊方知三人坐了馬車赴雅叙園中膳去了心想玉寶諒因姊妹見邀不便過卻却也難怪既然如此何不逕往彼處一叙呢說不定一箭雙雕甚至三雕亦未可知諒他既受禮物決不致於變臉的想罷之後先至海國春回了房間卽往雅叙園而來問明三個女人一馬車同來的堂倌回稱在四號內於是乎四號內有客一聲怪響喊了上去卽有人打起門簾恨人急忙鑽進正想招呼不防座有男子遠望着氣概甚是威嚴心想不知何人的家屬在座陡然之間竟嚇壞了口稱弄錯退出不迭少岩厲聲斥問什麼渾蛋東西亂闖席面該打該打怒吼吼赶了出來恨人逃避不迭少岩尚在那裏罵人哩適値堂倌進來上菜說這人是唱新戲的來找一……說到這裏玉寶忙與堂倌眼角示意那堂倌便不說下去了這裏玉寶强自鎭定但巳面孔失色恐被少岩察

出破綻急的立起身來向着衣鏡中梳掠蓋髮玉梅正因根究岩蘋二人交情淺深少岩力矢無他玉寶回頭道我看昨天情形决不像沒過相好的少岩道你問蘋洲卽是了衆人齊道此是欺人之談我們如何問蘋洲呢玉梅道可叫局的娟娟亦附和起來少岩說一人叫局沒趣味似的我想大家都叫好玉寶娟娟齊道羞答答的沒意思哩竟被玉梅强激起來於是蘋洲之外又寫了三張局票無非鶯鶯燕燕惜惜憐憐之類正當彼此玩得高興忽玉寶家中車夫赶來說小姐不好了家中出了事體了還是

常願尊前親薌澤　　忽驚平地起風波

欲知玉寶家中又出什麼事體且聽下回分解

倫敦竹枝詞

倫敦竹枝詞

局中門外漢戲草

手把花枝唱竹枝竹枝新譜夜郎詞故人萬里如相憶夜夜中華夢到時

十丈寬衢百尺樓並無城郭聳金甌但知地上繁華甚更有飛車地底游

泰西諸國皆無城英亦如之通衢之下皆鑿空砌成甕洞下置鐵軌而行火車

黃霧迷漫雜黑烟滿城難得見青天最憐九月重陽後一直昏昏到過年

倫敦居民四百萬戶家家燒煤烟筒如林一交冬令閉塞不通烟凝不散日色無光白晝如晦不足爲異

五十年前一美人居然在位號魁陰教堂高坐稱朝賀贏得編氓跪唪經英民呼其主爲魁陰譯言女王也

今年爲英女主在位五十年之期舉國大賀張鐙三日四方來觀者數百萬人鄰邦來賀者十餘國有遣使臣者有國王自至者是日女主臨大禮拜堂登坐受賀各國賀者皆往焉教士環而唪經禮畢女主與其親王宗戚人等接吻而散

健兒貫弩爲前驅八馬朱輪被繡襦夷狄不知尊體統萬民夾道儘歡呼

英女主由宮至禮拜堂前驅馬隊數百人鼓吹百餘人又有步隊數百人女主乘八馬車雕鞍錦韉身佩八寶斜帶頭一冠如毘盧然皆嵌以珍珠鑽石云是當年加冕時印度王所進者前引親王大臣皆乘馬復有四馬大車數輛載其太子夫婦及孫男女人等道旁隙地皆支綵障設坐位而責之位之美者人需英金十磅方得坐男女觀者不下數百萬人輦路所經婦孺皆脫帽歡呼聲聞數十里無復有肅靜迴避氣象女主坐車中沿途左右領之亦覺應接不暇焉

古來印度號西天佛法於今亦可憐慚愧稱王數十載尙叨女主賜華筵

印度部落王來賀女主者五色巾纏首身披花襖黑面虬髯如佛經中所繪西番象奴狀

國政全憑議院施。君王行事不便宜。黨分公保相攻擊。絕似紛爭蜀洛時。

國有大政由議院上之女主畫諾主曰不便可再議主不能獨創一議也院有二黨曰公黨曰保黨各不相下此黨執政則尚書宰相部院大臣皆此黨人爲之進則羣進退則羣退君主不得而黜陟之也

短衣脫帽謁朝中。無復山呼但鞠躬。露膝更無臣子禮。何妨裸體入王宮。

英臣見女主皆脫帽鞠躬而已屬島蘇格蘭人皆短褌露膝而見君主焉

五色莊嚴只半躬。懸竿高挂遍西東。更將照片沿街賣。雜在倡優隸卒中。

大賀張燈時街旁皆立紅竿揷綵旗以片板繪君主半身象而高懸之又有照象片懸於照相館門口而賣焉

莫羨胸前挂寶星。更看斜帶佩瓏玲。衣冠槐國原如此。豈似纓飄孔雀翎。

寶星斜帶皆爲彼國御賜寵飾寶星則以金銀爲之或長圓或葵花式皆有等級懸於胸前斜帶以絲織成寬二寸許由左肩而垂於右脅當胸處亦有金銀玉石鑲嵌花樣

旌旗騶從萬人看。巨富方能作此官。博得一年爲府尹。不虛生長在人間。

英官惟府尹一年更替選富商之公正者爲之亦由公舉者歲俸英金十二萬磅合中國紋銀四十八萬餘兩然不敷用又需自貼十二萬磅方足一年之度支故非巨富者不得而舉之焉其到任之日羣商各獻執事如臺閣旌旗鼓吹之類綿亙數里若賽會然男女道旁觀者如堵亦有設坐而賣者然不及觀君主者之多且貴也惟府尹如此他官則否

銀燭高燒萬盞明。重樓結綵百花新。怪他嬌小如花女。袒臂呈胷作上賓。

泰西茶會爲家國之盛舉大會發柬請客至一二千人小會亦數十人會之大者層樓皆以綵綢爲壁衣爲幃幔五色鮮花數千百盆堆如山自大門以至層樓皆以錦毳貼地樓之上層爲衆客相會之所客至女坐男立其俗然也樓之下層設食具如冰乳加非點心各種洋酒以長案羅列之不設坐位男女下樓就案自取立而啖之無主人奉敬禮蓋主人立樓頭迎賓賓之至者魚貫而入雁行而進主人無暇寒暄亦無暇酬應惟癡立一握手而已上下燃白燭數千支謂燭爲恭敬有大事不以電燈煤氣貴也凡延客有妻女者必並延之其俗朝會筵宴大典皆有婦人謂陰陽一體不容偏廢也婦女來者皆脫帽解上衣袒兩臂胸乳畢露胸前懸鮮花一帶婦人則更曳長裙於後長丈許婦人之有爵者髮上加笄如中國所用之翠圍然數千人此來彼往眞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矣奇觀哉

折東延賓約夜期。弱男少女最相宜。雙雙跳舞氍毹上。道是婚姻正及時。

跳舞會陳設款式一如茶會凡男未娶女未嫁者皆往焉握手相晤便約跳舞若兩情款洽或駕言出游互訪其性情資財而訂婚嫁

林中跳舞太荒唐。人道今宵新嫁娘。白帽白衣花遍體。戲園酒館伴鴛鴦。

婚嫁既訂男與女相攜至禮拜堂註冊換戒指教士喃喃誦數語教以終身不得離異娶之日男女復相約跳舞或在家中或擇園林名勝之處男則常服女則以白紗蒙首長數尺全身皆白綴鮮花朵朵如錦繡跳舞畢或至大飯館設筵衆賓賀者畢集新婦肉袒操刀割牲盡主人禮飲啖畢或相率而至戲園觀劇焉

十八嬌娃赴會忙。談心偏覓少年郎。自家原有終身計。何必高堂作主張。

男女婚嫁皆於茶會跳舞會中自擇之或有門戶資財不相稱者雖兩情相投年未滿二十父母猶得而主之若逾二十則各人皆有自主之權父母不得過問矣

彈箏挾瑟聚華堂。一片清歌韻繞梁。欲把琴心通款曲。折枝親手贈花香。

男女有工絲竹或歌唱者則赴作樂會亦如茶會跳舞會之意相悅者以鮮花贈之殆亦采蘭贈芍之遺風歟

三十年前未娶時。任將花柳覓嬌姿。一從賦得夭桃後。再踏章臺便犯規。

男子三十始娶女子二十而嫁男子未娶以前或冶游或姘聚皆不在禁亦有資財不豐不能娶者即姘一婦以終身若不相能中道而散若名正言順者既娶之後再有外遇妻得赴訴公庭而與訟焉

把臂摟腰兩並肩。雙雙踏月畫橋邊。孰邪孰正渾難辨。願作鴛鴦不羨仙。

每日申酉以後或禮拜日男女相攜出游或踏月街頭或納涼樹下莫不把臂交頸妮妮私語不辨其爲眷屬爲狹邪也

風來陣陣乳花香。鳥語高冠時樣妝。結伴來游大巴克。見人低喚克門郎。巴克譯言花園也克門郎譯言來同行也

有小家女或娼妓游花園者見人則低喚克門郎以招徠焉

細腰突乳聳高臀黑漆皮靴八寸新雙馬大車輕絹繖招搖馳過軟紅塵

縛腰如束筍兩乳凸胸前股後縛軟竹架將後幅襯起高尺許以爲美觀富家出游必乘雙馬車女子持日照繖男則否

握手相逢姑莫林喃喃私語怕人臨訂期後會郎休誤臨別開司劇有聲

姑莫林譯言早上好也開司譯言按吻也

海濱淺水綠如油如屋方車水面游且往觀乎溱與洧盡從車底赴清流

海邊花園鑿石池灌以海水大車如屋滿坐女子驅入池中女子於車中解衣從車底出入於池而浴焉

平湖打槳捷如飛尖底輕舟去復回水面鴛鴦水底影斜陽人散約同歸

凡花園必有巨池有賃小舟者游人自行打槳一時許不過一二先令

紫絲步障滿園林羅列珍奇色色新二八密司親手賣心慌無暇數先令

密司處女之稱先令英銀錢也一先令合庫銀二錢

倫敦四季皆有善會至夏日則擇園林幽敞之處遍支帳棚羅列各種玩物掌櫃者皆富商巨紳家女子之美者物價較市廛昂數倍賣出之錢本利皆歸入善舉蓋富貴家設此以勸捐者不憚出妻獻女而爲之至有設茶座賣茶者婦女亦裝成肆中女堂官狀杯茗價銀二錢有奇游人來者莫不飛去先令數枚而樂於破慳焉冀有奇遇也

往來蹀躞捧盤盂白帽靑衣綽約如一笑低聲問佳客這回生代好同車

生代譯言禮拜日也

茶寮飯肆有用女堂官者皆十八九好女子取其工價較男夥稍廉而又能招徠坐客至禮拜日照例閉市有約者卽於是日赴約焉

六日經營一日閒市廛盡把板扉關由來禮拜成風俗都到花園覓所歡

每逢房虛星昴之日英人謂之禮拜日是日禮拜堂唪經宣講照例閉市一日各工學皆放假

一從年過破瓜殘膝下嬌娃陌路看不重生男重生女只緣衣食太艱難

貧家女至十六以後父母力不足以活之遂聽其自覓衣食或爲店夥或爲女僕然辛工甚微餬口而已故莫不有所歡焉英之妓大半皆此類

唱隨本自重天倫豈許牀頭恩愛分若使小星歌嘒彼定將面首置多人

英人無貴賤皆不得納妾

十五盈盈世寡儔相隨握算更持籌金錢笑把春葱接贏得一聲坦克尤坦克尤譯言謝謝你也

店無大小皆用女夥

香氣薰人花滿房凝妝鎮日坐花旁若教解語應傾國花愛金錢妾愛郎

凡賣鮮花者皆絕代佳人設店通衢儘人調笑日落閉肆後相率不知所之矣

赤身但縛錦圍腰一片凝脂魂爲銷舞蹈不如作何語下場捧口倍嬌嬈

英之戲園大小不下百處皆以女伶爲貴女伶出臺上無衣下無褌以錦半臂一幅纏腰際僅掩下體而已其白嫩不可名狀演畢下場時以兩手捧口送開司鞠躬而退謂示敬於觀劇者

一絲不挂白如瓠踏浪翻波兩兩俱歌舞不知身在水前生應是北溟魚

又有水戲闢方池引清泉男女赤身入水中歌舞跳盪作諸戲劇又能伏水底作歌亦奇技也

夢醒黃粱又一年兒童嬉笑畫堂前都誇除夕神仙降只賜仙桃不賜錢

家家於除夕皆供一白鬚老人名曰魁司密司得所以誘小孩者伺小孩睡熟其父母取其襪滿儲食物至元旦小兒起視襪中果食皆滿則拍手曰魁司密司得送果子來矣以爲笑樂亦有中國小兒索壓歲錢之意

圓鐙小小照簷楣門口標書曷忒而角枕錦衾爲誰設無非雲雨借臺基

英人名客店曰曷忒而有小客店者專爲男女歡會而設例所不禁貧家新婚不能備房屋臥具者亦於此借宿焉屋中衾枕精潔匳具燈鏡畢備大街小巷皆有之不下數千處也

倫敦竹枝詞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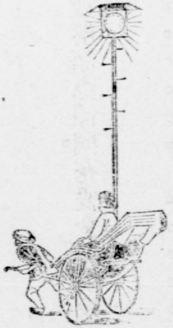
氤氳煤氣達縱橫。鐙火光開不夜城。最是宵深人靜後。照他幽會最分明。

滿城皆用煤氣爲路燈竟夜如晝至九十點鐘以後凡各店之女工及人家之女僕皆立於燈下俟其所歡亦俟我於城隅之遺風歟

少女扶機竟日忙。霎時傳語遍城鄉。爲他人約黃昏後。未免癡情竊問郎。

電報局亦用女夥傳遞電報不必皆公事也即延賓約妓皆可達之不過費數本士而已

（未完）



梅花簪（續）

梅悟 第三十三齣

（場中鋪設床帳擺列爐瓶妝具內打五更鷄唱生開帳披衣緩步上）

（南呂引子）（稱人心）新歡如夢。笑醉裏竟諧鸞鳳。燦銀釭燭花蕊紅。舊愁却歸何處。强擁入鴛幃相共。暖香幽、肺、腑、春生。恍遊到、蓬萊仙洞。

芬馥蘭香縹緲烟。明璫綃縠恍疑仙。從今識得桃源路。始信人間別有天。下官袁丞相注意東床。因念杜氏之事未明。無心及此。是以苦苦推辭。不意父親留心。將俺灌醉。竟被迎親入贅。朦朧之際。擁入鴛幃。一時意亂魂迷。不覺鸞顛鳳倒。（笑介）這不是下官前倨後恭。只不過、逆來順受耳。想起來、眞、好、笑、人、也。（坐介）

（前腔）（貼上）錦重重深護鸞和鳳。噴珠簾金爐麝濃。呀 只見仙郎獨坐。兀的不怪、雞聲、催、好夢。（開帳介）小姐起來罷。你還似病怯芙蓉。怎禁得新垂露重。

（貼扶小旦起欲行又坐介）（生見背介）呀看他星眼微開。倚銀床而不語。蛾眉半蹙。背紅燭以含羞。嬌怯怯、如雨際桃花。軟咍咍、似

風前弱柳春情猶在枕痕新環珮無聲雲髻亂眞個是海棠初試之時芍藥半開之候事到其間不由人不銷魂欲化也

(過曲)(香遍滿) 風流萬種怪昨宵燈前醉眼朦忽忽的雨怯雲羞輕和哄忘領略温香懷內擁柔聲媚語濃好似天台夢裏逢早百歲良緣共

(貼扶小旦下床梳妝介)

(朝天懶)(貼) 曉月橫窗燈尙紅鸞鏡含羞對力轉慵新妝重整翠珠籠春色在眉峯小姐插上這梅花簪兒虧殺這雙頭永抱情無際不枉了一點靈犀暗已通

(二犯梧桐樹)(生)看他金蓮兩瓣紅繡韈雙鈎鳳彩袖鸞綃翠帶香飄動休道千般嬝娜人偏麗湊着這百寶妝成態愈工 (見簪背驚介) 呀你看小姐雲髻之上分明是我那梅花簪前日見那人叫賣的怎麼小姐竟戴在頭上好奇怪也則見他兩三番將人調弄難道偶相同這其間叫俺怎懂

待俺細細的問他

(浣溪紗)(小旦) 認儀容心自懂喜添得烏紗貴寵 (生)小姐看你玉貌花容自是蕊珠宮謫下仙子下官不知何福得効于飛(小旦)郎君何出此言我和你(住介)(生)和下官怎麼(小旦)若不是三生石上良緣共 爲甚麼兩地癡情萍水逢(低笑介) 不知郎君向何鍾情至此(生驚介)下官一介寒儒飄零異地幷不曾與小姐相聞(小旦驚介)呀難道郎君認不得這梅花簪了麼 (除簪與生介)(生)正要動問小姐此簪實下官家傳之物一向失落昨見一漢子將來叫賣正待究其根由彼忽托故走開不意小姐今日又簪於雲鬟之上不知此簪因何至此那漢子是府中何人其中必有原故望小姐細細說與下官知道(小旦大驚介)此簪實郎君所賜爲何反說不知這又奇了將人哄難道轉眼成蕉夢 (背介)莫不揶簪的不是他便做道悞認陶潛緣何這一股簪同

（生）小姐此言好不明白。（小旦）我爹爹昔年舟泊江西十八灘前。奴家倚窗晚望。見一書生。望着奴家哀叫。隨將一股花簪擲入舟中而去。為此爹爹着人將簪出賣。昨遇郎君見之傷感。故把奴家招贅郎君。不意郎君反出此言。難道擲簪的不是郎君不成。（生大驚介）下官果是擲簪之人。但當日問過船家。他道是山東巡撫胡姓的官船。艙門上現貼有巡撫封條。（小旦）俺爹爹原任山東巡撫。那時正與新任巡撫胡維交代回家。（生急介）你你爹爹原任山東巡撫。正與新任巡撫胡維交代回家。胡巫姓音相同。又都是巡撫先後交代。不意天地之間有這等湊巧之事。如此說來。那舟中倚窗而立的竟是小姐了。（小旦）正是奴家。（生）住了。你家可有個公子新娶。（小旦）那時我哥哥纔完姻不久。（生呆介）罷了罷了。這是下官悞怪了他也。（淚介）（小旦驚介）郎君為何如此。（生）小姐有所不知下官呵。

（劉潑帽）只為糟糠已定難相共。（小旦急問介）原來定過姐姐姓甚麼。（生）他姓杜。小字冰梅。（小姐）今在何處。（生）就被那胡維之子呵。倚強娶帶轉山東。（小旦）有這等事。那時郎君在那裏。（生）下官遊學他方。歸來一聞此信。只得沿遙訪問。多悲痛。（小旦點頭介）怪道這般悲切。只是這花簪又從何來。（生）此簪卽下官原聘之物。被那貪官斷還。下官一路來帶在身邊。那時悞認小姐是我妻子。故將此簪擲入舟中。只望見此花簪。相通一語。誰知小姐掩窗而退。下官好不怫然。不由人怒沖沖。怪他心兒變。不顧將人送。

（秋夜月）（小旦）聽他訴腸衷。頓醒從前夢。也怪他一見緣何如常共。枉教人痴情悞惹相思重。郎君錯中錯。湊籠反失蜀得隴。

且住。聞得胡維投降日本。家眷無存。不知姐姐下落如何了。（生）小姐不要說起。去年下官巡按山東。點監之時。只見縊死親夫女犯一名杜氷梅。原來正是我妻子。（小旦）想是守節不從。故將奸人縊死。（生）咳。那時下官因前誤認。只道他失身從賊。又必有甚姦情謀殺之事。遂不容他分剖。判為斬罪。（小旦）如此可不屈殺了他。（生）說來還奇。下官一出監門。只聞鬼哭。進到衙中。忽然我岳父陰

魂出見。(小旦)有這等事。後來。(生)下官見此光景。方欲提來重加細審。不意禁子郭宗解殺死差官。挈領此婦。連夜而逃。留下血書四句。道烈女全貞苦。牢頭仗義難。屍橫燈影下。留與薄情看。如今看來。我妻子守節報讐。到是下官鹵莽不明。致彼逃竄。飄零杳無音信。好不悔殺人也。(哭介)(小旦)郎君不消疑惑。那賣簪院子名喚向善。原是胡維家丁。新投進府的。叫來一問。便知端的了。(生)旣如此。快喚來。(小旦)向善那裏。(副淨上)翰林爲貴婿。院子作氷人。姑爺小姐賀喜。(叩介)(生)果然是賣簪漢子。你當初在胡維家中。他公子娶了一位新娘。名喚杜氷梅。你可知道他詳細麼。(副淨)唉。若說起杜小娘子。好烈女。把俺公子呵

(東甌令)奸謀盡。莫相從。眞個吳越同舟意不通。任甜言蜜語成何用。(生)難道公子竟不難爲他。(副淨)憑做作渾難動。那小娘子尋死覔活。公子無奈。只得將他禁錮舟中。帶回任所。可憐幽囚一似閉牢中。歡愛總成空。

(生)他旣被禁錮。怎又將公子縊死。(副淨)此是後來之事。小人已不在他家。不得知道了。(生)你爲何不在他家。(副淨)說來又是一件奇事。小人一向也不敢提起。那胡公子見杜小娘子不從。無計可施。又與都來德相公商議。要將他丈夫徐生剌死。以除後患。且絕了小娘子念頭。因徐生江浙遊學。便差着小人與都相公追尋前去。(生驚介)便差了你。你可曾將那徐生殺死。(副淨)咳。那知道鬼神赫赫有靈。到了江西十八灘靈應廟。剛剛相遇。都相公便指與小人。正待舉刀欲殺。不期眼睛一昏。儼如神附一般。到將都相公扯住。一刀砍死。徐生已不知去向。故此小人不敢回到胡府。就投在這老爺府中了。(生大驚介)怪哉怪哉。下官蒙靈應大帝默佑。今日方知。且喜都來德天厭其奸。眼前現報。只是你殺那徐生之時。爲何反說是他妻子差遣。(副淨)小人並沒說他妻子差遣。只說你妻子嫁了胡公子。怕你日後報讐。差我前來殺你。以除後患。(小旦)總是郎君因前誤認。疑心如此。(生)是了。目見尚且不實。察言自是不眞。依你說來。那杜小娘子竟是守節不從的。(副淨)不從的。(生)果然不從的。(副淨)果然不從的。(生大哭介)我那妻。下官眞屈殺了你也。(倒介)(小旦扶介)郎君甦醒。(副淨慌介)原來徐生正是姑老爺。小人該死了。(小旦)還不速退。(副淨下)(生起哭唱介)

(浣紗劉月蓮)(浣溪紗)淚兒紅。心兒痛。痛嬌妻負屈逢凶。天公故把人搬弄。千不是。萬不是。總是下官不是。悔當初。

捉影尋聲生夢銑(劉潑帽)妻怎知你氷心矢死靡他共怎知你被陷籠怎知你甘磨折遭奇窘(秋夜月)怎知你全貞報怨罹寃訟 他說假意成親將奸徒縊死想來一些不差了那時呵 便將伊供奉也難報伊義重(金蓮子)枉將你恨多般深叱辱直逼得流落似飄蓬

(小旦)郎君且勿過傷

(浣溪樂)(浣溪紗)這不過誤當初渾如夢非是你有心來將他斷送奴到是不應親者强相共我想那禁子必係奇人姐姐旣與同逃必然還在若差人四下找尋或能重會亦未可知 休恁地傷心枉淚濛(普天樂)奴甘避寵好待你天涯海角快覓行踪

(生)小姐休要多心

(春太平)(宜春令)只念他 千般受總爲儂恁苦節人間實罕逢可憐獨抱沉寃欲訴無門控窟天涯未審存亡生和死夢魂難共(醉太平)(哭介)妻不知你 怎生怨詛怎生痛恨我懊悔也無庸

(貼上)老爺夫人請姑爺小姐筵宴(生)小姐自便

(尾聲)苦咽心頭千萬重(小旦)休將我沒來由孟光作儞(生背介)小姐呵你便有富貴如山何心共

(小旦)銷魂目斷未逢眞　鸂鶒鸕鷺漫自親

(生)　錯認桃源溪上路盧綸　於今我作負心人趙嘏

服叛　第三十四齣

(商調過曲)(水紅花)(旦背劍淨負劍領衆上)(旦)向死中逃出命鴻毛歷驚濤依然歡笑願茲行早把逆夷招返

天朝定將讐報（淨）兄弟俺二人蒙丞相保薦特授行人之職奉旨招服倭蠻浮海而來此間登岸已是邪馬臺國地方了（旦）哥哥聞胡維投降在此此去必然相遇（淨）待俺一劍誅之（旦）這也當得（行介）對異域雲山風景不覺暗魂消猛想起琵琶馬上淚痕抛也囉

（下）

（黃鐘引子）（點絳脣）（副淨倭扮帶二從上）生長中華投降異國憑非笑依然榮耀談甚忠和孝

自家胡維原是大明國山東巡撫奉旨征討日本兵敗被擒蒙俺主不殺封為喪心王十分寵信今聞得大明差官到此講和俺主分付衆頭目披掛排班伺候道猶未了吾主升座也

（前腔換頭）（末引小生小旦小丑倭扮同上）不服皇朝獨據羣蠻島人尖狡 道俺這形模怪小番鬼加名號

俺乃日本國王古邪波多尼是也今有大明使臣到來講和罷戰不知衆把都兒們意下如何（衆）但憑俺主（副淨）臣啟大王若是使臣卑詞厚禮權聽講和倘有不遜即將使臣斬首傳示中華以威國體（末）喪心王言之有理

（引子）（玉女步瑞雲）（傳言玉女）（旦上）質弱聲嬌怎敵得犬羊咆哮（淨上）仗寶劍將伊護保

（淨）大國天使奉天子明詔到來日本國王何不跪接（末衆跪副淨急扯起淨喝跪末衆復跪介）（旦）聽讀皇帝詔曰朕聞王者在位四夷賓服今爾日本國王古邪波多尼連年不貢抗拒王師本當一掃羣倭用彰天討朕體上天好生之心憫下民荼毒之苦准爾輸誠歸服息兵講和毋仍負固不遵以貽後悔（副淨一面聽一面搖頭介）好大話呢（末不理介）天使請坐天使今來講和敢是你中國也怕俺威風（旦）大國何怕小邦

（三段子）（三段子）巍巍聖朝羨清平風調雨調騰騰士驍仗神機龍韜虎韜（末）既如此何不與俺厮殺（鮑老催）

（旦）蒼蒼惡殺可知道煢煢赤子須當保干戈靖征調除烽烟杳免教士卒埋荒草兩家幣帛相交好兒

和弟長歡笑。

（末）你道中國强盛休小覷俺邦。

（前腔）依山占島莽天涯憑咱肆驍身輕性狡弄兵戈還能伏濤番兵百萬堪征調天生遍地皆珍寶旌旗指海波沸中原掃長驅如入無人道省敎需索常不飽怎肯又服低小。

（旦）日本國王休出大言若不早和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副淨笑介）好笑好笑俺領的也是中國之兵一到此卽束手請降還說甚麼天兵（旦）呀你便是那兵敗投降的胡維（怒罵介）你縱子邪淫不義背君降虜不忠不忠不義之徒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還敢口出胡言難道俺中國沒有法度（淨跳起大喝介）待喒家斬此逆賊以報朝廷（淨擒副淨拔劍欲殺介）（末衆驚起拔劍欲敵介）（旦急扯淨衣避後介）（淨大喝介）誰敢動手（副淨急望末衆搖手介）且漫且漫將軍饒命

（滴溜子）（淨）除奸佞除奸佞決難恕饒（末衆）休動手休動手這般粗躁（淨）敢上前一靈不保（末衆）陡然禍變生教人怎料（淨）戡亂還朝都在這遭。

（淨）日本國王聽者喒奉天子之命斬此叛臣並不傷及爾等爾若就撫罷兵不失兩家和好自今以後厚往薄來倘有一人不從以此叛臣爲例（斬淨淨下取頭上立介）（末衆拜伏介）將軍眞天威也倭兒不復反矣

（前腔）驀忽地驀忽地頭顱去了眞神武眞神武令人拜倒聖明深仁難報惟將塗炭憂怎生鬧炒（淨旦合）戡亂還朝都在這遭。

（末）天使少息待修下表文一同朝見。

（尾聲）（淨）仗雄威一劍定和交（旦）喜的公憤私讐都報了（合）惟願歲歲年年常進寶。

拖紫腰金濟世才 劉商　威雄八陣役風雷 呂温

蓮花劍上看流血　李昂

當斬胡頭衣錦回　李白

工藝欄

大錯題

是書上下二卷宋葉夢得退隱卞山時所作蓋筆記雜錄之類也筆墨高潔見聞確實較諸近世各種筆記有上下床之別吳縣小浮山人曾爲之序論者謂其纂述舊聞有關掌故足補正史之闕世有欲知宋時黨人逸事者乎舍此書其誰屬每部定價洋壹元

石林詩話

宋葉夢得號石林爲南渡時詩文大家生平著述甚富四庫提要稱是書評論精核深中窾要非他家以爲聽見隨人爲是非之者比是蓋宋人詩話中之上上乘者每部定價洋二角

康梁詩鈔

康南海梁新會兩先生鴻篇鉅製奚止等身凡有一新著作出海內無不欲爭先快覩而其五七言格律蒼勁詞旨深遠尤得國風小雅之正故尤名貴是編更多最近之新著作爲坊間所未有本館覔得原鈔亟付石印以餉並世之愛讀兩先生佳作者每部定價洋壹元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五百十六號中華圖書館廣告

工藝欄

美術新書

第三項　術語之說明

本章所用名辭。原係化學通用之語。但恐一般人有未涉獵化學者。易於誤會。用特擇其緊要者一一說明之。

（稀釋）水中以他物混。或他物以水注加。使其力薄弱也。例如少量之酸類。以水注加。卽曰某酸類稀釋之。

（溶解）某物質投於某液體中。某物質卽化爲液體。曰溶解。例如金以王水溶解之。成鹽化金一種液體矣。曹達以水溶解之。成曹達水矣。

（消化）與溶解之意同。但徐徐溶解。有時稱消化云。

（沈澱）某物質之溶液中。以他物質之溶液注加。生一種之物體下沉。曰沉澱。例如硝酸銀之溶液以鹽

酸或食鹽注加生格魯兒化銀之白色粉末。其物爲沉澱云。沉澱物。通常比溶液重。故漸次沉下。

(傾瀉)傾瀉者。如右所言溶液中生沉澱物。將其上部澄清液傾出也。

(蒸發)蒸發者。將溶液加熱。使其水分變蒸氣而發散也。蒸發適度。即得所欲之殘留物。如蒸發極濃時。冷却之。則結晶物可得。例如明礬之溶液。蒸發濃厚而冷却之。即得結晶之明礬。

(飽和溶液)物質以水充分溶解。至物質再不能溶解時。此溶液曰飽和溶液。最濃厚也。

(鹽類)鹽類者。酸類中使金屬溶解。或金屬與他物化合也。某金屬即曰某金屬鹽類。例如金屬那篤僧謨與格魯兒化合。爲食鹽。食鹽即那篤僧謨鹽類之一也。

(酸類)硫酸硝酸等。爲無機酸。醋酸枸櫞酸等。爲有機酸。通稱酸類。其種數尙多。其味皆酸也。酸類與金屬或酸化金屬化合。則金屬鹽類生。

(洗滌)洗滌者。將物質以水洗淨也。其法若用於沉澱物。宜用水注於沉澱物中。攪和靜定。將上澄清液傾瀉之。如是數次。乃置漏斗上。以濾紙濾過之。

(分)本章所記分量。若干分者。非重量之分。乃多少之標準耳。

(鍍着)他金屬於器物上。全體薄膜之包被。曰鍍着。

(受鍍)受鍍者。能使鍍着也。

(清淨)物體之清淨。言除本物質外。其他之物質。皆除去也。

(極)電池之兩端曰極。例如炭素曰積極。或曰炭極。亞鉛板曰消極。或曰亞鉛極。積極所出之導線曰阿

裸朶線。消極所出之導線。曰喀妥朶線。

(導體)導體者。傳導電氣之物質也。金屬大概皆電氣導體。

(絕緣物)絕緣物者。非電氣之導體也。導體每用此包被之。如護謨•木棉亞麻等類皆是。

第二節　鍍金

第一項　單浸法

單浸法者。以器具浸於金溶液中。使表面鍍金也。故又名濕道鍍金法。或水鍍金法。與往古之混汞法大異。(混汞法。卽燒付法。今已無用之者。其法以水銀與金捏合。塗於器物上。火熾之。水銀全體揮發。但留金於器物上也。)係電鍍未發明以前。依兒肯妥氏所發明者也。金溶液之種類甚衆。然常供用者。爲格魯兒化金。貎魯謨化金。沃度化金。亞硫酸金。次亞硫酸金等。其中最要者。尤莫若格魯兒化金。卽通常稱鹽化金者是也。其鍍法。當於左分別論之。

(一)　格魯兒化金之製法

製格魯兒化金之便利法。用玻璃燒瓶。以黃金鑢屑投入。再以當金四倍重量之王水(鹽酸二分硝酸一分之混合液)注加之。直起化學作用。發生瓦斯。俟瓦斯發生畢。置砂火上。(皿中盛之以砂。置火上曰砂火。取其溫度低勻也。)因暖之作用。使其金充分溶解。卽成鹽化金。但王水當分兩次注加。最初用全量四分之三。俟化學作用止。尙有未溶之金粒。移於他器。乃以王水全量四分之一加之。使全溶解。後以兩液合爲一處。

右所製成之液。或有過量之酸氣存在。當傾入陶磁蒸發皿中。用砂火注意蒸發。使酸氣全蒸散。成深赤色之半流動體。後將砂火退去。合用(冷卽結晶)。但格魯兒化金。如遇火熱稍強。卽有一部分還元分離。若用蒸溜水將格魯兒化金溶出。其殘留之金滓。再以少量王水溶解之。再王水溶解後。器底如有白色之物質。則係鹽化銀。可卽分去。蓋黃金中每含銀一小分也。

(二) 簡易水鍍金法

用格魯兒化金之濃溶液。以酸性炭酸加里加之。其分量依純金一分所製之格魯兒化金。對酸性炭酸加里三十一分爲比例。其混合前之酸性炭酸加里。以重量七倍之蒸溜水溶解之。而後加入此混合液。煑沸二小時。至現綠色爲度。

右溶液以銅或眞鍮之器物。洗淨浸入之。經三十秒時。卽全面鍍金。但溶液須加微熱爲宜。若器具爲銀或白銅。則當以銅或亞鉛之小片同浸入。

又鋼鐵。銀。銅及其他金屬。單用格魯兒化金之稀薄溶液浸之。亦得鍍金。但不甚佳。

(三)依的兒黃金溶液鍍金法

格魯兒化金。以依的兒或亞爾個保兒(卽酒精)溶解。卽依的兒黃金溶液。或格魯兒化金之溶液。以依的兒混合振蕩之。靜置數時。其溶液分爲上下二層。上層黃色者。卽依的兒黃金溶液。下層含少量鹽酸之水。將上層收集備用。

於是以鋼鐵製之器物。淸淨後。浸入此依的兒金溶液中。直接鍍金。可得此法。於外科器械。及他鋼鐵製

裝飾物適用。

又此溶液以毛筆於鋼鐵面書畫則金色書畫顯出。

（四）眞鍮及銅器鍍金法

純金二錢六分所製得之格魯兒化金以蒸溜水五合溶解之再以重炭酸加里十二兩漸漸加入煑沸二小時。去火適用。欲鍍時。將此液加以微熱。直以所欲鍍之銅或眞鍮之器具浸入至長不過一分時間即完全鍍着。

（五）銀器鍍金法

重格魯兒化水銀。（即昇汞）及格魯兒化安毋紐謨（即硇砂）各等量以等量之硝酸溶解之。再以純金之鑪屑加蒸發至其液僅賸半容時。乘熱以銀器投入之。即鍍着。

（六）青銅及銅之鍍金法。

此法鍍着器物上如金箔之貼附。甚適於粧飾用。其鍍液之製法如左。

格魯兒化金　一分半

苛性加里　一百八十分

炭酸加里　二十分

青化加里　九分

以十倍之水溶解之。加熱至沸騰時。直以器物浸入。即全面鍍着。

其溶解右列各物時。宜先將格魯兒化金溶解。次以三種加里鹽類加之。又如器物先施鍍汞法者。於上鍍液中浸入鍍着。尤爲密緻美觀。

（七）用亞鉛單浸鍍金法

此法於青化加里溶液中。以格魯兒化金溶解之。爲鍍液。所鍍之器物。與亞鉛一小片。同時浸入鍍着。但此法鍍出金色稍遜。且消費亦多。故今皆不用之矣。

（八）佛國廉價粧飾品鍍金法

此單浸法所用鍍液。爲燒性燐酸鹽金液。其分量如左。

燒性燐酸那篤僧謨（卽燐酸那篤僧謨坩鍋盛白熾熱熔融之物）或加僧謨鹽　八十格蘭姆

强青化水素酸（其强八分之一者）　八格蘭姆

格魯兒化金（結晶品）　二十格蘭姆

蒸溜水　十立突

此法先以水九立突。盛之琺瑯燒之鐵鍋中。以燒性燐酸鹽加之。施微熱攪和溶解。次濾過冷却。另以水一立突。將格魯兒化金溶解濾過。加入燐酸鹽冷溶液中攪和。再以青化水素酸注加。全液充分攪和。煑沸供用。

凡器物先於硝酸汞溶液中浸過。鍍着時。卽顯赤金色。又鍍金時。不斷將所鍍之器具動搖。則鍍着更顯

美麗。

（九）美麗銀器鍍金法

已清淨之器物。再用琢磨刷毛。充分磨擦之。以青化水素酸或亞硫酸數滴。加於燒性燐酸鹽鍍液中。將器物浸入。煑沸半小時。美麗之鍍金可得。若以銅或亞鉛杆。時時將器物動搖之。鍍着更速且厚。

（第一項終本節未完）

廢物贅語

金陵楊老人業鍍金。最著名。海上老寓公。猶及見之。其術殊秘。較西來法爲善。鍍着物上。能歷久不渝。工價比近時逾倍。友人黃近仁君曾出一表見示。據云傳自伊祖。確係楊鍍。計時當五十年。而黃色澄然。如新出諸鉶。老人以此起家。擁貲千餘萬。惜不傳異姓。子若孫已鄙爲賤業而不爲。一藝之精。能蔭後嗣。誰謂智力不若西人哉。

愛國闌

女校之愛國熱

養性女塾函

敬啓者。竊維國無民。無以保守。民無國。何以圖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故捍衛國家。卽所以自衛其身家生命財產也。當此强鄰壓迫。大厦將傾。剝膚之痛。近在眉睫。敝塾同人。亦屬國民分子。對於救國儲金。自應追隨諸君子後。量力佽助。以盡天職。茲將第一期願儲計數。附函開列如左。卽請登核。並希錄登各報。以勵巾幗。而勸同胞。無任盼禱。救國儲金團執事公鑒。派克路養性女塾經理周學孟襝衽。

希賢女校函

救國儲金。爲人民應盡之義務。學界同人。尤宜竭力認儲。本校現由職員部先行發起。連日學生之認儲者。頗覺踴躍。現已集有成數。卽當彙解中國銀行存儲。敬先函達。卽希察照。

何詠强女士書

妹弱質女流。不能執戈衛國。謹將私蓄三百圓。充爲軍餉。卽日當送中國銀行。

女童之愛國熱

十二齡女子金杏香

杏香雖屬女流。亦國民一份子。不甘作奴。願將我父所給衣資十圓。報効軍費。以盡國民天職。

十四齡女子王愛寶

儲金團先生鑒。愛寶雖幼。亦國民也。五月七日之辱。思之寢食不安。謹將歷年雙親尊長所賜洋五十一圓。專使送入中國銀行。特此布聞。

八歲女子陳藹如

藹自去歲入校。母親每月賜我月費兩圓。茲願捐一圓五角。當按月送入中國銀行儲金團諸先生鑒。

青樓之愛國熱

湘妓之排外貨

排貨之法。本分不販運與不購用兩種。更進一層。則并舊有之貨而燬棄之。省城商店之積存此種貨物者。既多付之一炬。民間亦相率繼起。恆舉平時所用之某貨。拉雜而摧燒之。雖下至妓界。亦復如是。林寶玉儲黛玉銀寶文輩。皆爲省城名妓。近已聯合全體姊妹。將一切陳設粧飾諸品。一一改用國貨。前此所用之某貨。悉付焚燒。又於六月三日。假席公祠花園。開妓女排貨會。誓與永絕。妓猶如此。民更可知。孰謂吾國人眞可侮哉。

滇妓之排外貨

哈埠各妓館。素有一宗賣零貨之人。所賣者全係女子粧品。某國貨居十之八九。昨有一人提籃到玉福下處妓館售賣零貨。妓女陳桂花欲購一手巾。取出視之。爲某國貨。該妓大怒。當將手巾擲之於地曰。現在各處皆改用國貨。汝仍以某國貨敢騙吾輩。汝之毫無心肝。即此亦可見矣。提籃者遂含愧而去。

豫妓之提倡儲金

河南妓女孫秀珍演說儲金。激昂慷慨。當助金鐲一對。並同伴吳文淸校書所助寶石戒一只。金戒一對。併交收款處充作儲金。

粤妓玉仔函

妓雖煙花陋質。亦知敵愾同仇。願將半月花粉之資。藉充軍國餉糈之助。萬望政府諸公激勵民氣。刻日成軍。衆志成城。前仆後繼。若稍存遷就。則將來爲奴隸爲牛馬。欲與諸君安然爲中國之民。不可得矣。

滬妓之提倡儲金

青樓中儲金。自愛月樓首先提倡後。聞風響影者。不乏其人。日昨儲金團接有樂第陳四小姐綺琴怡紅軒合函報告儲金共有三百圓。其文寫作俱佳。危急之中。尤見風雅香麗云。

蘇美雲函

餘樂里蘇美雲校書。節省觀賽馬費。以作儲金。日昨投函儲金團。略云美雲亦北里分子也。敢步武愛月樓蘇黛雲兩姊之後塵。節觀春賽車費十圓。投入救國儲金。戔戔之數。不過表白個人之志願。非爲沽名釣譽計也。因想滬上青樓。最喜仿傚。如衣裝之新奇。卽互相摹倣。今蘇愛兩姊首倡儲金。繼起寂然。不勝詫異。吾儕今日不幸操此賤業。若云苦。則尙不爲苦。若云恥。則無所謂恥。卽爲亡國奴。痛苦恥辱。亦未有更甚於前。然愛國心人所同具。如謂漠不相關。是我之心地。不啻已爲亡國奴。而自甘爲犬馬之不如。歷萬刼而不易矣。嗚呼。各界同胞。能警覺猛省乎。聞風興起乎。美雲願我等姊妹各自竭力投儲。外尤望隨時婉告愛錢如命之豪客。轉而愛國。青樓薄倖之嘉賓。不薄儲金。則吾儕盡華人分子之責矣。勸人儲金。

與自投儲金。雙方並進可也。卽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用以愧死一般守財醜虜。我姊妹等亦足豪矣。專函上達。乞垂鑒也。

晚霞函

日昨同春二晚霞校書。節省花粉費洋十圓。投函儲金團云。妾雖卑鄙。亦中華女子一份子。自應盡同胞之義。今節省胭脂花粉費洋十圓。祈存記。尙當勸導各姊妹。共盡此義。以冀集腋成裘。

春宵樓函

國家存亡。匹夫有責。將來無窮之希望。皆於此一舉基之。女雖實命不猶。靑樓誤墜。然自顧藐躬。亦屬國民分子。極應稍盡義務。襄茲宏舉。惟以時勢所限。生涯淡薄。未能多助爲憾。茲先節省花粉資。聊作太倉稊米。爰籌番佛十尊。權當雄師百萬。以後得有餘款。仍當繼續交儲。除該款已交中國銀行掣收外。函報存記。尙祈靑樓諸姊妹聞風興起。各自量力儲積。俾功德早日圓滿。尤當爲四萬萬同胞馨香共祝。

良玉等函

儲金之舉。日見踴躍。一旦成數。可挽急迫。校書等皆不幸身爲女子。且墮入靑樓。自嘆欲步後塵而不可得。但何敢自外於華人分子之外。再不幸而國亡家破。奴隸牛馬之不如。其將奈何。人非草木。豈肯漠視然別無良法。惟用借花獻佛計。准於三月二十五日假坐寶善街丹桂戲園演劇一天。所售之款。盡行撥歸儲金。惟園內開消。蒙園主熱心。概盡義務。客串之費。自行承認。不在公項。故先奉佈。臨時派人務煩照料。立候佳音。大新坊良玉小普慶筱嬌及清和一媚香閣等函。

女伶月旦

李桂芳

秋帆

戲劇風氣大開一般騷人詞客假粉墨以寫胸中塊壘者如汪笑儂王又宸劉藝舟等指不勝屈爲男伶中增有榮光至於女伶中則絕無此等人材卽有亦不過小家碧玉藉此療貧不然則靑樓中娼妓而已若名門望族淑媛麗姝慨然現身說法於舞台者則寂無聞焉京中有隸三慶之李桂芬者實爲閨秀投身劇界之始其父殿臣雖非名宦亦是巨商園宅壯麗田產豐腴城西富家稱彼首選桂芬幼時卽酷嗜觀劇少長更甚父母屢責而不悛因之禁錮桂芬不得已閱古今傳記以解寂寥故東西漢三國唐宋各演義靡不披覽及光復後京中女伶演戲開禁遂堅其志曰男女平權也男子能假舞台吐胸中抑鬱女子獨不能耶自今以始吾將有異於人矣鄰家有業曲師者其徒數十人卽僞托習女紅入而私學焉師試其嗓子蒼老醇厚諸弟子中所無甫導之卽解師遂注意訓導不倦由是數月卽成七八齣私相往來家中人莫知之也再數月技藝益精所唱碰碑斬子探母搜孤昭關敎子烏盆等劇慷慨激昂抑揚頓挫聲調之佳幾欲奪譚劉而前席其父見其口角步履漸知有異曰汝豈欲學斯賤業以終其身耶後度其

終不能改。卽屏棄不相見。桂芬由是入三慶客串。袍笏登場。居然鬚眉畢露。唱做念白。無一不純任自然。老伶工不若矣。三慶主人倚若長城。無敢稍忤。並出貲爲置行頭云。

秋帆曰。桂芬立志戲劇。屏棄女紅。於不知不覺之中。學成斯業。使女伶人物。別開生面。非具夙慧者。其誰能之。

朱三寶

朱周氏有女名朱蓮香。又名朱三寶。江蘇人。其師卽左春林。亦南人。師弟母女三人。向依蓮香演戲爲生。去年卽在天橋大棚搭班。該伶年僅十五。麗質天然。其母與師皆倚爲錢樹。去歲八月。石家莊某戲園來京邀角。其師左春林卽偕之前往。爲其師引誘成姦。迨返京師。至正月間。蓮香被姦成孕。約有四月。爲其母看破。詢之蓮香。知爲被誘所致。卽在外城二區控告。不知何時蓮香飲打胎藥。因劑兩過重。竟致墜胎身亡。此案聞已由檢察廳起訴。尙在審署中。北京報都門新談片所載某武生爲師所姦。蓋指此也。

竹友

竹友祖生前爲清室顯宦。父鼎臣。曾官工部主事。有皮黃之癖。家業甚豐。女入振懦學校肄業。得有優等文憑。外間均以宦家女公子目之。厥後乃父因玩票耗財。家計日替。含淚忍痛。令女演劇於紅氍毹上。出台迄今。名望甚紅。演青衣以端艷唱做論之。可駕于小霞金月蘭之上。亦不幸中之幸也。

水壺案之牽涉劉喜奎

北京各戲園中。自去冬以來。營業發達。以三慶園爲最。其所以發達之原因。以該園約請慶和成班晝夜

演戲。故而慶和成坤班之台柱子。卽大名鼎鼎之劉喜奎。喜奎搭慶和成坤班。在舊歷去年十月初。登台時恰値伶界大王譚鑫培同時出台。居然爲之壓倒。據該園人云。慶和成班未得劉喜奎之前。實虧銀三千餘兩。自十月劉喜奎出台。至年底止。該班除將虧空彌補外。仍盈餘九千餘元。北京戲園之組織。前台爲戲園。後台爲戲班。每售坐百元。前台三成。後台七成。此爲普通慣例。以慶和成之收入推算。三慶園則此兩月中。應收入四千餘元。北京戲園慣例。每値舊歷年終。各園主邀請戲班。預定來年合同。其最紅之班。各園爭思羅致。暗中貼補若干銀。謂之轉兒銀。此銀給與戲班。由來年正月演至三月十八日止。戲班報散。此銀卽不償還。其唱演不到三月十八日者。仍須按日補還前台。此其例也。慶和成班因有劉喜奎在內。去歲舊歷年底。三慶園園主與之磋商。送給該班轉兒銀二千元。本年正月。該班遂在該園晝夜唱演。三慶園在大柵欄中間。爲商場中心點。從前股東白姓。自庚子年義和團起。付之一炬。白股東無力修蓋。乃另招新股東。有常姓。有王姓。有張姓。有駱姓。凡爲五股。慶和成班之成立。在去年秋季。有三慶園股東一半生理。若王股東駱股東張股東。皆在其內。此外又有武少卿孫雪亭諸人。其經理人。一爲武少卿。一爲張少鵬。張少鵬者。卽三慶園股東張雲鵬之子也。去歲北京有新建之一舞台。名第一舞台。其經理人爲伶人楊小樓。姚佩秋等。初次開演。卽遇火警。而辦理之壞。又達於極點。故旋卽關閉。繼由衆經理人集議。有人謂男伶不能叫座。非改演女戲不可。因暗約慶和成班到該舞台開演。允出轉兒銀三四千元。正磋商時。三慶園允付慶和成班二千元之轉兒銀。不許該班移往第一舞台。適第一舞台之經理人。亦有人反對改演坤班。其事遂作罷。論本年舊歷二月第一舞台之楊小樓。每日唱演。拿手好戲。有時唱演

兩齣。仍不叫座。三慶園則有劉喜奎在內。無論唱演何戲。但一出台卽能起滿坐滿。第一舞台羨之。各股東又集議。改演坤班之議復活。有周介臣者。亦經理人之一。與慶和成班武少卿有舊。因與武少卿張少鵬兩人磋商。議定慶和成班夜戲。改在第一舞台唱演。

慶和成班入第一舞台之第一日。演新茶花。甫至八時。園內已無隙地。滿座之牌。高標門外。然慶和成班移往第一舞台。三慶園各股東有贊成者。有反對者。贊成者爲王股東可齋張股東少鵬。反對者爲駱股東俊亭及園內各執事人等。兩派衝突極烈。乃由張雲鵬武少卿出而調停。慶和成班在第一舞台演戲。每晚貼三慶園二十元。衆喙始息。

此議定後。慶和成班遂日在第一舞台開演。演過十日。三慶園股東駱氏仍有煩言。一日率其妻子人等往三慶園吵鬧。聲言打武少卿張少鵬。二人。二人均避匿不見。及至次日。由王股東可齋與張股東雲鵬父子前往陪罪。雲鵬當駱氏之面。痛詈其子少鵬。且批其頰。卒令其速與第一舞台解除契約。仍回三慶園唱演。少鵬無可如何。允於一星期後移回。其事始了。

駱俊亭有姪兩人。一爲駱九。一爲駱十。在園爲執役人。種種舞弊。前年夏季被其叔辭退。賦閑甚久。本年正月。曾屢向張少鵬哀懇。欲仍回三慶園。少鵬不許。駱十恨之刺骨。思中傷之。未有間也。

至舊歷三月。駱十知乃叔與少鵬因事不睦。遂於十日夜潛入三慶園。適有新到角色名解靈芝。少鵬喜觀其劇。適在正台內與人閒談。駱十手持園中開水壺。潛至少鵬身後。以一手將其頭部按住。猛將開水澆下。澆畢。並以鐵壺向少鵬頭部連擊二次。少鵬痛極。登時昏迷不醒。園中秩序大亂。駱十逃至門外。卽

被巡警當場拿獲。送廳拘押。一面爲張少鵬醫治。張少鵬之父兄弟六人。其五人皆無子嗣。惟雲鵬有子一人。少鵬年三十有八。未生子。僅有一女。去歲又染病死。使少鵬竟因此殞命。則張氏絕矣。雲鵬見此狀。痛不可言。因於次日清晨往三慶園。當衆宣布歇業。三慶園卽於是日止演。都人羣謂此次肇事之開水。實爲劉喜奎之一種禍水云。

劉喜奎詩

秋帆

北京三慶坤旦劉喜奎。自登台以來。令聞廣譽。衆口一詞。無論官商軍學。個個自甘拜倒石榴裙下。然此皆以其色藝而言。更未知喜奎尙能吟詩也。自北京某報登出喜奎自述八章。雖非壓倒元白。却亦足以自豪。於是都中一般騷人墨士。藉此一唱百和。嘔出許多心血。以冀大博喜奎歡心。結爲知己之奢念。且於宴飲談笑之中。偶及喜奎事跡者。必謹稱劉敎主而不名。可謂梨園中之一段佳話矣。不料順天時報又登出喜奎投稿自述三章。讀之大足令人噴飯。第一云。靑春愛少年。鮮花用水澆。解開詩中語。相交直到老。其二云。爲人不當家。當家亂如麻。淸晨要早起。柴米油鹽醬醋茶。其三云。生在烟花。長在娼。終朝終夜配新郞。雖然銀錢未得廣。就怕楊梅長大瘡。以上三章。比之前登某報之八章。雅俗懸殊。且純係戲中成語集成。其出自反對家之揑造可知。

喜彩鳳

寶善街丹桂茶園。在天津新聘之寰球獨一梆子花旦喜彩鳳。已確實議定。每月包銀一千五百元。合同訂明三月。昨日該園經理孫春帆君。接到天津來函。云喜彩鳳目下將届臨盆。遲至五月半。必能由津浦

來滬。決不有誤。園儘可即日掛牌云云。余昨在該園親見喜彩鳳小影一幀。體格風騷。身材韶秀。最妙者是兩彎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至是方信北地胭脂有勝南朝金粉者在也。異日喜彩鳳登台時。該園分贈小照。余若幸得一幀。必珍重供諸枕旁也。

雲中鳳

求武生於女伶中。是爲極難遴選之才。蓋女子大都嬌怯性成也。記者觀坤班武戲。自趙紫雲陳長庚去後。嘗歎滬上女伶武戲不足觀矣。前晚偶至寶善街丹桂觀雲中鳳花蝴蝶全劇。說白既屬超超。工架又復卓卓。舉動言語。將巾幗嬌怯之氣脫盡無餘。且描摹戲情。亦能却到好處。觔斗跌撲。以及鐵槓器械。頗能得心應手。極盡五花八門之妙。扮相器宇。亦非常英姿颯颯。足可與趙紫雲陳長庚等頡頏上下也。配角雲中飛雲中童。亦各有一技之長。足稱扶持牡丹之綠葉也。

桂雲峯

四郎探母。坤角中有恩曉峯。猶京班中有劉鴻聲也。男女名伶近年盛極一時。豈探母一戲。僅僅此兩人哉。曰否。佳者惟此兩人耳。蓋此劇坐宮一段。慢西皮。除此兩人。未嘗見有出色者。故他伶唱此劇。大半以出關見娘起。惟劉恩兩人。不唱則已。唱則必自坐宮起。且兩人此劇之佳境。即在坐宮一段。他人之所難。兩人之所易。故余曰探母一劇。惟有此兩人耳。雖然此爲余向日之眼光。非今日執筆時之宗旨也。前晚至丹桂觀桂雲峯此劇。不謂雲峯唱坐宮一段。嗓音調門。白口身段。處處令人可愛。居然神妙出色。足可與劉恩兩人之探母。馳驅並駕。可見天下之大。萬物之衆。斷不能恃一人之聽視。遽下決心之言也。豈僅

區區執筆評戲者哉。

金月梅

採茶奇案一戲。滬上久已絕響。前晚鳳舞臺金月梅。排演全本。唱做表情。異常出色。爲舊劇界放一大光明。茲特錄亞雄君此劇之顚末。以醒觀此劇者之耳目。

有吳天路者。家素封。性嗜博。父歿。不數年。資產殆盡。幸婦某氏持家嚴。得少欵。弟天俠。業讀。拘謹甚。一日。天路博敗。謀諸婦。欲出資再博。婦弗與。且嚴詞拒絕。夫妻因反目。弟來頗不値兄。天路因疑婦與弟有私。計有以報之。遂憤恨出。婦懼夫旋復擾。亦藉歸甯以避難。會有故鄰居王先生女娟娟者。與羣女採茶山中。遇虎驚遁。皇皇不擇路。至吳氏第求宿。天俠因嫂不在。固却之。女驚懼哀鳴。意殊堪憐。不得已納之。已則借宿於比鄰李本茶肆中。李固無賴也。久慕女美。聞宿生家。意動。李母知吳家多金。覬覦久矣。聞生言。竊冀有隙可乘。遂背子懷利刃。越牆先往。進門入室。女覺。驚懼不堪言狀。伏案下窺之。李母將開廂。又聞越牆聲。出而潛聽。且小語曰。是豈本兒來耶。遂蒙被作吳婦臥。本臨床摸之。意爲女。就奸。天路操刀踰垣入。欲捉婦弟奸。摸床上果男女並臥。怒甚。力殺之。思詣縣自首。及裹頭出時。未曙。思飯。因敲李茶肆。乃內出而應門者。即其弟天俠也。訝之。以實告。弟兄出頭審視。始知殺者李母子也。將歸葬之。塗遇二公差。問起何早。天路言詞支離。公差疑。又見天路面血跡。強視裹。則纍纍者項上物也。於是報官。官以疑案錮禁之。娟娟女歸。要父回謝吳家。父歸。以吳氏兄弟殺人收禁。門亦查封。告女。情不自已。欲上堂申訴。父挽之。奪袂竟去。比至。吳婦亦來。遂擊鼓呼寃。官廉得情。遂按誤殺罪。笞天路八百。並爲天俠作冰人。俾與女結

秦晉。以完案焉。

花叢紀事

過來人

歇浦花評

自由花

同春坊有自由花者茂苑人物也綺年玉貌萬分嬌豔之中自有一種英偉之氣性慧而能識人胸有眞是非某也樸實某也浮浪不免流露於口吻間以故輕薄之徒常啣之往往借一二小報爲修怨地校書則既不計較亦不辨白吾守吾眞吾行吾素要不隨時風衆勢爲轉移嘗曰吾以良家子墮入青樓當於不自由中求自由守身如玉非金錢勢力所能動是卽我之自由也顧名思義校書有焉

花蕊

花蕊樹幟於迎春坊二弄嬌稚玲瓏小鳥依人天然可愛滬上救國儲金團發起後校書首捐巨金勸導姊妹行不遺餘力以爲吾國存亡在此一舉倘四萬人各盡其力安見聚沙不可以成塔卓識熱心言必顧行有突過於士大夫者念五月七日之辱房中陳設品之出自某國者一切除去之僅留一牀前之痰盂云是爲供我唾餘之器藉此爲觸目驚心之舉非有愛於此物也聞者交韙之

玩雲

玩雲。住小普慶。於某君席上見之。玲瓏。剔透。議論。風生。有謝。道韞。靑綾。解圍。氣概。裝束雅淡。迥不猶人。工帮子腔。每一發聲。伊鬱蒼涼。座客咸爲動容。聞曾入女校讀書三年。能作小札。淸順達意。客前恒諱之。以視略知文字。自命詩妓。借得幾許。贋作倩客爲之標榜者。一率眞一作僞。其人品之相去。奚可以道里計哉。

五月菊

紫陽里有名五月菊者。虞山良家子也。破瓜。年紀。天眞。爛漫。確是未經。磨礱者。父以貿絲爲生。因病輟業。一家數口。嗷嗷待哺。不得已爲賣春之舉。小妮子猶羞澀不前。應答遲鈍。似不得已而爲之。客有願爲梳櫳者。其母索價在毛詩之數。以致問鼎雖多。而染指嘗味。尙須俟諸他日云。

秘密賣淫所

近年以來。內憂外患。循生迭起。金融緊迫。生計日艱。秘密賣淫之所。大有日增月盛之所。其爲警探所覺察。因而捕獲懲治者。實百不得一。大約其中亦分三等。最上爲名門。閨秀。大家。姬妾。弛放於禮法之外。其目。的。似。不。在。金。錢。次則。小。家。碧。玉。借。此。補。助。含。羞。忍。辱。獵。得。衣。飾。之。貲。下。等。則。羅。列。滿。室。無。異。雉。院。個。中。人。才。大。半。躑。躅。街。頭。夜。深。拉。客。之。流。男。女。自。由。可。謂。達。於。極。點。矣。

麋臺豔蹟

吳下阿蒙

筱雙珠

筱雙珠。或曰大名鼎鼎。李雙珠之養女也。芳齡未逾二八。貌既絕俗。藝亦超羣。善唱鬚生。有汪大頭之遺韻。若開藝榜於吳門。娟娟此豸。定可掄元。惟酬應落寞。秉性孤冷。不遇素心人。殊難得其一笑。生涯之不振。職是之故。

花魁

花魁住同春坊。深諳文字。日手報一紙。客至其門。寒暄數語外。輒與抗談時事。五月七日之辱。痛詆外交之失。敗吾國之無人。大有怒髮衝冠之概。亦平康中之有心人也。

朱寶林

朱寶林。似虞山產。貌不甚冶。而一種雅淡風情。自非濃裝豔裹者所可及。歌喉嘹亮。抑揚盡致。極似譚貝勒。其隨侍阿寶。亦自不弱。善唱青衣。論者謂超王瑤卿而上之。綠葉牡丹。交相輝映。信然。

金畹香

畹香以姊名爲名者也。產自梁溪。寄跡吳門者三載矣。人地生疏。應酬洽客。又未能十分融洽。枇杷門下。幾可張羅。旋淪入么二院。經某小報主筆爲之揄揚。一朵能行白牡丹。善和坊裏聲譽。忽爾鵲起。客亦前倨後恭。聞風而至。如入山陰道上。頗有應接不暇之勢。諺云時來運來。其校書今日之謂歟。

紅玉

紅玉。胥門外花烟間之人物也。貌本不惡。列坐門前。丰姿濯濯。大有鶴立雞羣之概。某達官因事至蘇。驅車過此。游目所及。大加賞識。某旅館主人。迎合其意。與七十鳥關說。畀以身價銀五百番。聳購作簉室。平

地飛昇致身青雲謂非莫大之幸福哉

上林春色

小艷雲　（眞痴）

昇平小艷雲李姓天津人姿色淸秀性情溫柔蓋本良家子其所秉者不同其流露遂亦異於常妓雲生五月遂喪父有兩姊均嫁無兄弟父在時薄有產河北德勝店即其所開者後連遭天火家財蕩然貧依老母與艷芬同居雲生有宿慧時年僅十一見家貧無以爲計常用戚戚適艷芬從師學藝雲欲從學其母力阻不許云吾家豈爲此者雲苦求云他日學成藉可賣藝養母於吾家何傷焉其母無如何姑許之方期其不堪煩苦及其厭而止之不料雲天資敏慧勤奮頗篤匝月學成三齣遂隸賓樂部演唱藝進益而名不甚噪去歲來京隸昇平並作神女生涯焉名始鵲起余於今春識之初交僅見其活潑可喜低唱可聽而已及久也方知雲固不慣賣笑者乃迫於不得已耳聞其吳乾嫣云雲時自悲啼傷今日之所遇乃大異其初心余聞而哀之夫以良家子而溷跡風塵者亦多矣而皆性與習移樂此不倦人爲之痛彼反怡然求如雲之不昧者能有幾人昨爲其開市之期余約數友飲於其屋及酒闌人散余遂警其少染青樓習氣守本來面目早自爲計光陰如駛日月不待及至老大無歸自悔莫及矣雲爲之感動而泣余酒後悲其遇並自感身世遂不自知淚下如梭時尙有兩友未去勸解良久稍止雲遂云如有相當客能納我者不計身價攜母從之其聲也哀其語也懇非若常妓以爲從良口頭禪而終戀戀不捨者可比夜已深悲益劇兩友强攜余歸晨起思昨日事悲尤未已余迫於勢無能爲矣書此以告有情人曷往拯焉

是亦余之切盼也。

王金福 （信芳）

記者昨至榮椿訪王金福畢本月十四號國是報風月談中銀元投稿謂有烏龍者識金福一節詢之金福茫然朋輩取其原文詳解以告之金福憮然曰奴與泉湘張玉鳳共一客者頗多奴不足以媲美玉鳳故客每就玉鳳而棄奴銀元以烏龍爲玉鳳所淡漠因而專注於奴且謂烏龍種種之紈袴性成奴仍待之以禮遂斥奴爲無品並直斥爲無目噫嘻何烏龍之躬自薄而厚責於人耶妓之待客普通言之營業也賣笑之收入必有相當之報酬理固然耳奴之待烏龍與待他客無分厚薄但與我好者爲好人此心殊堪告白於過客獨不解銀元之議烏龍利友之交也烏龍之識奴亦交結之義也朋友之義忠告固當誣衊則非宜何銀元竟不辨誣烏龍復登之於報章欲使人人咸知烏龍之紈袴其於朋友之義安在耶其心果何居耶使天下交友者均若烏龍與銀元竊謂友而受禍毋甯不友之爲愈也奴本卑賤友義不明惟歎烏龍有友如斯銀元待友若此誠可懼也金福言畢頗具一種不平態度記者與朋輩不知銀元爲何如人亦不知烏龍與金福有無其事但據金福之論則銀元負其友烏龍不擇交兩失之矣因集金福所述筆之於書以爲世之交友者惜並爲識金福而知其事者質焉。

劉喜鳳 （青眼）

興順劉喜鳳貌厚重言笑待客咸謂其誠游侶多稱之本月十二日夕友人招飮於雲蘭閣陳玉蘭屋座客有識喜鳳者召以侑觴喜鳳來酬應備至勸爵良殷無何辭去狀態一如平時翌晨忽有友告予曰喜

鳳嫁矣予未之信電詰興順果然蓋喜鳳於應召之夕歸後卽乘馬車翩翩然從某客去先是喜鳳此舉其家知之班中人均未悉及馬車到門始將班中帳目清結從客登車喜鳳可謂深沈綿密善於其事者矣因嘉其志而爲誌其大略如右

田桂寶 （梵夫）

屬於翠蘭部之田桂寶者爲北花中之罕見也品貌娟娟溫柔可敬書法潤秀文雅宜人喉歌圓滿起落分明情意含渥品才情藝四科之中毫無缺憾之處秉之性情高尚磊磊大方舉動咸宜語言自重超羣出衆似有旁若無人之忱且絕無青樓中之慣習可謂不可多得之人才梵夫遍游南北各大商埠交遊最廣識者尤多從未見有如此完全者梵夫此次來京數日與田君祇一面之交斷不敢虛張聲色徒自贊誇務望同情各界諸君分暇惠臨方悉吾言之確實持論之不誣矣

周紹蘭 （雄風）

上禮拜六日薄暮後正寂處斗室頗無聊賴之際忽電話機鏗然聽之則友人十八子以籌邊使重任見委寵命遽膺知此仔肩難卸爰乘車出城倏息已抵十八子宅維時寵劉明鏡阿虎諸公亦均在焉相見尤喜乃聯袂而之王廣福道訪十八子之新知周紹蘭余前聞人稱道心中雖有是妓惜目中無之至時亟展眼簾以驗名實之果否相副坐未幾一麗人款款至明眸善睞輔頰承權豔媿芙蕖明逾冰雪柔情一縷縈繞於主客雙方較之只知有客而不知有朋友者奚啻有雲泥之判哈哈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憙娘罕曾見吾知十八子之傾倒於石榴裙下良有以也予輩茗次對鏡晚妝描眉傳粉紅袖添

香。愈現得龎兒峭麗。水晶簾下看梳頭眼福尤不淺哉。阿虎戲以臙餘脂水淨其手爪。校書恐渠如冷水澆背意當不快也。親以煖壺傾焉。未幾晚餐復徧嘗諸友以異味。情意殷殷。尤可懷念。八埠著名妓女應酬週摯者多矣。該校書操神女業未及歲而已圓滿。如是東雙全門首之車雲馬龍。獵艷者均爲斯人來也。又奚足怪。因亟述此以誌謝。走馬諸公曷一訪之。

瓜山芳訊

東施效顰

（么）

拱埠武林旅館么妓繆眞香。固下堂馮婦也。貌尙清秀。而身長腰細。如弱柳迎風。洵屬可兒。其髮已翦去。平時喜効學生裝束。日架金鏡。足穿皮鞋。服色亦妖豔動人。常在拱宸旅館住宿。自稱女學生。一般無知少年被欺蒙者。指不勝屈。亦可謂善於經營矣。

不許僧敲月下門

（么）

拱埠福海里月娥仙。年華二八。嫵媚可人。瓜山後起之秀也。惟於應酬一道。不甚週到。猶爲憾事。昨有城內某機關人物。過其妝閣。報效檯面。渠固登徒子一流人。意欲一探蚌珠。陰與鴇母協商。不料鴇母故意留難。僞說別有障碍。須俟異日。某知其意。一笑而去。

春去春來都不管

（么）

拱埠永和里高寓今歲新聘名花高鳳春自張豔幟以來生涯極形發達昨有城內公子訪豔瓜山偕友人介紹至鳳春處小坐相見之下大爲驚異因今日之鳳春即曩日之留春仙館也於是互相握手挑燈

話舊卽爲之報効一和一酒亦以答舊日相知耳。

鬭　（么）

拱埠大馬路小白蘭花（綽號瓦將軍）玉蘭花（綽號泥菩薩）皆副叙中之錚錚也以姿色論則玉蘭不如白蘭以品格論則白蘭不如玉蘭至以應酬而論二妓各有所長也昨有某過其妝閣小坐多時該妓殷勤款待留其住宿某卽慨然允諾以英餅六番使兩妓同床侍寢亦可謂惡作劇矣。

從此蕭郎是路人　（么）

拱埠花小青貌如梨花身似楊柳而舉止端方尙無青樓習氣亦副叙中翹楚也昨日乘車進城向薦橋馬路迤邐而去適被諗客某瞥見該妓近因別有所眷久置某於度外邂逅相遇若不相識何其薄情若此耶回首前遊不禁感慨係之矣。

爲卿再作琵琶行　（乙）

拱埠福海里二弄金小紅者前數年間本屬個中翹楚也近變徐娘問津乏人昨夜有城北公路經該處入內少坐談及舊事輒爲之歎息良久吁商婦琵琶青衫濕透殆亦城北公與小紅之謂乎。

兩地相思知不知　（乙）

拱埠大安棧副叙金素英年華二九色藝俱佳本青樓中之翹楚也素與南陽後人訂莫逆之交而南陽因事赴紹素英寢饋不忘試問南陽其亦知相思之苦否。

鴛鴦湖上是儂家　（乙）

大馬路玉蘭仙館本屬副釵中之佼佼也近因生涯異常冷落勢難支持於日前駕七寶香車遄赴加興新築香巢高張艷幟以此煙雨樓頭發一枝異彩而瓜山桃花依舊人面難逢余料崔護重來定必爲之悵然云

背人垂淚到天明（乙）

江干船妓荷兒貌尙秀麗而性情高傲不喜逢迎以致一般狎客裹足不前近以生涯寥落頗難支持每於更闌人靜涔涔啜泣茫茫大地誰是知音落落寡交空餘傲骨儻使坎坷名士聞之當亦同聲一哭也

原何來此莽男兒（乙）

下城六克巷土娼小芙蓉家昨有某客開盤正在興高釆烈之際突來流氓多人聲勢洶洶竟將桌椅推翻該客見機逸去後經七十鳥懇情並酬番佛五尊始各退去云

金樽檀板度平生（乙）

拱埠裏馬路萬安客棧金素蘭者申江產也貌頗過人應酬週到故自張幟以來生涯異常發達每日獨乘馬車自命風流近來顧客盈門每有應接不暇之勢如該妓者誠拱埠之第一家也

一舟雙槳（全）

拱埠么妓杏花紅生涯鼎盛姊妹行羨而依之今據實調查該妓接客太濫姊妹行中頗不善其所爲寄語游客擇而處之

一枝紅杏出牆來（全）

拱埠書寓林立除顏氏三妹外首推高氏一高鳳英貌尙姣好楚楚可人(二)高鳳樓貌亦不劣藝尙可稱(三)高桂仙貌極平常藝頗完善某詞人以高家三傑稱之近本家高寶玉爲擴張營業起見特聘名妓留春仙館爲助鄙所稱紅杏倘書者是也色藝雙佳雖金雪琴李香君輩猶當退避三舍云

(全)

青眼偏堅末路人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此青樓中之通病也蓋妓女之心目中惟有金錢二字若情若義則均置之不論可耳拱妓洪天香前與浙東某名士交稱莫逆近某揮霍太巨纏頭告罄有壯士無顏色之概惟該妓老於花叢感情較厚仍以優禮相待備極歡迎誠青樓中絕無僅有者也

(全)

卿如席上珍

江干船女小寶珍體如稚鳥步似游龍一種嫵媚之氣足以冠冕羣芳前有某君訪艷江干擬招其侑觴而以鴻飛海上歎艷福之難修倘使寶珍聞之亦當恨失知音也

(全)

桃花扇底識春風

拱埠李香君貌勝於花肌白如玉固瓜山有數人物也前在月娥處爲夥因與李雙林有曖昧事喧騰各報以致大好生涯一落千丈近日移巢永和里何琴寶處改名月梅一般舊日相知聯袂偕來碰和吃酒日無虛夕其生涯之發達可預卜矣

(全)

江州司馬青衫濕

瓜山福海里月中仙貌本平常藝頗完全昨有平原後人過其妝閣校書備極歡迎特唱一曲以博客歡

倘使司馬聞之。能不淚濕青衫耶。曲終卽細訴愛情。平原爲之欷歔太息。決意代覓佳婿以了此。

秣陵艷史

楊寶林溫柔爾雅

楊寶林秦淮名妓也。年可十七。隸鳳春別墅。皮膚秀潤。體態溫柔。每於人前絮語喃喃。多情多意。昨在會中旅社應局與徐某及惜花使者暢談。不下二小時。毫無倦意。言誠伶俐。亦善應酧。青樓中不易得也。

高寶寶情致纏綿

迎仙別墅高寶寶骨格天成。姿容亦嫺。善言談尤工小曲。昨有太原公子召往。談及世事。頗能言之鑿鑿。情致亦復纏綿。校書中如高寶寶。亦上乘也。

黃四寶願改前非

校書黃四寶與黃三寶同隸於迎仙別墅者也。其眉也淸其目也秀。與知己者談。亦能紛紛入扣。昨在某旅邸應局。對某客曰自今以後。願改前非云。緣其妄評人物。屢經人勸。故四寶此言。可謂知過能改矣。

劉金寶尙知科學

韓家劉金寶吐矚不凡。姿容亦秀。流落煙花間。僅數年耳。昨聞高寶寶談及金寶曾入某校肄業多時。對於各科學雖不能言之鑿鑿。尙能略知一二云。是否屬實。茶餘酒後。當偕好友過訪也。

月鳳樓歌喉繞梁

月鳳樓蘇產也。住下關大冶樓五十七號。丰姿綽約。歌喉繞梁。應酧亦復周到。日前偕友往訪。適値有客

在內設席。未得一覩芳容。殊爲可惜。

小天香談吐不俗

小天香年長鳳樓一歲。與鳳樓同住於大冶樓者。舉止溫柔。姿容亦俏。淸倌人中之巨擘也。昨往小坐。談吐頗爲不俗。待客亦復和平。冶界多愛惜之。

高金寶赴滬已回

也樂窩高金寶者。歌聲宛轉。久噪秦淮。日前某君在第一旅館宴會。遍召羣芳。一時應召者紛至沓來。金寶因事赴申。未得應召。時有評花主人。戲占一絕。僅記其末二句曰。望斷玉樓人不至。可憐辜負過墻花。頗爲有趣。昨有某君自下關來者。見金寶已經返甯。想宴會場中。必增一番熱鬧也。

一曲笙歌音繚繞

細雨濛濛。極無聊賴。小窗靜坐。憂悶交加。適某友約赴下關。欣然從其言。同至火車站。維時火車尙未至也。爰入候待室小憩焉。某友告余曰。下關第一旅館。有洪寶寶者。歌喉宛轉。體態輕盈。嬝嬝婷婷。幾若迎風楊柳。一遇最親愛之情人。輒談笑自如。雍容爾雅。風月場中。不易覯也。君亦曾目覩其人否乎。余曰未也。願瞻丰采。未幾汽笛一聲。火車抵站。於是攜手同行。覓一頭等座位焉。車輪掉轉。迅速如飛。頃刻之間。樓房立見。下車後同至寶寶房間。訊旣終。連唱兩齣。一曰賣黃馬。一曰洪洋洞。牙淸齒白。句調鏗鏘。幾有高唱入雲之概。某友復謂余曰。寶寶如何。余曰。君之賞識。洵屬非誣。稍談片刻。遂出門而去。

白蘭花態度溫柔

白蘭花姿容出衆舉止超凡樹艷幟於金陵已非一日矣昨在第一旅館應局笑容可掬語語宜人其一種溫柔態度令人心志俱移眞靑樓中之妙品也

潘紅丰姿秀潤

潘小紅丰姿秀潤妙語解頤每與人言極有分寸絕口不論人非所謂閱歷深而趨避熟者也或謂其年齡稍長幾同已放桃花然而徐娘雖老風韵猶存校書如小紅誠有足取者

錯綜之唱工出色

校書錯綜隸下關第一旅館姿色超羣唱工亦妙其妹福第清倌人也美而艷尤善應酧前在京漢等處均爲各界所歡迎現在移居下關鬭局勢飛紅頗有應接不暇之勢云

金玉之風韵猶存

陳金玉揚產也善言談尤精搊戰每與客晤輒笑語宜人年早及笄惟徐娘雖老風韻猶存前與淮濱利卿公結不解緣已數月矣近鬭利卿公愛不認釋幾於難捨難分金玉金玉爾果操何術而至此耶

王玉仙病將霍然

三和堂已經歇業王玉仙現住棧房偶抱採薪之憂連日延醫診治已漸痊好日內擬在李三白家舊巢營業寄語逛界欲訪玉仙幸勿誤入桃源也

漢皋冶屑

馬桂芳

大板橋郵政巷內係新建房屋。為花堤一帶私娼萃集地點。惟身價濫賤。專為某軍兵士所玩賞。時與醋波。近由沙市新來名妓（福壽班主）馬桂芳棲足該處。樹旗營業。前晚召集三四六七等號各提調長駐妓女及一般情郎吃賀牌酒。私訂班規。茶圍一元。出曲二元。日間關門五元。過宿十二元。

張福

杏花天四號高等提調張太婆之養女張福。以假女學生名義操皮肉生涯。一般誤會自由女生。皆入其彀中。凡尋花問柳者。非某機關之闆老。即某公館之闊少。淫業發展。輪駐妓女不敷招待。特於二十三日術誘八卦井某良戶之長女。帮同供差。次晚再調其么女（年僅十三）均實行打泡主義。兩朶姊妹花。竟越日而成破罐矣。

廖大房

糧道街鶯坊巷提調廖大房。前夕有某校教員三人同往遊玩。長駐妓女皆已出堂。當派老嫗赴候補街某居戶調到清倌人一名。年十二。名曰金蓮。姿色麗美。惟應酬欠工。比給一元之茶圍費。怏怏而去。

張福

杏花天四號高等提調張福。為全省女學生媒介。日前調來八卦井某良戶姊妹花兩朶。越日而行開苞式。被警廳查悉。以其敗壞風花。於二號派警官巡長五人前往驅逐。張福親出招待。談叙一派文明話。大言某府某署聲勢。欲為退兵之計。警官大怒。勒令帶案。張始俯首立刻遷搬。比晚另築香巢於文昌門外平湖一巷新建之某官房。

滿江紅

花堤五號老張家妓女滿江紅。色僅中等。然應酬工夫。極其圓融。頗受嫖界歡迎。有某師下級軍官馬某。聘爲臨時太太。與其乾媽張提調訂約。每月給以四十元之贍養金。並以該宅妓女往來繁雜。恐其私蹈賣笑故智。特令遷於豹頭堤內住家。已閉門謝客矣。

程國潤

巡司巷五號高等土娼程國潤。亦某女校學生徽號民政長者是也。前夕有粵漢鐵路某某建築公司工頭鄧某等十餘人。攜官票二千餘串。至該娼家大開雙單賭局。抽頭百餘金。調濟該妓。不日卽另築闊大香巢。以光場面。

闞小毛

商家巷二十一號之闞小毛。係由女學生墮落花刧者。色容麗秀。爲土妓中之冠軍。自與某場總辦胡鬍子脫離後。川駐各高級提調供差。十五號淸晨。攜其乾姊妹劉玉堂金蓮王桂英陳樓玉等四人。各手持皮包。妝點金絲眼東洋頭。一樣服裝。向長街排列而走。行經官錢局左首。突有衣衫藍縷之少年。將闞妓扯住手袖云。今日也會倒你了。快快還我的款。闞妓面紅色變。無言以對。某少年又云。否則扭至警察究追也。闞仍不應。當有同遊妓云。此在街市。男女授受不親。若係欠款。請至其家索討。某少年謂彼當娼。我所洞悉。旣能昧良騙我鉅款。何必顧此假面。闞妓隨轉笑客。謂一同至家算賬歸還何如呢。某少年乃釋手。同乘人力車向商家巷而去。大約係枕邊糾葛耳。一時觀者如堵。僉謂闞妓十倍聲價。從未受此奇辱

云。

骰胖子

胭脂山土娼骰胖子。亦鄂垣花界中大名鼎鼎者。因爲警察某署巡長某甲日夕盤踞。僅准其招待茶園打牌各短差。彌補各用。前晚有愛情最篤之鍾某留宿洞房。某甲於查班後前往撞遇。大興醋波。以指揮刀毆破鍾某頭顱。流血而遁。

外埠花事均錄自他報明日黃花幸勿致誚編者識

女界新聞

北京

李纕蘅女士之追悼會

十九日下午三句鐘。俞恪士先生。發起爲李纕蘅女士。(前學部尚書唐景崇之媳唐文齋之夫人)開追悼會(李女士深明新學而事翁姑極孝遭遇極慘而處理極得中庸)於江西會館。到會者。爲正紅漢私立小學校。女工傳習所。中央女學。北京公立第一女學各教習。及學生等。並政商學各界名人。約共三百餘人。首由徐固卿先生演說。女士深得家傳宋學之精神。又張許潘胡諸君各有演說。中以王梅園及宋潔五諸女士之演說。最爲透闢。黃遠庸君最後到會。謂凡女子教育。大別爲二種。在西洋有一部分少數女子。主張女子須與男子同等。獲得參政自由。而東洋的教育。則以賢妻良母爲主義。二者孰爲眞理。雖未敢遽下判斷。要之吾中國則必須取賢妻良母之義。果使女子盡受教育。而有舊道德。與李女士同。則此在座之可愛之女學生。人人皆能爲賢妻良母。可愛之男子士人。人人皆能爲偉大國民。如此則國家及社會。自受其莫大之賜。若置家庭的道德不講。而輒出範圍。以今日男子尚不彀程度之時。而女子乃講參政自由。其結果徒以破壞家庭。及社會的秩序。令人以女學生爲怪物。以女子教育爲畏途而已。豈

不更於前途有礙乎。凡追悼會本以悼往者。懷舊德。諸君能以李女士之舊德爲模範。則今日開會之價値莫大矣。會畢攝影而散。是日之會。論者以爲女界模範的會合。足爲時下敝俗之針砭。不僅可以傳李女士也。

濟良所之辦理得法

京師濟良所。現有女子百餘人。其來路有三。一由法庭判決交來者。一由幼女迷途送所者。一由樂戶女子自願者。每日在內管理教授。頗有定程。授以國文算術手工各科。外人有願納此爲婦者。乃以質貌之優劣。定價値之高下。優美者貴至七八百元。次者一二百元。次者數十元。蓋該所無經常的款。全恃此項身價。以爲平日教養之用云。

新臺之禍水

北京某甲。母已故。其父尙存。年約五十餘。生有二子。某甲其長也。向在某省任有差事。月薪尙優。其弟某在京。亦有小經營。家道頗稱小康。但某甲餬口四方。終年在外。其父鰥居思偶。竟與次媳某氏通。某氏固饒姿色。久有外遇者也。自受翁眷。計亦良得。然礙於嫂氏耳目。頗不自安。乃妙想天開。與其翁謀爲一箭雙鵰之計。藉以間執讒慝者之口。不意長媳之貞操。固大異於次媳之淫蕩。且自與某甲結褵後。伉儷甚篤。生有二子二女。某甲雖外出。膝前頗足自娛。其翁及某氏之獸行。早已齒冷。一日方晨妝。翁突至。脅肩諂笑。意頗不良。長媳詗知其謀。仍正顏令色。待以長者之禮。翁以事不諧。乃先發制人。貽書長子。謂其妻不安於室。速歸管束云云。其子得書。急馳歸里。途中忿火中燒。痰迷心竅。大類有神經病者。抵家已夜半。

乃不問皂白。即用刀刺其妻身中十餘傷。經人抬就官醫院施救。幸未致命。然某甲則以精神病而入於監視院矣。纏綿數月。病乃就痊。親友中有赴院保釋者。警署皆不之許。嗣得其妻保狀。乃釋某甲。夫婦遂如初。翁之行爲亦未敢洩於某甲也。日前不知何故。某甲又持刀行兇。某氏以翁本無行。夫亦不良。似此惡家庭。尙復有何生趣。遂調燐礦合鉛粉吞之。烏鵲之歌未作。而靑陵台後。又添一樁公案。現聞事爲警廳所聞。已將某甲拘捕矣。

京師之藏垢納汚

北京年來風俗。受津滬之傳染。江河日下。莫可遏止。凡不正當之事業。無不盡力摹倣而效尤之。固因社會生計之窘。其病源實基於研求進化之誤解。海上習俗。男女在外之秘密私會。無日無地無之。良以其聚處多相會易也。建國以來。所謂南方之一般流氓痞棍。攜其素行慣技。到京遍搭股東。多以開設飯店菜館客棧店房爲業。究其本來之意。決不在生意上研究。蓋遇事卽施其敲詐欺騙之伎倆。上星期六晚。有某人偵探經過於石頭胡同北口。偶聞有男女話別聲。僅聽得今日既被其要去三百。明天祇好仍在該處會矣。視之則少年男女二人。握手而去。某大偵探心疑之。於是尾隨男子。出李鐵拐斜街東口。返入燕家胡同。繞至王廣福斜街。步入德福班。某大偵探亦尾入該班。於是連日多方偵查。始悉該男子姓王。住於草廠頭條。因與西河沿住居之某家女在望園目成。約在附近之南榮飯店秘密室中私相歡會。榮飯主人要挾王某。詐取三百金。某大偵探據情報告於總機關。詳由內務部飭交警察廳核辦。吳總監接閱後。當以此事關係社會風俗非淺。理宜杜漸防微。勿使積久愈甚。而至不可收拾。且此等勾當於淫靡

敗俗之外。尤具有詐欺取財之事實。更宜嚴加查辦。遂令由偵緝保安兩隊。每日均派偵警十名。內左右一外左一二右一二五等區各派五名。每日分往各菜館飯店客棧店房。隨時認眞澈查。此等秘室有無引誘秘密歡會。并於日內招集各該行商人。齊集警廳。統令出具甘結。不得容留此等男女。如敢違犯。則科以五十元至五百元之重罰。犯至三次。卽勒令停止營業。非京籍者。驅逐出境。以昭儆戒。想旅店菜館中一般痞棍流氓。經此次官廳之厲禁。當稍歛誨淫之技矣。

江西

江西都昌老之回贛

王純賣差案內過付人妓女都昌老。前隨該案一干人犯。解往北京地方檢警廳作證。今已事畢回贛。探其原因。則以王純第二次被拘後。北京地方廳研鞫頗爲嚴密。并於原送之證據外。更搜出的確證據兩條。而斷送王純者。實卽此尤物也。緣都昌老在法庭業已承認彼爲賣差得賄之過付人。法庭以彼係一女流。既取有口供。具有切結。自可不必令其久覊異地。於是派人將彼押解回贛。并移文江西地方廳。將其由官發配。

都昌老本爲許恩臣之姘婦。衆所共知。呢喃燕子。猶戀王謝堂前。以故回贛後一聞由官發配之消息。則又轉喜爲悲。向法官聲明羅敷自有夫。卽許恩臣其人也。詎法官早知此段風流孽寃。謂爾與許某原非正式夫妻。必須遵照北京來文辦理。都昌老遂撒嬌撒癡。堅不肯從。頗有烈女不更二夫之慨。法官無如之何。乃擬求解決於昌武將軍。因此地方檢察廳長李琴鶴君。特親造將軍行署。適將軍方理公務。乃命

副官長楊恩培接見李檢長具道始末。副官長即入告將軍。將軍聽畢。掀髯微笑曰。我那裏管得許多閒事。仍請檢察長自己解決可也。檢察長大失所望。只得回廳令都昌老覔保暫行釋出。俟回文京師地方廳商酌辦理。說者謂李檢察長放著說媒紅得不成。謝親酒吃不成。不知亦懊惱否。一笑。

安徽

某紳之因色受辱

廬江南鄉有某紳者。年已花甲。猶風流自賞。日前來城督修祠宇。晚暇無事。散步城頭。閒見一妙齡女郎。風致娟雅。心愛悅之。跡其居處所在。託某媼爲之介紹。量珠十斛。以博女歡。晚間潛入其家。暗渡陳倉。一樹梨花壓海棠矣。不意好事多磨。爲流氓某某等偵悉。邀集多人。鬨於門外。警察聞信前往。適該紳從溫柔鄉驚起。踰牆而出。問係何人。紳屈膝冒稱曰。我徐姓。來城完糧者。警曰。無論完糧與否。深夜踰垣。必非善類。勢欲施以武力。內有一警識爲某紳。從中止之。送入該祠。事後紳若發狂。竟遷怒於警。具稟縣署。大意謂東山絲竹。倘霖雨蒼生。謝傅風流。且播爲佳話。我輩淸閒之士。偶爲北里之遊。有何不可。乃橫遭警察奇辱。請代昭雪云云。幸知事悉其究竟。薄責警士以寢事云。

崔鶯鶯之左右爲難

廬江城西某女士。咏絮才華。羞花丰度。曩歲來蕪肄業某女校。偶值星期放假。出外閒遊。某機關經理一見傾心。而該經理衣服麗都。儀容俊偉。亦爲女士所悅。彼此眉成目語。不一年間。遂以待缺之鴛鴦作爲同心之鶼鰈。結褵之後。歡愛無倫。然而世界愈文明。則生活程度愈高。女士享用不免豪華。罄經理所入。

不足供給。因之感情日漸淡薄。客歲冬季。該經理居然不辭女士。杳如黃鶴飛去。女士久盼良人不返。不得已大歸母家。課徒自贍。此情此景。寒冬猶可消受。值茲良春佳日。等閒虛度。人孰無情。誰能遣此。有鄰居張生者。探得女士意旨。始則眉目含情。繼則采蘭贈芍。終遂成濮上桑間之好。一種如膠似漆之情。爲私立小學某教員所豔羨。乃修萬言長書。郵寄女士。要求與之文明結婚。在某教員一介寒儒。貌亦甚陋。且司空已有婦。女士原欲以一笑置之。不料該函爲張所見。醋海大起風波。迫女士與之嚴重交涉。女士不得已。與該教員理論。經多人出爲排解。卒至息訟云。

某紳

廬江雖蕞爾小邑。向來風氣尚稱淳厚。即有一二流蕩婦女。不過秘密賣淫。自某紳宦遊返里後。居然引誘無數妙年女子。至旅館伴宿侑酒。由是風氣大開。向之秘密賣淫者。一變而爲土娼。倚門賣笑。公然不以爲恥。近來水旱多災。年歲荒歉。小家碧玉。爲衣食所迫。不能保全名節者。所在多有。以故城北一帶茅柵矮屋中、往往亦藏阿嬌。爲皮肉生涯。博蠅頭微利。以資餬口。然警察恐匪徒潛迹其間。每夜必梭巡數次。不准留客住宿。日前該紳戀一丐女。竟至留宿其間。是夜適有盜警。縣知事親率衛隊巡查。不知爲紳幾捉將官裏去矣。幸有一衛隊。識紳面目。附耳告知知事。知事赫然曰。該死該死。遂舍之而去。越日知事告人曰。既列縉紳之林。卽爲鄉望所歸。挾妓已屬無恥。而某紳竟狎丐女。廉恥道喪。至於此極。該紳聞之。無顏復見知事。遂攜帶多金。托辭遊杭。徜徉於六橋三竺間。俟事過情遷。方擬遄返云。

家庭革命

湖北人王某夫婦有子桂林。向在滬濱開設理髮店。邇因生意淸淡。度日維艱。由其妻攜媳陳氏。幼女桂英。於今春僑居蕪湖江口臨江灘。與江西木商劉某同居。媳與女均有姿色。的是妙人。詎同居劉某有外姪嚴宏貴。本係登徒子一流。見王女而心慕之。於是多方勾引。百計串引。桑間濮上。竟成好事。而不知羅敷固自有夫在也。王女幼字陳姓。雖百輛尙未迎門。而朱絲早結。斷無改適之理。嚴遂異想天開。在附近某姓宅內。租得房屋一所。趁其母外出時。竟將王女誘出。遍請鄉鄰親族。高燒紅燭。謂得女父東床中選。念伊貧寒。步文明結婚成例。簡去浮文。將女給伊。領歸完姻。旋請親朋贊禮。交拜扶入洞房。儼然三星在戶。客咸不知其爲和誘而來也。迨女母歸後。查知表面實際。早已生米煑成熟飯。不得不大興問罪之師。詎女與嚴反怪其母嫌貧愛富。迫訴地方檢察廳。集案審理。兩造供詞各執。經孫檢察官詳詢嚴某與女有無婚書庚帖媒證各據。答云無之。僅云女父當面許婚。迨補傳女父到案質問。嚴始無可搪塞。女猶言婚姻自由。乃文明各國成例。吾國現已實行等語。孫檢察官以該女早經其父母主婚。許字陳姓。今嚴與王女。既無婚書庚帖。又無主婚之人。媒妁之言。雖婚姻自由者。亦斷無此辦法。顯係和誘成立。即依法柴提起公訴。經刑庭復訊無訛。念兩小之無識。責王姓閨門之不嚴。致令幼女孤男。往來有日。已不啻縱乾於烈火。無怪其觸犯刑章。惟王女父母現已受害。從寬免議。判令嚴宏貴王桂英各處和誘罪。拘役三十天。王桂英自應仍適陳姓。嚴宏貴另娶他女。俟刑期屆滿時。交兩造有家督權之人領歸約束。不得再行往來。業已宣示判詞執行矣。

浙江

殘疾應准離婚

日前浙江高等審判廳。爲鄞縣地方有一男子。係天閹某女不知。與之結婚。婚後發見。向法庭請求離婚。案懸不能决。電商大理院。頃該院已以現行律例男女婚姻條。載男女定婚若有殘疾。務明白通知各從所願。又妄冒已成婚者離異各等語。天閹係屬殘疾。其初若未通知。自應准其離異。已以此意電覆該省矣。

上海

女青年會之運動會

大陸報云。中國女青年會。昨日下午七時。在晏摩氏女學堂。開女子運動會。雖其範圍廣狹。不能與遠東運動會頡頏。然就識者觀之。其發舒少年中國之精神。正可並駕齊驅。運動指揮員。爲女青年會體操教習殷(譯音)女士。技術嫻熟。風采映發。見者贊歎不置。男賓入場者。祇有享有特權之數人。外國女賓約一百人。學生家屬女賓約四五百人。參列各種體操運動游戲跳舞者。爲上海女子學堂。啓秀女塾。勝家縫紉學校。晏摩女校。南門清心女校。白利門紀念學堂。女青年會各女學生。運動諸技。均爲數年前中國婦女所未夢見。殷女士始終蹀躞場中。以全副精神發號施令。如軍隊中之教練官。然有時參列之學生過多。指揮形勢。慮不明晰。則立桌上居高指畫。其登桌也。但須退後數步。略作奔馳之勢。一躍而上。殊不費力。女賓中之舊習未化者。始而瞠目直視。俄而作不以爲然之笑。未幾似贊成矣。未幾拍手矣。又未幾則歡笑讚歎。若心理全變者。體操各項。皆極嫻熟。足見殷女士指導之功。跳舞尤佳。諸女生似皆樂爲之。

其中運動法門。大多簡單。然有複雜之數種。成績亦復優良。伍廷芳博士語人曰。此是眞正之少年中國。吾人已表示吾國男兒所能爲者。今更顯示女兒之所能。此乃良好之起點也。

小女子之不甘受辱

常州女子姚阿寶。前在新閘大通路五百零三號門牌湖北人彭友山寓所內幫傭。因被彭强行姦汚。控由捕房將彭提案訊判。存洋一千元。保出候訊。詎彭畏罪逃匿。復經公堂判將前項保洋充公外。仍着緝提彭犯到案嚴究。嗣因姚女受辱不甘。日前奔至公平碼頭投浦圖盡。由捕查見。設法救起。送案稟奉中西官訊判留候再核。作由官媒帶案。先由濟良所西女董馬小姐上堂。聲稱姚阿寶初進濟良所。信佛吃齋。業已開除云云。訊據姚阿寶供稱。於十八歲時未婚夫病故。遂立志抱牌位做親。因此許願吃齋修行。此次來滬幫傭。遭主姦汚。心有不甘。赴案告發。乃公堂不應將被告開釋。使我無處伸寃。應請公堂將被告提案照例懲辦。今日須求堂上給我道理。否則決不退下。英領卓君諭曰。被告並非判斷開釋。實係存洋保出。現雖脫逃。已經本公堂出有提票。飭知各捕房隨時提到。必然按律懲辦。決不寬貸。爾暫留濟良所。待爾父母到所領回亦可。現下爾究屬抱何宗旨。須從實聲明。以便會商成全之策。或將爾妥爲安插。爾意何如。姚女復稱我誓死不到濟良所。惟求堂上給我爲何釋放彭犯之道理。否則我今日死於堂上云云。中西官得供。遂向姚女再三開導。始終不肯聽從。因令退去。而姚聞斷。卽在公堂胡鬧不休。致被站堂之中西各捕。將姚阿寶驅逐出署而去。

閱者注意

近日沈佩貞女士之交鬨事。朱三小姐之離婚事。傳聞容有過情。當託京友調查詳實。再行登錄。信口雌黃。則吾豈敢。

游戲欄

大錯王

吴題

說部中大觀

都一百三十五種之

古今稗乘小說之書浩如烟海求其最顯撲不破最有根底能令人百讀不厭者惟古今說海一書書爲明上海陸思豫原輯內容分說選說淵說略說纂四部都一百三十五種搜羅既富而於各種體裁如小錄外傳叢纂雜說以及種種征程游記志異紀艷之作無不俱備情文兼至趣味味淵永與晚近所出淫靡浮薄之諸小說眞有上下床大小巫之別四庫提要至極稱其搜採之詳贍選別之精審其見重于藝林可知誠說部中之大觀也即其餉饋讀者之處特色有五如

古今說海

▲小說家讀此可以掃除時下浮靡敷衍之陋習而著成高尙簡練之小說與筆記

▲編輯家讀此可以富說部文字中之經驗而養成別擇精當之眼光

▲愛讀小說筆記異聞雜誌之博覽家讀此如編覽羣書得饜其願望

▲愛閱古今掌故野史等書之考据家讀此可獲種種之攷証

▲文學家讀此可驟得百數十種高貴簡潔之文字足資研究

其餘優點不可殫述至于日長無事籍此供酒後茶餘之消遣猶餘事也本館以外間渴望此書者紛紛函詢故特精校付印公諸同好出版未久書已無多購須從速每部十二册定價四元減收半價實洋二元以答惠顧之雅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發行

游戲欄

詩鐘 分詠格

逸仙女士

江淹 米

筆偶生花原有夢
腰折陶潛爲五斗

陶淵明 登樓

琴雖挂壁奏無絃
詩憑王粲感三秋

蓮子 王猛

心與我能同樣苦
捫蝨雄談名士氣

柳 韓世忠

眼逢誰可望垂靑
騎驢願隱故臣心

鏡 不倒翁

照出媸妍呈現象
繼前起仆獨精神

設筵 撲滿

賓客滿斟千盞酒
兒童投得幾文錢

三麻子
關羽全神能活畫

歐褧
蘇秦寒骨已多年

陶侃母
封鮓寄還將意示

祖逖
聞鷄起舞覺心雄

茶
龍團飽飲詩腸淨

手爐
獸炭頻添玉指温

蘆絮
風來江上飛千點

翁森
書讀齋中樂四時

戚夫人
呂雉忍教人作彘

得賚賜
包貍幸願自爲師

練硯
點水結冰黏鴝眼

新柳
柔枝吐葉染鵝黃

墨
力磨硯石易消滅

雙鵲
並立園牆喚雨晴

朱温
薦書人有唐崔允

王羲之
寫字師從晉茂漪

篁
製就湘紋鋪客座

伍子胥
吹殘吳市乞人簫

梅
仙姿立現師雄夢

茶
佳製偏留陸羽經

陸放翁
形留團扇清癯影

花
香透疎簾熳爛枝

憶友
欲傳書信憑秋雁

釵
斜剔燈花救火蛾

詩

苦吟限定三條燭

毗茶

大著流傳五月花

楊梅

盛傳美味金婆產

咏蘭

善寫牢騷屈子吟

漁

沽酒歸來貪一醉

苗

携鋤種後望三秋

蝴蝶

入夢飛來雙影瘦

琴

知音偶遇七絃鳴

柳綫

春風陌上千條碧

梅花

晴雪枝頭萬點紅

幽客

靜遠軒謎屑

智育體育不足以興國

諺語一　缺德

楚漢起兵

劇目一　掃秦

可

弟子規句一　成何人

東北

字一　沐

亞

聯齋句一　無心爲惡

丁

諺語一　一言爲訂

十六日辭行

諺語一　望後別

君王夜半虛前席卷

石人一　賈敬

治安策

石人一　賈政

寒來暑往

泊號一　時遷

皇帝

歌員名一　王君

人影在地

鐸目一　身外身
巽與之言
字一　諷
司馬子長
鏡號一　小太史
卡
報名一　平權報
老和尚抱頭自問
四子句一　吾豈匏瓜也哉
農夫耘犂
字一　男
公子側
誌目一　男妾
隻
聊齋句一　對影自成雙

燈謎

金陵　劉曉鐘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　鳥名一　佛現了

細端詳好似我爹娘模樣爲甚麼半存半去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爹娘而今不作爲官想　四書一句　在親民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美人名一　卻要

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四書一句　夫焉有所倚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曲牌一　快活三

我是悄悄相問你便低低應月朗風清恰二更　唐七言一句　夜半無人私語時

撑士將軍吃車開砲包輸棋輸木頭在　字一　橐

兩間草屋合住兩家一個種田事業一個水裏生涯只因兩家不和東家西家搬到西家搬到東家　字一　蘇

布帛長短同衣前後左右手空空如也　物一　背心

肚大皮黃論世系淵明同譜只因遇不着好人一身一世受盡熬煎苦　用物一　藥罐子

兩上相背却相連兩山相對却相連兩山相對又不相連中有一塔衝天　四書一句　王曰叟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　唐五言二句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詩　官名一　玉環同知

我有意訴衷腸怎奈母親側坐　西廂一句　只怕是漏洩春光與乃堂

分明眼底人千里已過尊前一杯酒　唐七言一句　醉不成懽慘將別

廢物贅語

我鄉姚君滌源與許君默齋徐君壽安喬梓發起文虎會於海上。鈎心鬥角。扢雅揚風。興殊不淺。近則改易詩鐘。每月舉行四次。上屆題爲秦始皇竹夫人。上聯已不及記憶。下聯姚君有一生短處欠温柔之句。許君有續鸞他日讓湯婆之句。風流旖旎。不脫不黏。洵爲傑作。

徵文條例

一宗旨 (一)表揚懿行 (二)保存國學 (三)網羅舊聞 (四)搜輯軼事 (五)提倡工藝 (六)平章風月

二文體 凡合於本雜誌宗旨之傳記小說諧文等及其他之香艷文字

三畫片 凡閨媛攝影及種種韻事之圖片(如一切美術書畫琴棋等風雅之照片)如蒙惠贈尤爲歡迎或係名貴之品寄時注明原片須取回者登後當即寄還

四潤筆 略分三等甲等每千字奉酬三元乙等每千字奉酬二元丙等每千字奉酬一元其不願取酬者請於稿末注明詩詞例不奉酬

五附則 來稿請寄棋盤街中華圖書館惟無論登否原稿恕不奉還稿尾請注明詳細通訊處 如大著入選後請賜玉照以便下期製爲銅版印入卷首爲本雜誌光

分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外埠

雲南 文雅堂
雲南 維新書局
四川 精記書莊
山西 晉新書局
成都 崇文書局
重慶 學文局
奉天 章福記書莊
北京 文明齋書局
北京 富強齋書局
北京 龍文閣書莊
北京 鴻文齋書局

北京 文成堂
北京 會文堂
北京 聚好齋
長沙 會文圖書社
揚州 競存印書館
鎮江 大成書局
寶應 翠綠石印社
江陰 寶記社
常州 晉升山房
無錫 日升山房
無錫 經倫堂

無錫 文華書局
蘇州 振新書社
蘇州 瑪瑙經房
蘇州 文怡福
常熟 學經堂
松江 益智書局
松江 畢新書局
松江 醒[illegible]書局
山東 教育[illegible]社
徐州 普育書局
天津 直隸書局
天津 南洋書局
天津 華文[illegible]書莊
天津 新華書局
汴梁 百城書館
廣東 林記書局
廣東 共和編譯局
温州 宏文閣書局
漢口 會文堂
漢口 教育圖書社
南京 中華書局
蕪湖 澐濤書局
江西 文盛堂
杭州 中華書局
杭州 閱經堂
杭州 德記書局
寧波 文明學社
寧波 競新書社
寧波 汲綆齋
紹興 育新書局
紹興 教育館
蘭溪 爾宜齋
嘉善 間恒裕
厦門 新民書社
汕頭 鼎新書局
新加坡 普益印務公司
如拿大 華英派報處
哈爾濱 魁昇堂

(香艷雜誌第八期)
(每册定價洋四角)

編輯者 新舊廢物

發行者 中華圖書館

上海泥城橋二千六十一號
電話一三三三

印刷者 中華圖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五百十六號
電話二四五九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香艷雜誌價目

壹期	六期	全年
四角	二元二角	四元

外埠如欲定購者請先交足報費郵費空函恕不奉覆郵票購書九折中國境內每本加郵費五分日本南洋各埠每本加郵費一角歐美各國郵費一角五分

廣告價目

期限	壹期	三期	六期	全年
壹面	十二元	三十二元	六十元	壹百十元
半面	七元	十八元	三十二元	六十元
四分之一	四元	十元	十八元	三十三元

◉面頁 底頁 加倍 篇末加半

背痛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專治腎虧所發各症
效驗最著患者試之